



列傳卷第八十五

宋史三百二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景泰

王信

蔣偕

張忠

郭恩

張岳

張君平

史方

盧鑑

李渭

王果

郭諮

田敏

侍其曙

康德輿

張昭遠

景泰字周卿普州人進士起家補坊州軍事推官後以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慶州即上言元昊雖稱臣誠恐包藏禍心當選主將練士卒脩城池儲資糧以

備不虞三疏不報俄元昊反又上邊臣要略二十卷
遷都官知成州奏平戎策十有五篇會有薦秦知兵
者召對稱旨換左藏庫使知寧州任福敗徙原州元
昊衆十萬分二道一出劉璠堡一出彭陽城入攻渭
州葛懷敏援劉璠戰崆峒北敗沒敵騎逾平涼至潘
原秦率兵五千從間道赴原而先鋒左班殿直張迴
逗遛不進秦斬以徇遇敵彭陽西裨將夏侯觀欲退
守彭陽秦弗許乃依山而陣未成列敵騎來犯秦陰
遣二百騎分左右翼張旗幟爲疑兵敵欲遁去將校
請進擊秦止之遣士搜山果得伏兵與戰斬首千餘

級以功遷西上閣門使知鎮戎軍兼兵馬鈐轄久之
領忠州刺史徙秦鳳路馬步軍總管卒子思立熙寧
中屢有戰功爲引進使忠州防禦使知河州與董璁
部兵戰沒後思忠以左藏庫副使遂州駐泊都監擊
瀘州夷人陷於羅箇暮山下兄弟繼死王事人皆憐
其忠

王信字公亮太原人家故饒財少勇悍大中祥符中盜
起晉絳澤潞數州信應募籍軍與其徒生擒賊七十人
累以功補龍神衛指揮使部使者表薦召閱其藝遷御
前忠佐領河中府同幹鄜延丹坊州慶成軍管界捉賊

又遷龍衛都虞候兼鄜延巡檢康定初劉平石元孫戰于三川信以所部兵薄賊斬首數十級遷捧日都虞候改西京作坊使知鎮戎軍徙保安軍兼鄜延路兵馬都監始至之夕敵衆號數萬傳城軍吏氣懾信領勁兵二千夜出南門與戰失其前鋒因按軍不動遲明潛上東山整軍乘勢而下擊走之獲首級馬牛居多遷鈐轄兼經略安撫招討都監領貴州刺史葛懷敏戰敗信出兵拒敵俘斬甚衆進保州刺史就遷馬步軍都總管四路置招討使遂為本路招討副使累遷馬步軍都虞候象州防禦使徙高陽關路王則反貝州用安撫使明鎬奏為

貝州城下却總管城破則道信率兵勦則而遷餘黨自焚死拜感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召為步軍副都指揮使未至卒贈武密軍節度兼侍中

將偕字齊賢華州鄭縣人幼貧有立志父病嘗到股以療父愈詰之曰此豈孝邪曰情之所感實不自知也舉進士補韶州司理參軍以祕書省著作佐郎為大理寺評斷官密州豪人王解使奴殺一家四人偕當解及奴皆大辟宰相陳堯佐欲寬解判審刑院宋庠與偕持之不從偕以是知名陝西用兵數上書論邊事遷祕書丞通判同州計置陝西錢糧逾年為沿邊計置青白鹽使

用龐籍范仲淹薦改北作坊副使環慶路兵馬都監歷
知汾涇二州徙原州邊民苦厲戶為鈔盜偕得數輩腰
斬境上盜為息遷北作坊使無本路鈔轄明珠康奴諸
族數為寇偕潛兵伺之斬首四百擒酋豪焚帳落獲馬
牛羊千計所得皆剗割磔裂于庭下坐客為廢食而
偕語笑自若徙華州兵馬鈔轄湖南蠻唐和內寇徙潭
州鈔轄賊平知忻州徙冀州坐擅率糧草降知鄴州踰
年徙恩州領韶州刺史厲兵糧之絕朝廷方募民入粟
增虛直給券詔京師射取錢皆謂之文鈔患未有應令
者偕使州倉課為久粟數輒作鈔遣厲官持至京師轉

質得緡錢以補食為御史彈奏降知坊州儂智高反
除宮苑使韶州副總使為廣南東西路鈔轄賊方圍廣
州偕馳傳十七日至城下戰士未集會儂智高徙軍沙
頭安撫揚旼檄偕焚糧儲退保韶州坐此降潭州駐泊
都監再降北作坊使忠州刺史命未至軍次賀州太平
場賊夜入營襲殺之贈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初偕入
廣州即數知州仲簡曰君留兵自守不襲賊又縱步兵
戢平民以幸賞可斬也簡曰安有圍練使欲斬侍從官
偕曰斬諸侯劔在吾手何論侍從左右解之乃止卒以
輕肆敗

張忠開封人初隸龍騎備征選為教駿有軍校悉指欵
忠歐殺之坐配鼎州既遁去為盜復招出隸龍猛軍以
材武補三班借職陝西總管司指使數攻破堡砦殺劇
賊張海郭邈山從平恩州功第一累遷如京使資州刺
史歷真定府定州高陽關京東西路兵馬鈐轄懷智高
反就移廣東領英州團練使初智高圍廣州時洪州駐
泊都監蔡保恭及知英州蘇緘以兵八千人據邊渡村
扼賊歸路忠奪而將之謂其下曰我十年前一健兒以
戰功為團練使曹勉之於是不介騎而前會先鋒遇
賊奔忠手拉賊帥二人馬陷濘不能奮遂中標槍死錄

其父率府副率致仕餘慶為左監門衛大將軍賜第
一區給半俸終身封其母為河內郡夫人弟愿遷右
班殿直閤門祗候官其子永壽永吉永德及其壻劉
錡凡四人封長女為清河縣君

郭恩開封人初隸諸班出為左侍禁閤門祗候歷延州
西路都巡檢環州肅遠砦主累遷內殿承制秦鳳路兵
馬都監開占渭州路為前鋒斬首九百餘級擢崇儀副
使會掌烏族叛又率兵攻討斬首八十五級遷六宅副
使累勞補崇儀使為秦隴路兵馬鈐轄徙并代州鈐轄
管勾麟府軍馬事夏人歲侵屈野河西地至耕穫時輒

屯兵河西以誘官軍經略使龐籍每戒邊將歛兵河東毋與戰嘉祐二年自正月出屯至三月然後去通判并州司馬光行邊至河西白草平數十里無寇跡是時知麟州武戡通判夏倚已築一堡為候望又與光議曰乘敵去出不意可更增一堡以據其地請還白經略使益禁兵二千後兵五百不過二旬壁壘可城然後廢橫戎臨砦二堡徹其樓櫓徙其甲兵以實新堡列烽燧以通警急從衙城紅樓之上俯瞰其地猶指掌也有急則州及橫陽堡出兵救之敵來耕則驅之種則蹂踐之敵盛則入堡以避如是則堡外必不敢耕種州西五六十里

之內晏然矣籍遂檄麟州如其議五月恩及武戡走馬承受公事內侍黃道元等以巡邊為名往按視之會訶者言敵兵盛屯沙黍浪恩欲止不行道元怒以言脅恩夜率步騎千四百餘人不甲者半循屈野河北而行無復部伍夏人舉火卧牛峯戡指以謂恩曰敵已知吾軍至矣道元曰此爾曹故欲沮我師及聞鼓聲道元猶不信行至皆口恩欲休軍須曉乃登山道元奮衣起曰幾年聞郭恩名今日懦怯與賈逵何殊恩亦愠曰不過死耳乃行比明至忽里堆敵數十人皆西走相去數十步止恩等踞胡床遣使騎呼之敵不應

嘉靖丁巳年 監生郭方刊

亦不動俄而起火敵騎張左右翼自南北交至堆東
有塹其中有梁謂之斷道堰恩等東據梁口與力戰
自旦至食時敵自兩旁塹中攀緣而上四面合擊恩
衆大潰夏倚方在紅樓見敵騎自西山大下與推官
劉公弼率城中諸軍閉門乘城武戡走東山趣城東
抉門以入恩道元及府州寧府砦兵馬都監劉慶皆
被執使臣死者五人軍士三百八十七人已馘耳鼻
得還者百餘人亡失器甲甚衆恩不肯降廼自殺贈
同州觀察使封其妻爲京兆郡君錄其子弟有差給
舊俸三年武戡坐棄軍除名編管江州

張岳字子雲府州府谷人以賞爲牙將有膽略善騎
射天聖中西夏觀察使阿遇有子來歸阿遇寇麟州
虜邊戶約還子然後歸所虜麟州還其子而阿遇輒
背約安撫使遣岳詰問岳徑造帳中以逆順諭阿遇
阿遇語屈留岳共食阿遇袖佩刀貫大鸞啗岳岳引
吻就刀食肉無所憚阿遇復弦弓張鏃指岳腹而毅
岳食不輟神色自若阿遇撫岳背曰真男子也翌日
又與岳縱獵雙兔起馬前岳發兩矢連斃二兔阿遇
驚服遣岳爲橐駝悉歸所虜州將補爲來遠砦主手
殺偽首領奪其甲馬時年十八名動一軍元昊犯鄜

延詔麟府進兵出以都教練使從忻繼閃破浪黃党
兒兩族射殺數十人斬為軍主教保以功補下班殿
侍三班差使時敵騎方熾中人促賜軍衣至麟州不
得前康德輿管勾軍馬司事遣出馳騎五十往護之
至青眉浪遇賊接戰流矢貫雙頰出拔矢鬪愈力奪
馬十二匹而還賊兵攻府州甚急城西南隅庠下賊
將登衆冒冒城破矣出乘陴大呼搏賊賊稍却飛矢
中右目下身被三創晝夜督守又帥死士開關護州
人汲于河訖圍解城中水不乏以勞遷右班殿直然
賊嘗往來邀奪饋運以出為麟府州道路巡檢至

柏堰遇賊數千分兵追擊斬首百餘級奪兵械馬牛
數百近郊民田比秋成未敢獲出以計于張元得步
卒九百人護之大敗賊於龍門川從諸將通麟州糧
道破賊於柏子砦改左班殿直內侍宋永誠傳詔砦
下巴岳護永誠遇賊三松嶺賊以精騎挑戰矢中出臂
猶躍馬左右馳射諸將乘勝而進賊皆棄潰特改西
頭供奉官又遷內殿崇班賊破豐州出與諸將一日
數戰破容州刺史耶布移守貴參此砦得萬計遷禮
賓副使明鎬在河東以岢嵐軍當雲朔路奏出為麟
府路駐泊都監兼沿邊都巡檢使駐岢嵐張元脩並

峇堡障初議置安豐峇於石臺神岳以為非要害之地遂峇徙於生地骨堆以拒賊左右親信咸曰擅易峇地可乎臣曰苟利國家得罪無憾也卒易之已而本道上言左遷絳州兵馬都監二州未解嚴復麟府駐泊都監屯安豐累遷洛苑使嘗從數騎夜入羌中俱機事既還羌覺追之呂隨羌疾馳効羌語與羌俱數里乃得脫前後數中流矢創發臂間卒

張君平字士衡磁州滏陽人以父承訓與契丹戰死補三班差使發待黔州指揮使獠兵屢入寇君平引兵擊破之以功遷奉職除駐泊監押徙容白等州巡

檢又以捕賊功遷右班殿直謝德權薦君平河陰窄務擢閤門祇候管勾汴口建言歲開汴口當擇其地得其地則水湍駛而無留沙歲可省功百餘萬又請沿河縣植榆柳為令佐使臣課最及痊汴河流屍悉從其言天聖初議塞滑州決河以君平習知河事命以左侍禁簽書滑州事兼脩河都監既而河未塞召同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以嘗護滑州隄有功特遷內殿崇班君平以京師數罹水災請委官疏鑿近畿諸州古溝洫久之稍完遂詔畿內及近畿州縣長吏皆兼管勾溝洫河道自畿至泗州道路多群寇君

平請兩驛增置使臣專主捕盜而罷夾河巡檢於是
行者無患復為滑州脩河都監遷供備庫副使河平
改西作坊使就遷鈐轄卒君半有吏材尤明於水利
自議塞河朝廷每訪以利害河平君平且死論者惜
之錄三子官子鞏皇祐中以尚書虞部員外郎為河
陰發運判官管勾汴口嗣其父職云

論曰孔子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不與也老氏曰
佳兵者不祥景泰輩或起書生或奮行伍或出亡命
非有將率之材也泰信以區區之卒嘗摧西夏之疆
鋒頗知持重以制敵耳蔣張輕肆自用竟殞于烏合

之寇恩怵道元之勢身啗虎口守義不屈猶足尚也
岳之驍勇固非臨事而懼者君平死戰之子廼明習
水利以吏材稱亦可謂善變矣

史方字正臣開封人應周易學究不中補西第二班
殿侍再遷三班奉職為潭澧鼎沿邊同巡檢改右班
殿直閣門祗候會澧州民訴下溪州蠻侵其土地遣
乘驛往視自竹踈驛至申文崖復地四百餘里得所掠
五百餘人又置澧州武口楊泉索溪四砦以扼賊衝
就知邵州徙澧州遷右侍禁天禧中下溪州蠻彭仕
漢寇辰州殺巡檢王文慶方勒兵入溪洞討捕降其

黨李順同等八百餘人誅其尤惡者杜忽等十九人
遷西頭供奉官知辰州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脩南
北江五砦徙夔州時富順州蠻田彥晏寇施州焚暗
利砦方領兵直抵富順蕩其巢穴窮追彥晏至七女
柵降之遷內殿崇班改內殿承制奉使契丹以供備
庫副使知環州環慶路兵馬都監先是磨娼浪壹托
校拔新兀二兀三六族內寇方諭以恩信乃傳箭牽
羊乞和減禁兵五千徙內地以省邊費徙慶州遷禮
賓使兼環慶路兵馬鈐轄復知環州歲餘遷愛州刺
史為益州鈐轄徙秦鳳路遷西京作坊使卒

盧鑑字正臣金陵人累舉進士不中授三班奉職監
坊州酒稅以右班殿直為鄜延路走馬承受公事李
繼遷寇邊與總管王榮敗走之又與鈐轄張崇貴擊
賊焚其積聚斬首級而還擢閤門祗候為本路兵馬
都監復出蕩族帳獲羊牛萬計徙鳳翔秦隴階成等
州提點賊盜公事尋為都巡檢使徙利州都監初繼
遷聲言石隕帳前有文曰天誠爾勿為中國患鑑時
為承受入奏事真宗問之鑑曰此詐為之以欺朝廷
也宜益為備至是繼遷陷靈武帝思其言特遷右侍
禁知儀州州有制勝關最號險惡繼遷欲乘虛襲取

之放言將由此大入謀者以告有詔徙老幼芻粟于內地鑑曰此姦謀也且示虜弱搖民心臣不敢奉詔卒不徙已而賊亦不至再遷西頭供奉官知利州會歲饑以便宜發倉粟振民秩滿民請留詔留一年提點河東路刑獄歷知保州廣信軍原州就爲環慶路都監兼知慶州徙環州平磨媚族于合道鎮坐事徙知丹州累遷西京左藏庫使恩州刺史爲環慶路鈐轄兼知環州改西上閣門使秦州卒

李渭字師望其先西河人後家河陽進士起家爲臨穎縣主簿累官至太常博士會河決滑州天聖初上

治河十策參知政事魯宗道奉詔行河奏渭換北作坊副使與張君平並爲脩河都監未幾皆罷以渭爲鄆州兵馬都監徙知憲州又知鳳州兼階成州鈐轄初屬戶寇陷階州沙灘砦渭至詰所以然者乃都校趙釗擾之奏流釗道州以恩信諭酋帥復其砦遷軍器庫副使歷知原環慶三州時詔舉勇略任邊者李諮以渭應詔徙益利路兵馬鈐轄領惠州刺史遷東八作使擢西上閣門使徙鄜延路再遷四方館使寶元元年元昊將山遇率其族來歸且言元昊反狀渭與知州郭勸謀卻之旣而元昊果反又與勸奏以爲

元昊表至猶稱臣可漸屈以禮朝廷初以渭兼知鄜州坐是貶爲尚食使知汝州徙磁州元昊犯邊言者益歸罪于渭復降右監門衛將軍白波兵馬都監卒王果字仲武深州饒陽人舉明法歷大理寺詳斷官遷光祿寺丞以太子右贊善大夫爲審刑院詳議官遷殿中丞奏邊策試合人院改衣庫副使知永寧軍夏尚食使知保州契丹謀致書求關南地使未至果購謀者先得其藁奏之擢領賀州刺史兼高陽關兵馬鈐轄中官楊懷敏領沿邊屯田事大廣墾水臣莫敢言果獨抗辨水侵民田無益邊備懷敏怒

果以不法左遷青州兵馬都監歷永興軍兵馬鈐轄知隴州俄詔還遷皇城使河北沿邊安撫副使徙知定州兼真定路兵馬鈐轄叛卒據保州果坐多傷士衆徙知密州又知忻州鄜州權秦鳳路兵馬總管遷西上閣門使徙知滄州卒

郭諮字仲謀趙州平棘人八歲始能言聰敏過人舉進士歷通利軍司理參軍中牟縣主簿改大理寺丞知濟陰縣建言澶滑堤狹無以殺大河之怒故漢以來河決多在澶滑且黎陽九河之原今若引河出汶子山下穿金堤與橫壠合以達于海則害可息詔本

道使者共議弗合部夫坐小法監通利軍稅洛州肥鄉縣田賦不平歲久莫治轉運使楊偕遣諮攝令以往既至閉閣數日以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遂得其數除無地之租者四百家正無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賦八十萬流民乃復偕奏其才遷殿中丞知館陶縣康定西征諮上戰略獻拒馬槍陣法其制利山川險隘以騎士試上前擢通判鎮戎軍募兵教習會三司議均稅法知諫院歐陽脩言惟諮方田法簡而易行詔諮與孫琳均蔡州上蔡縣稅以毋憂免官用宰相呂夷簡薦起為崇儀副使提舉黃御河堤岸時富弼

使契丹諮入對陳大水禦戎之要詔與楊懷敏鄧保信行河其議決黎陽大河下與胡蘆淖沱後唐河以注塘治混界河使東北抵于海上溢鸛鵲陂下注北當城南視塘泊界截虜壘東至海口西接保塞惟保塞正西四十里水不可到請立堡砦以兵戍之詔儲用興役會契丹約和而止知丹利一州王則叛文彥博薦諮知冀州運糧助攻討賊平徙忻州開滑渠導汾水興水利置屯田轉運使任顯言諮有巧思自為兵械皆可用詔以所作刻漏圓楯獨轅弩生皮甲來上帝頗嘉之除益州路兵馬鈐轄累遷英州刺史後

為契丹祭奠副使知汾州未行言獨轅努可試改鄜
延路兵馬鈐轄許置努五百募土兵教之既成經略
使夏安期言其便詔立獨轅努軍以西上閣門使知
潞州言懷保二郡旁山可以植稻定武唐河抵瀛莫
間可興水田又作鹿角車陷馬槍請廣獨轅努於他
道詔諮置努千分給并潞諮因上疏曰臣自冠武弁
未嘗一日不思禦戎之計頃使鞞丹觀幽燕地方不
及三百里無十萬人一年之費且烏合之衆非二十
萬不敢舉若以術制之使舉不得利居無以給不踰
數年必棄幽州而遁臣慶曆初經畫河北大水界斷

敵疆乃其術也臣所創車弩可以破堅甲制奔衝若
多設之助以大水取幽薊如探囊中物爾時三司議
均田租召還諮陳均括之法四十條復上平燕議曰
契丹之地自瓦橋至古北口地狹民少自古北口至
中原屬奚契丹自中原至慶州道旁纔七百餘家蓋
契丹疆土雖廣人馬至少儻或南牧必率高麗渤海
黑水女真室韋等國會戰其來既遠其糧匱乏臣聞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用兵之善計又聞得
敵自至者勝先據便地者佚以臣所見請舉慶曆之
策合衆河於塘泊之北界以限戎馬然後以景德故

事頓兵自守步卒十二萬騎卒三萬彊壯三萬歲計糧餉百八十三萬六千斛又傍河郡邑可以水運以給保州然後以拒馬車三千陷馬槍千五百獨轅弩三萬分選五將臣可以備其一來則戰去則勿追幽州糧儲既少敵不可久留不半年間當遁沙漠則進兵斷古北口哉松亭關傳檄幽薊燕南自定且彼之所恃者惟馬而已但能多方致力使馬不獲伸用則敵可破幽燕可取帝壯其言詔置獨轅弩二萬同提舉百司及南北作坊以完軍器諮嘗謂作汴乘索河三十六陂之流危京師請自鞏西山七里店孤柏嶺

下鑿七十里導洛入汴可以四時行運詔都水監楊佐同往計度歸未及論功而卒

田敏字子俊本易州牙吏雍熙中王師討幽薊曹彬進兵涿州敵斷其後王繼恩募勇士持書抵彬敏應募間行由祁溝關達涿州彬得詔選壯士五十人衛敏還道遇賊力戰四十八人死敏與兩人者僅以身免彬上其事太宗召見復令齎詔諭彬師還補敏易州靜岩指揮使端拱初以所部兵屯定州契丹攻北唐河大將李繼隆遣部將逆戰為敵所乘奄至水南敏以百騎奮擊敵懼退水北遂引去又出狼山襲契

丹至滿城獲首級甚衆既而敵陷易州敏失其家所
在帝擢敏本軍都虞候賜白金三百兩使間行求其
父母得之以歸徙屯鎮州而升其指揮為內自僚直
李繼隆討夏州奏隸麾下敏率兵至靈州橐駝口雙
塹西遇敵斬首三千級獲羊馬橐駝鎧仗數萬計繼
隆上其功遷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既而又從
傅潛于定州時契丹斷蒲陰路城中有神勇軍士千
餘人屬敵兵盛不敢戰敏率輕銳援出之真宗幸天
雄軍詔敏隸高瓊使追賊至寧遠軍以功領涿州刺
史王均亂西川從招安使雷有終敗賊於靈池山賊

平遷馬步軍都軍頭咸平中契丹復入寇敏從王顯
為鎮定先鋒大敗契丹於遂城西羊山斬其首長真
授單州刺史後為邢州兵馬鈐轄未幾從王起屯定
州遇契丹于望都逆戰斬首二千餘級徙北平砦兵
馬鈐轄領騎兵五千以當其衝先是兩地供輸民多
為契丹鄉導敏自魚臺北悉驅南徙凡七百餘戶送
定州遷北平砦總管賜御劔聽以便宜從事至是契
丹復入寇復與敵戰楊村敗之敏謀知契丹主去北
平十里蒲陰駐砦敏夜率銳兵襲破其營帳契丹主
大驚問撻覽曰今日戰者誰撻覽曰所謂田廂使者

契丹主曰其鋒銳不可當遂引眾去敵攻瀛州不下
欲乘虛犯其魏詔敏與魏能張凝三路兵入敵境縱
擊以牽其勢敏出西路抵易州南十里屯師石村虜
獲人畜鎧仗以萬計尋詔三路兵還定州敏遇敵于
鎮州之北馬頭嶺復大破之契丹請和乃徙敏鎮定
路都鈐轄遷本州團練使充鎮定路總管徙永興軍
陝州歷鄜延環慶鳳翔三路久之為環慶路都總管
時後橋屬羌數擾邊敏誅違命者十八族又敗羅骨
於三店川遷鄭州防禦使涇原路總管後徙環慶坐
與部豪往還納賂為不法降左屯衛大將軍昭州防

禦使既而以虢州團練使知隰州復為環慶路都總
管儀州防禦使卒敏在邊二十餘年凡遷授多以功
伐雖晚不自飭而朝廷亦優容之

侍其曙字景升父慎左監門衛大將軍曙少舉進士
不第以父任為殿前承旨改右班殿直咸平中以閣
門祗候為蘇杭湖秀等州都巡檢使遷左侍禁領東
西排岸司與謝德權提舉在京倉草場嘗於倉隙地
牧牛羊為德權所訟真宗以問德權曰牛羊食倉粟
邪曙聞而自劾帝勉諭之它日召曙問汝才孰與德
權對曰德權畏法慎事臣乃敢於官倉牧牛羊是不

及也人多稱之鄂州男子聞人若挫告其徒永興民
李琰將作亂命曙同度支判官李應機往按之至則
設方略捕琰黨三十餘人皆伏法琰辭連已所不快
者數十人一切不問青州平履德訟其校李緒謀以
衆叛帝疑其誣又命曙至青州與通判魏德昇同至
劾無驗遂棄德市知青州張齊賢奏曙擅戮人帝曰
不爾無以安被告者曙還奏德憚緒治軍嚴故誣之
帝擢緒本軍虞候而進曙東頭供奉官初太宗平河
東建塔于太原故城塔毀帝欲新之遣內侍經度計
工二百萬帝疑命曙往減費十九改內殿崇班祥符

二年黎州夷人爲亂詔曙乘驛往招撫其首首納款
殺牲爲誓曙按行鹽井夷人復叛曙率部兵百餘生
擒首領三人斬首數十級因上言蠻阻險拒命請必
加討詔知慶州孫正辭環慶駐泊都監張繼勳領陝
西兵同曙俱進所至皆降曙又言王師已至而方出
請誅之真宗謂王旦曰已降而殺之何以信四夷不
許夷人平遷內殿承制再遷如京副使知登州會歲
飢請漕江淮米以振貧乏活者甚衆累遷西京作坊
使惠州刺史知桂州徙滑州遷西上閣門使徙鄆州
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卒曙爲人沈敏有幹略善論利

害事朝廷數任使之

康德輿字世基河南洛陽人父贊元嘗以作坊使從曹光實襲李繼遷獲其母妻擢崇儀使武州刺史贊元死真宗追其功錄德輿三班奉職遷右班殿直涇原路走馬承受擢閤門祗候河懿陽武埽詔遣德輿完築歷開封府西路都巡檢勾當榷貨務皆兼領埽事改巡護開封府等六州黃河隄岸天聖中使夏州賜趙德明冬服夏人謂曰前康將軍戰靈武者非先世邪德輿懼其復仇給曰非也還勾當汴口改西頭供奉官用樞密使曹利用薦遷內殿崇班河陰兵馬

都監建汧汴斗門以節水會積雨汴水將溢德輿請自京西導水入護龍河水得不溢歷知原州慶州益州路兵馬鈐轄久之領昭州刺史徙并代兵馬鈐轄管勾麟府路軍馬事有蕃部七羅爲殿侍求錦袍驛料德輿不與七羅頗出怨言後有譖七羅與賊通戰則反射漢人七羅無以自明乃謀附賊指揮張岳聞之召七羅與飲七羅泣曰我豈附賊者邪蓋逃死耳岳以告德輿七羅叛信矣不可不殺元昊方屢入寇德輿不聽曰今日豈殺蕃部時邪岳曰叛者特七羅非衆所欲也請爲君名與飲什崖谷中聲言墮馬死

安知漢殺之德輿猶豫不決以問所親所親惡呂短
毀之呂計不得行知府州折繼閔聞賊將至以告德
輿德輿怒曰君不名之何以知其來也賊果以七羅
為嚮導自後河川入襲府州蕃漢欲入城德輿閉門
不納或降賊或為賊所殺不可勝計賊既圍府州德
輿與馬步軍副總管王元兵馬鈐轄楊懷忠按兵不
出戰但移文轉運司調軍食轉運副使文彥博籍民
輦運至境以俟而德輿等終不出及陷豐州纔出屯
州城數里三日而還居民望見以謂寇復至皆棄其
所齎入保城郭然朝廷不悉聞德輿止坐不出戰降

為東染院使河陽兵馬都監尋復昭州刺史知保州
徙真定府定州路總管歷知代石儀三州大名府路
鈐轄提舉金堤累遷西上閤門使至和中河決小吳
埽破東堤頽立口居民避水者趨堤上而水至不得
達德輿以巨船五十順流以濟之遂免墊溺復領果
州團練使知冀州徙趙州有告雲冀立謀以上元夜
劫庫兵為亂德輿會賓屬燕飲自若陰遣人捕首謀
誅之徙陳州

卷之五十一

張昭遠字持正滄州無棣人父凝殿前都虞候寧州
防禦使契丹寇與康保裔伏兵瀛州陷圍中昭

使還奏利害多稱旨為忻州都巡檢改閣門祗候知
火山軍管勾河東緣邊安撫司再遷內殿崇班天禧
初閣門副使缺員樞密院方奏擬人真宗曰朕有人
矣張昭遠知邊略曹儀習朝儀可並除西上閣門副
使俄為河北緣邊安撫副使尋知瀛州改東上閣門
副使知定州以引進副使復知瀛州遷西上閣門使
知雄州獻言歲會四推場入中銀帝謂輔臣曰先朝
置權場所以通貨非所以計貿易之利也會大雨陂
塘大溢昭遠勒兵築長堤以捍其衝徙廊延路兵馬

鈐轄進都鈐轄築堡成平川領志州刺史知成德軍
遷四方館使滹沱河決壞城郭乃脩五關城外環以
堤民至今為利權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新州防
禦使歷步軍馬軍都虞候嘉州防禦使知代州召還
改莫州防禦使罷管軍授左龍武軍大將軍昭州防
禦使卒特贈應州觀察使

論曰郭諮以其智巧材略自見於功利之間有足稱
者嗜抑其次也餘皆碌碌者矣如方之禦寇鑑之料
敵王果持法峭深治軍嚴辦茲其長也田敏屢有戰
功而貪墨敗度幸容於時李渭治無遠略一失機會

關中兵禍數年不解德輿閉城以棄其民昭遠計權
場所入焉知聖人懷柔之意哉

列傳卷第八十五

列傳卷第八十六

宋史三百二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軍事前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王安石

子雱唐垌附

王安禮

王安國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

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

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

陽脩脩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

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

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

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
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召試館職不就脩薦
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脩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爲
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
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論高竒能以辨博濟其說
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
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
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
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
耳目轟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

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
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
在位之人才旣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
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
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
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
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
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
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
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

累日閣門吏齎勅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勅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鬪鷄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戲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携以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當詣閣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置不問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

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謂爲自非大臣欲傾側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疆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由是益與之忤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名不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神宗在穎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

寧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可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爾帝曰卿可謂青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臯夔稷禹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傳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

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為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臯夔稷禹傳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稷禹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斫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援律辨證之為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說且著為令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

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為經術不可施於世務爾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為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

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為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

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戶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于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歛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為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辨帝為異辭謝

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為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為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為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為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于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為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安石與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詒書反覆勸

之安石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
遂寢公著雖為所引亦以請罷新法出潁州刺史劉
述劉琦錢顛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
景温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皆不
得其言相繼去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為御史知制誥
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封還詞頭御史林旦薛昌朝范
育論定不孝皆罷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
職致仕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託得曾布信任之
亞於惠卿三年十二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
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

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監司郡守不以
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斷腕者
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
有之亦不足恠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紛然驚異况
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蠢愚為人所感動者豈應為
此遂不敢一有所為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
不可不畏也東明民或遮宰相馬訴助役錢安石白
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壻好附流俗致民如是
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偽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使
妄經省臺鳴鼓邀駕恃眾僥倖則非所以為政其疆

辯背理率類此帝用韓維為中丞安石憾曩言指為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止歐陽脩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脩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姦至比之共鯨靈臺郎尤瑛言天乂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黥隸英州唐垵本以安石引薦為諫官因請對極論其罪謫死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為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為細民乂因以抑兼弁爾於官何利焉闕其奏出

彥博守魏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脩文彥博薦已者也富弼韓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禮官議正太廟太祖東嚮之位安石獨定議還僖祖於祧廟議者合爭之弗得上元夕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為杖衛士斥內侍安石猶不平王韶開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議解所服玉帶賜之七年春天下乂旱饑民流離帝憂形於色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

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招聖慮。但當脩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脩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為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為誰？若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為。爾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為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

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為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為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絳覺其意，密白帝請召之。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即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子雱為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為蔡承禧所擊，居家俟命。雱

風御史中丞鄧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為
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出守陳十月彗出東方詔求
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安石率同列䟽言晉
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彗而其在位二十八年
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
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傳會豈無偶合
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
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
所亦曰德而已禪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則
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有如禪

竈未免妄誕况今星工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謄寫
譌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
所言則既闕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
官以此為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
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
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
疾卧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
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
喜其出悉從之時出師安南謀得其露布言中國作
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

嘉靖丁巳年
監生郭方剛

怒自草敕榜詆之華亭獄久不成雱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曰安石蓋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死安石暴綰罪云為臣子弟求官及薦臣壻蔡卞遂與亨甫皆得罪綰始以附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綰極力助攻惠卿

上頗厭安石所為綰懼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甫險薄諂事雱以進至是皆斥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幾務上益厭之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屢乞還將相印元豐二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崇寧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廟列于顏孟之次追封舒王欽宗時楊時以為言詔停之高宗用趙鼎呂聰問言停宗廟配享削其王封初安

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
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傳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
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
說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
官至戲目爲斷爛朝報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
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
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作
辯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安石性强忮
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
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

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儂慧少年久之以
旱引去泊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予
雱

雱字元澤爲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
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
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疆而邊患博矣其後王
韶開熙河安石力主其議蓋兆於此舉進士調旌德
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三十餘篇極
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時

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傳達於上。鄧綰、魯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神宗數留與語，受詔撰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為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安石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為人所阻，故與程君議。」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法行矣。」安石

遽曰：「兒誤矣。」卒時纔三十三，特贈左諫議大夫。

唐垆者，以父任得官。熙寧初，上書云：「秦二世制於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彊。」神宗悅其言，又云：「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安石尤喜之，薦使對賜進士出身，為崇文校書。上薄其人，除知錢塘縣。安石欲留之，乃令鄧綰薦為御史，遂除太子中允。數月，將用為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已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垆果怒安石，易已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上，令諭以他日。垆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垆至御

坐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陳之
乃搢笏展疏自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坐聽劄子安石
遲遲呵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
而進呵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略以安石專作威福
曾布等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威權不復知有
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
馬僕且讀且目珪珪慚懼俛首元絳薛向陳繹安石
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琥李定爲安石爪牙臺官張
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爲不肖附已者雖不
肖爲賢至詆爲李林甫盧杞上屢止之呵慷慨自若

略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
安石爲之請去閣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鄧
綰申救之且自劾繆舉安石曰此素狂不足責改監
廣州軍資庫後徙吉州酒稅卒官

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
德經濟爲已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爲
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
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
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姦嗣虐流毒四海至
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

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爲翰林
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
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王安禮字和甫安石之弟也早登科從河東唐介辟
熙寧中廊延路城囉兀河東發民四萬負餉宣撫使
韓絳殺使佐役後帥呂公弼將從之安禮爭曰民兵
不習武事今敵之深入此不爲寇所乘則凍餓而死
爾宜函罷遣公弼用其言民得歸而他路遇敵者全
軍皆覆公弼執安禮手言曰四萬之衆豈偶然哉果
有陰德相與共之初絳專爵賞旣上最多失實公

以狀聞詔即河東議功公弼將受之安禮曰宣撫使
以宰相節制諸道且許便宜封授一有不韙人猶得
非之公藩臣乃欲踰進功狀于非其任邪公弼遽辭
遂薦安禮于朝神宗召對欲驟用之安石當國辭以
爲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他日得見命之坐有司言
八品官無賜坐者特命之遷直集賢院出知潤州湖
州召爲開封府判官嘗偕尹奏事旣退獨留訪以天
下事帝甚鄉納直舍人院同脩起居注蘇軾下御史
獄勢危甚無敢救者安禮從容言自古大度之主不
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錄錄如

此其心不能無缺望。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貴之，卿第去，勿漏言。軾方賈然於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李定、張璪皆擿使勿救安禮，不答軾，以故得輕比。進知制誥。彗星見，詔求直言。安禮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謂忠者爲不忠，不賢者爲賢，乘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祔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覽數，嘉歎諭之曰：

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秦華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事，至立斷前滯訟，不得其情，及具按而未論者，幾萬人。安禮剖決未三月，三獄院及畿赤十九邑囚繫皆空。書揭於府前，遼使過而見之，歎息誇異。帝聞之，喜曰：昔秦內史廖從容俎豆，以奪由余之謀。今安禮能勤吏事，駭動殊鄰，於古無愧矣。特升一階。帝數失皇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國嗣。詔悉改，上無慮數十萬計。衆洵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骼。

埋齒未聞遷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邏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涉百餘家帝付安禮曰亟治之安禮驗所指皆略同最後一書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問薛曰若豈有素不快者耶曰有持筆來售者拒之鞅鞅去其意似見銜卽命捕訊果其所爲也卽梟其首于市不逮一人京師謂爲神明宗室令駢以數十萬錢買妾久而斥歸之訖府督元直安禮視妾旣大敗其面矣卽奏言妾之所以直數十萬者以姿首也今多敗之則不復可鬻此與炮烙之刑何異請勿理其直而加厚譴以爲戒詔

從之仍奪令駢奉後官造油箔約三年損者反其價纒一年有損者中官持詣府請如約詞氣甚厲安禮曰庸詎非置之不得其地爲風雨燥濕所壞耶苟如是民將無復得直約不可用也卒不追以是宗室中貴人皆憚之元豐四年初分三省置執政拜中大夫尚書右丞轉左丞王師問罪夏國涇原承受梁同奏轉運使葉康直餉米惡不可食帝大怒曰貴糴遠餉反不可用徒弊民力於道路康直可斬也安禮曰此一染同之言疑未必實當按之乃遣判官張大寧與同參覈且械繫康直以俟旣而米可用者什八九帝

意解赦康直是時伐夏不得志李憲又欲再舉帝以
訪輔臣王珪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
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噉必變而
為錢錢又變為芻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
事帝曰李憲以為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
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王同今乃不出公卿
而出於閹寺朕甚耻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
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
後定今夏氏之疆非淮蔡比憲材非度匹諸將非有
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志也帝悟而止後欲除憲

節度使安禮又以為不可御史中丞舒亶上章詆執
政且言尚書不置錄目有旨按吏罪安禮請取臺錄
以為式乃與省中同遂并列置他事亶坐廢徐禧計
議邊事安禮曰禧志大材疎必誤國及永樂敗書聞
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是也久之御
史張汝賢論其過以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汝賢亦
罷元祐中加資政殿學士歷揚青蔡三州又為御史
言失學士移舒州紹聖初還職知永興軍二年知太
原府苦風痺卧帳中決事下不敢欺卒年六十二贈
右銀青光祿大夫安禮偉風儀論議明辨常以經綸

自任而闊略細謹以故數詒口語云

王安國字平甫安禮之弟也幼敏悟未嘗從學而文詞天成年十二出所為詩銘論賦數十篇示人語皆警拔遂以文章稱于世士大夫交口譽之於書無所不通數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為第一以母喪不試廬于墓三年熙寧初韓絳薦其材行召試賜及第除西京國子教授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賜對帝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帝為何如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

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如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符堅以叢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太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顯以堯舜三代為主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比授崇文院校書後改秘閣校理屢以新法力諫安石又質責曾布誤其兄深惡呂惠卿之姦先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色安

石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
兄遠佞人惠卿銜之及安石罷相惠卿遂因鄭俠事
陷安國坐奪官放歸田里詔以諭安石安石對使者
泣下既而復其官命下而安國卒年四十七
論曰安石惡蘇軾而安禮救之昵惠卿而安國折之
議者不以咎二第也惟其當而已矣安禮為政有足
稱者安國早卒故不見於用云

列傳卷第八十六

列傳卷第八十七

宋史三百二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置國書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通事制義臣脫囊

勅修

李清臣

安燾

張璪

蒲宗孟

黃履

蔡挺兄抗

王韶子厚

薛向子師

章棨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也七歲知讀書日數千言誓經
日輒誦稍能戲為文章嘗有從京師來者與其兄談
佛寺火清臣從傍應曰此所謂災也或者其蠹民已
甚天固儆之邪因作浮圖災解兄驚曰是必大吾門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八十七

監生盧承祚刊

韓琦聞其名以兄之子妻之舉進士調邢州司戶參
軍和川今歲滿薦者踰十數應得京官適舉將薛向
有公事未竟闕銓格判銓張揆摛使自陳勿用清臣
曰人以家保已而已捨之薄矣願待之揆離席曰君
能如是未可量也應材識兼茂科歐陽修壯其文以
比蘇軾治平二年試秘閣考官韓維曰荀卿氏筆力
也試文至中書修迎語曰不置李清臣於第一則謬
矣啓視如言時大雨霖災異數見論者歸咎濮議及
廷對或謂曰宜以五行傳簡宗廟水不潤下為證必
擢上第清臣曰此漢儒附會之說也吾不之信民間

豈無疾痛可上者乎即條對言天地之大譬如人一
身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為之不寧民人生聚
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
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痛而已第入等以
秘書郎簽書平江軍判官名聲籍甚英宗知之語王
廣淵曰韓琦固忠臣但避嫌太審如李清臣者公議
皆謂可用顧以親抑之可乎既而詔舉館閣歐陽脩
薦之得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後韓絳使陝西慶
卒亂家屬九指揮應誅清臣請於絳配隸為奴婢絳
坐貶清臣亦通判海州久之還故官出提點京東刑

獄齊魯盜賊為天下劇設耳目方略名捕且盡作韓琦行狀神宗讀之曰良史才也召為兩朝國史編脩官撰河渠律曆選舉諸志文直事詳人以為不臧史漢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翰林學士元豐新官制拜吏部尚書清臣官右正言當易承議階帝曰安有尚書而猶承議郎者乃授朝奉大夫六年拜尚書右丞哲宗即位轉左丞時熙豐法度一切釐正清臣固爭之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徙河南永興召為吏部尚書給事中姚勔駁之改知真定府班行有王宗正者致憾於故帥使其妻詣使者告前後饋餉過制囚

繫數百人清臣至立奏解其獄而竄宗正帝親政拜中書侍郎勔復駁之不聽紹聖元年廷試進士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必焉主意皆繼元祐之政策士悟其指於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范純仁去位清臣獨顯中書亟復青苗免役法除諸路提舉官覲為相顧蘇轍軋已迺摘轍嘗以漢武比先帝激上

宋史列傳卷十七
三
怒轍四時召章惇未至清臣心益覲之已而惇入相
復與為異惇既逐諸臣并籍文彥博呂公著以下三
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曰更先帝法度不為無過然
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曰是豈無中
道耶合揭榜朝堂置餘人不問廊延亡金明若主將
張興戰沒惇怒議盡戮全軍四千人清臣曰將死亦
多端或先登爭利或輕身入敵今悉誅吏士異時亡
將必舉軍降虜矣於是但誅牙兵十六輩上幸楚王
第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謀反屬吏捕治本澶
州娼而為清臣妯子田氏外婦者清臣不能引去用

御史言以大學士知河南尋落職知真定府初蔡確
子渭上書訴父寃造奇譖以危劉摯等清臣心知其
誣弗之省坐奪學士徽宗立入為門下侍郎僕射韓
忠彥與之有連惟甘言是聽出范純禮張舜民不使
呂希純劉安世入朝皆其謀也尋為魯布所陷出知
大名府而卒年七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清臣蚤以
詞藻受知神宗建大理寺築都城皆命作記簡重宏
放文體各成一家為人寬洪不忤害嘗為舒亶所劾
及在尚書亶以賊抵罪獨申救之曰亶信亡狀然謂
之賊則不可再為姚勔所駁當紹聖議貶或激使甘

心清臣為之言曰。勛以職事所見。或不同。豈應以臣故而加重。帝悟薄勛罪。起身窮約。以儉自持。至富貴不改。居官奉法。毋敢撓以私。然志在利祿。不公於謀國。一意欲取宰相。故操持悖謬。竟不如願。以死。後朝議以復孟后罪。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再貶雷州司戶參軍。

安燾字厚卿。開封人。幼警悟。年十一。從學里中。羞與群兒伍。聞有老先生聚徒。往師之。先生曰。汝方為誦數之學。未可。後吾游當群。試省題一詩。中選。乃置汝。燾無難色。詩成。出諸生上。由是知名。登第。調蔡州觀察。

察推官。至太常丞。主管大名府。踰檄宜文字。用歐陽脩薦。為秘閣校理。判吏部南曹。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提點刑獄。兼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時方興新法。奉行之吏。或迎合求進。司農以勸。日夜下。如免役增寬。贖造簿。供手實青苗責保。任道胥苛切。其類旁午。燾平心奉法。列其泰甚於朝。移使京東。路過關。入見神宗。偉其儀觀。留檢正中書。孔日房。修此居。注元豐初。高麗新通使。假燾左諫議大夫。往報之。高麗迎勞館。餼加。契丹禮數等。使近臣言。王遇使者甚敬。出誠心。非若奉契丹苟免邊患而已。燾笑答曰。尊中華事大。

國禮一也。特以罕至有加爾。朝廷與遼國通好。又豈復於此較厚薄哉。使還帝以為知禮。即授所敝官兼直學士院知審刑院。決剖滯訟五百餘案。因言每蔽獄上。尚輕重有疑。則必至駁。勢既不敵。故法官顧避稽滯。請自今以疑獄讞者。皆得輕論。從之。未幾知陳州。還為龍圖閣直學士。判軍器監。命館遼使方宴近郊。使者不令其徒分坐廡下。力爭之。使無以奪。至肆儀將見。又不使綴行。分班使者入。餘皆立門外。燾請令門見。而出衆始愧悔。逮辭日。悉如儀。或謂細故無足較。燾曰。契丹喜嘗試。入其漸不可長也。俄權三司使。

改戶部尚書。六年。同知樞密院。夏人款塞乞還侵疆。燾言。地有非要害者。固宜予。然羌情無厭。常使知吾宥過而息兵。不應示以厭兵之意。哲宗立。復仍前議。二府遂欲并棄熙河。燾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夷於是但以葭蘆等四砦歸之。蔡確輩更用事。燾循循其間。不能有所建明。元祐二年。進知院事。時復洮河。擒鬼章。青宜結。二邊少清。而並塞猶苦寇掠。燾言。為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遺患。今朝廷每戒疆吏。非舉國入寇。毋得應之。則固

畏用兵矣雖僅保障戍實隨其計中願復講攻擾之策且乾順幼堅梁氏擅權族黨酋渠多反側顧望若有以離間之未必不回戈而復怨此一奇也其後夏人自相携貳使來脩貢悉如燾策宣仁太后患國用不足頗裁冗費宗室奉亦在議中燾諫曰陛下雖痛抑外家以示至公然此舉不可不深思而熟計太后悟遂止大河北流宰相主水官議必欲回乏東注燾曰自小吳未決之前河雖屢徙而盡在中國故京師得以為北限今決而西則河尾益北如此不已將南

岸遂屬敵界彼若建橋梁守以州郡窺兵河外可為寒心今水官之議不過論地形較功費而獻納之臣不考利害輕重徒便於治河而以設險為緩非至計也帝雖然之而回河之議紛起東北蕭然煩費功亦不就三年同列皆序遷且新用執政燾獨如初詔增其兩秩燾懇辭曰是雖有故事竊意以一時同列超升之故特用是以慰安其心爾今日願自臣輩之使朝廷不為姑息而大臣稍敦廉恥之風庶或有補竟不受以母憂去卒喪拜觀文殿學士知鄭州徙潁昌及河南府入為門下侍郎宣仁之喪宗室既為三年

服才越歲章惇拜相欲革為期燾爭之曰上以先后
保佑之久追崇如恐不盡茲用明道故實耳遽改之
播諸天下非佳聲也乃止燾與惇布衣交覲其助已
燾不肯少下之陽翟民蓋漸有財訟而與諫官來之
邵交通開封得其事惇右之邵欲薄其罪燾不可復
欲并劾開封燾又不可遂與惇隙明堂齋祠為儀仗
使後官有絕馳道穿仗而過者燾方舉劾諫官常安
民又言教坊不當於相國寺作樂帝怒欲逐安民燾
為救釋惇遂譖其相表裏出知鄭州徙大名父日華
本三班院吏以燾因心封光祿大夫至是卒年九十餘

燾免喪徽宗立復知樞密院舊制內侍出使以所得
旨言於院審實乃得行後多輒去燾請按治之都知
閻守勲領他職祈罷不以告亦劾之帝敕守勲詣燾
謝郝隨得罪或揣上意且起用款援赦為階亦爭之
以老避位帝將寵以觀文殿大學士有間之者曰是
宰相恩典也但以學士知河南將行上疏曰自紹聖
元符以來用事之臣持紹述之名誑惑君父上則固
寵位而快恩讐下則希進用而肆朋附彼自為謀則
善矣未嘗有毫髮為公家計者也夫聽言之道必以
其事觀之臣不敢高談遠引獨以神考之事切於今

者為證熙寧元豐之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所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紹聖以還傾竭以供邊費使軍無見糧吏無月俸公私虛耗未有甚於此時而反謂紹述豈不為厚誣哉願陛下監之勿使飾偏辭而為身謀者復得行其說又言東京黨禍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切初建青唐邈川為湟州戍守困於供億壽在樞府因議者以為可棄奏還之崇寧元年議其罪降端明殿學士再貶寧國軍節度副使漢陽軍安置湟州復又降祁州團練副使鄴州之復又移建昌軍然棄鄴州特熹君憂不預也終不敢自明閱

再歲始復通議大夫還洛卒年七十五後五歲悉還其官職子扶靖康時為給事中金人入京師責取金帛扶與梅執禮陳知質程振皆見殺

張璪初名琥字遂明滁州全椒人洎之孫也早孤鞠於兄環歆任以官辭不就未冠登第歷鳳翔法曹縉雲令王安石與環善既得政將用之而環已老乃引璪同編脩中書條例授集賢校理知諫院直舍人院楊繪劉摯論助役安石使璪為文詰之辭曾布請為之由是忤安石意神宗歆命璪知制誥安石薦用布以璪同脩起居注自縣令至是才歲餘坐奏事不實

解三職已而復之時建議武學。璪言古之大學舞干習射受成獻功莫不在焉。文武之才皆自此出。未聞偏習其一者也。請無間文武之士。一養于大學。朝廷既復河隴。故因勢戡定。夔蜀荆廣諸夷。璪言先王務治中國而已。今生財未盡。有道用財未盡。有禮不宜遽及。徂征之事皆不聽。以集賢殿脩撰知蔡州。復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盧秉行鹽法於東南。操持峻急。一人抵禁。數家為黥徒。且破產。以償。告捕二年中。犯者萬人。璪脩列其狀。又言行役法以來。最下戶亦每歲納錢。乞度寬羨數。均損之。以惠貧弱。後皆施行。

鄭俠事起。璪媚呂惠卿。劾馮京與俠交通有迹。深其辭。致京等與罪。判司農寺。出知河陽。元豐初。入樞密。支副使。遂知制誥。知諫院。判國子監。薦蔡卞可為直講。建增博士弟子員。月書季考。歲校以行。藝次升。略倣周官鄉比之法。立齋舍八十二。學官之盛。近代莫比。其議多自璪發之。蘇軾下臺獄。璪與李定雜治。謀傳致軾於死。卒不克詳定。郊廟奉祀禮文議者。多以國朝未嘗躬行。方澤之禮為非。正詔議更制。璪請於夏至之日。備禮容樂舞。以冢宰攝事。帝曰。在今所宜無以易此。率行其說。為翰林學士。詳定官制。以寄祿。

二十四階易前日省寺虛名而職事名始正四年拜
叅知政事改中書侍郎哲宗立諫官御史合攻之謂
璪姦邪便佞善窺主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
危機陷人深交舒亶數起大獄天下無知其爲姦
小人而在高位德之賊也疏入皆不報最後劉摯言
璪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惇諂蔡確數人
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從順各得其歡心今
過惡旣章不可不速去如是踰歲乃以資政殿學士
知鄭州徙河南定州大名府進大學士知揚州以卒
璪右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簡翼

蒲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第進士調夔州觀察推
官治平中水災地震宗孟上書斥大臣及宮禁宦寺
熙寧元年改著作佐郎神宗見其名曰是嘗言水災
地震者邪召試學士院以爲館閣校勘檢正申書戶
房兼脩條例進集賢校理時三司新置提舉帳司官
祿豐地要人人欲得之執政上其真帝命與宗孟命
察訪荆湖兩路奏罷辰沅役錢及湖南丁賦遠人賴
之呂惠卿制手實法然猶許災傷五分以上不預宗
孟言民以手實上其家之物產而官爲注籍以正百
年無用不明之版圖而均齊其力役天下良法也然

災傷五分不預焉。臣以為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使民於是益病矣。俄同脩起居注，直舍人院，知制誥。帝又稱其有史才，命同脩兩朝國史，為翰林學士，兼侍讀。舊制，學士唯服金帶。宗孟入謝，帝曰：「學士職清地近，非他官比。而官儀未寵，迺加佩魚。」遂著為令。樞密都承旨張誠一預書局事，頗肆橫，挾中旨以脅同列。宗孟持其語，質帝前，皆非。是因叩頭白其姦，帝察其不阿，故大用。拜尚書左丞。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文

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至無以為容。僅一歲，御史論其荒于酒色，及繕治府舍，過制罷知汝州。踰年，加資政殿學士，徙亳、杭、鄆三州。鄆介梁山，漶素多盜。宗孟痛治之，雖小偷微罪亦斷。其足筋盜，雖為衰止而所殺亦不可勝計矣。方徙河中，御史以慘酷劾奪職。知虢州。明年復知河中，還其職。帥永興，移大名。宗孟厭苦易地，頗默默不樂。復求河中，卒。年六十六。宗孟趣尚嚴整，而性侈汰，藏帑豐，每旦割羊十豕，十燃燭三

百入郡舍或請損之愠曰君欲使我坐暗室忍饑邪
常日盥潔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
浴之別每用婢子數人一浴至湯五斛他奉養率稱
是嘗以書抵蘇軾云晚年學道有所得軾荅之曰聞
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勸一曰慈二曰儉也蓋鍼其
失云

黃履字安中邵武人少游太學舉進士調南京法曹
又爲高密廣平王二宮教授館閣校勘同知禮院擢
監察御史裏行辭御史改崇政殿說書兼知諫院神
宗嘗詢天地合祭是非對曰國朝之制冬至祭天圓

丘夏至祭地方澤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
事未足以盡於是三歲一郊而親行之所謂因時制
宜者也雖施之方今爲不可易惟合祭之非在所當
正然今日禮文之失非獨此也願敕有司正群祀爲
一代損益之制詔置局詳定命履董之北郊之議遂
定同脩起居注進知制誥同脩國史遭母憂去服除
以禮部尚書召時閩中患苦鹽法獻言者衆神宗謂
履自閩來恃以爲決履乃陳法甚便遂不復革鄉論
鄙之遷御史中丞履以大臣多因細故罰金遂言賈
誼有云遇之以禮則群臣自喜群臣且然况大臣乎

使罪在可議黜之可也。可恕釋之可也。豈可罰以示
辱哉。時又制侍郎以下不許獨對。屢言陛下博訪萬
務。雖遠外微官。猶令獨對。顧於侍從乃弗得願也。遂
刊其制。御史羅思言事有旨詰所自來。屢諫曰。御史
以言為職。非有所聞則無以言。今乃究其自來。則人
將懲之。臺諫不復有聞矣。恐失開言路之意。事乃寢。
哲宗即位。徙為翰林學士。屢素與蔡確章惇邢恕相
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屢。屢即排
擊之。至是更自謂有定策功。劾安世發其罪。以龍圖
閣直學士知越州。坐舉御史不當。降天章閣待制。歷

守洪蘇鄂青州江寧。應天。詔昌府。紹聖初。復龍圖閣
直學士。為御史中丞。極論呂大防劉摯梁燾垂簾時
事。乞正典刑。又言。司馬光變更先朝已行之法。為罪
先是北郊之論。雖定猶不果行。屢又建言。陽復陰消
各因其時。上圓下方。各順其體。是以聖人因天杞天
因地祀地。三代至漢。其儀不易。及王莽諂事元后。遂
躋地位同席。共牢。歷世襲行。不能全革。逮神宗考古
揆今。以正大典。嘗有意於茲矣。今承先志。當在陛下
及二三執政。哲宗詢諸朝章。惇以為北郊止。可謂之
社。履曰。天子祭天地。蓋郊者交於神明之義。所以天

地皆稱郊故詩序云郊祀天地若夫社者土之神而
已豈有祭大祗亦謂之社乎哲宗可之遂定郊議拜
尚書右丞會正言鄒浩以言事貶新州履曰浩以親
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遽斥之死地人臣將
視以為戒誰復敢為陛下論得失乎乞徙善地坐罷
知亳州徽宗立召為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復拜右丞
未踰年求去加大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卒

論曰哲宗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呂諸賢在廷左右
彌謨俾日彌忠謹疏絕回適以端其志嚮元祐之治
業庶可守也清臣怙才躁進陰覲柄用首發紹述之

說以隙國是羣姦洞之衝決莫障重為薦紳之禍焉
至於興大獄以傾馮京蘇軾者瑛也助成手實之法
以壞人材譚司馬光者宗孟也訐垂簾之事擊呂大
防劉摯等去之者履也清臣真小人之靡三子抑其
亞乎熹論議識趣有可稱述雖立朝無附而依違蔡
確章惇間無所匡建非大臣之道也

蔡挺字子政宋城人第進士調處州推官秩滿以父
希言當官蜀乞民行遂授陵州團練推官王堯臣安
撫陝西辟管勾文字富弼使遼奏挺從至雄州誓書
有所更易遣挺還白仁宗欲知契丹事召對便殿挺

時有父喪。聽以衫帽入。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奏。挺
通判涇州徙鄜州。河北多盜。精擇諸郡守以挺知博
州。申飭屬縣嚴保伍。得居停姦盜者數人。弛其宿負。
補爲吏使之察警盜。每發輒得。均博平聊城二縣稅。
歲衍鉅萬三司下其法於四方。然大抵增賦也。爲開
封府推官。提點府界公事。部脩六漯河。用李仲昌議。
塞北流入于六漯。一夕復決。兵夫芟捷漂溺不可計。
降知滁州。言者以爲輕。乃貶秩。停官。越數歲稍起。知
南安軍。提點江西刑獄。提舉虔州監。自大庾嶺下南
至廣驛路荒遠。室廬稀疎。往來無所。挺兄抗時爲

廣東轉運使。迺相與謀課民植松夾道。以休行者。江
閩鹽賊率千百爲州縣害。挺諭所部與期。使首納器
甲原其罪。得兵械萬計。官鹽惡而價貴。盜鹽善而價
且下。故私販日滋。挺簡僚吏至淮。轉新鹽。明殿賞以
官數之餘。畀之。於是賊黨破散。宿弊遂絕。歲增賣鹽
四十萬。改陝西轉運副使。進直龍圖閣。知慶州。因上
書論攻守大計。夏人大入。挺盡歛邊戶入保。戒諸砦
無出戰。諒柞親帥軍數萬攻大順。挺料城堅不可破。
而柔遠城惡。亟遣總管張王將銳師守之。先布鐵蒺
藜大順城旁水中。騎渡水多躓。驚言有神。過三日不
嘉靖丁巳年

克諒祚督帳下決戰挺伏強弩壕外飛矢貫其鎧遂
引却移寇柔遠玉夜斫營夏人驚擾潰去環州熟羌
思順舉族投諒祚倚為鄉導挺宣言思順且復來命
葺其舊舍出兵西為迎候之舉諒祚果疑思順毒之
死挺築城馬練平為荔原堡分屬羌三千人守之神
宗即位加天章閣待制知渭州舉籍禁兵悉還府不
使有隱占建勤武堂五日一訓之偏伍鈺鼓之法甚
備儲勁卒於行間遇用奇則別為一隊甲兵整習常
若寇至又分義勇為伍番三千人參正兵防秋與春
以八月正月集四十五日而罷歲省粟帛錢纘十三

萬有奇括並邊生地冒耕田千八百頃募人佃種以
益邊儲取邊民闌市蕃部田八千頃以給弓箭手又
築城定戎軍為熙寧若開地二千頃募卒三千人耕
守之諜告夏人侯湖盧河挺出奇兵迎擊之夏人潰
分諸將躡而討之蕩其七族進右諫議大夫賜金帛
二千夏人復犯諸若環慶兵不能禦挺遣張玉以萬
人往解其圍慶州軍變挺討平之進龍圖閣直學士
廣銳卒徒營衆俾遷欲為亂城中震擾挺推斬首惡
十九人訖徙營蕃部歲餼以田質於弓箭手過期輒
沒挺為資官錢歲息什一後挺推為蕃漢青苗助役

法又自以意製渡河大索及兵械錄槍皆獲其用
熙寧五年拜樞密副使帝問樞密原訓兵之法各部
將按于崇政殿善之下以為諸郡法河州景思立戰
死帝開天章閣訪執政擬請行帝曰此小事不足煩
卿河朔有警卿當行矣契丹議雲中地擬請罷沿邊
戍人示以無事因乞置三十七將皆行其策七年冬
奏事殿中疾作而小帝親臨賜藥罷為資政殿學士
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元豐二年歲年六十六贈工部
尚書諡曰敏肅挺諱而多知人莫能窺其城府初為
富弼范仲淹客頗泄其幾事於呂夷簡以自售在渭

久鬱鬱不自聊寓意詞曲有玉蘭人老之歎中使至
則使優伶歌之以達于禁掖神宗愍焉遂有樞密之
拜云

蔡

抗字子直中進士調太平州推官聞父疾委官去稍
遷睦親宅講書英宗在官邸器重之請於安懿王願
得與遊每見必衣冠盡禮義兼師友再遷太常博士
通判秦州為秘閣校理乞知蘇州州並江湖民田苦
風潮害抗築長隄自城屬崑山亘八十里民得立勝
地六以為利徙廣東轉運使岑水銅冶廢官給虛券
為市久不償人無所取資衆而私鑄抗盡給之人得

蘇隄

直以止番馬歲運鹽英韶道遠多侵竊惡抗命十
綱為一運擇攝官主之歲終會其殿最增十五萬緡
英宗立召為三司判官廣布去京師遠不卽至帝見
南來者必問之及入對諭曰卿乃吾故人朕望於卿
者厚物以常禮自疎也以史館脩撰同知諫院方議
安懿王典禮抗引禮為人後之誼指陳切至涕淚被
面帝亦感泣都城大水抗請見帝迎問之抗推原變
異守前說以對大臣畏其諫列白為知制誥遷龍圖
閣直學士知定州帝惜其去曰第行且召矣郡兵番
戍室家留營多不謹夫婦輒首原抗下令悉按以法

戍者感焉帝不豫趣命為太子詹事未至而神宗立
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過闕帝見之悲慟不自勝曰
先帝疾漸猶不忘卿遂赴鎮秦有質院質諸美百
餘人自少至老扁繫之非死不出抗皆縱釋約毋得
擅相仇殺已而有犯者斬以徇莫敢奸令居數日夢
英宗詔語眷如平生欲退復留覺為家人言感念欷
歔及靈駕發引之旦東望號慟見僚佐于便室驟得
疾卒年六十特贈禮部侍郎又欲賜謚吳奎曰抗以
舊恩自雜學士贈官已踰常制遂止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第進士調新安主簿建昌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八十七

十七

監生盧承林刊

軍司理參軍試制科不中客游陝西訪采邊事熙寧
元年詣關上平戎策三篇其畧以爲西夏可取欲取
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
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
之間牧馬于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
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瞻征兄弟
其能自保邪今唃氏子孫唯董氈粗能自立瞻征欺
已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
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
謂湟中浩澗大小榆袍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

幸今諸羌瓜分皆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
也諸種旣服唃氏敢不歸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
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孫皆信征差盛爲諸羌所畏若招
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
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李士彬環州慕
恩耳爲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
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略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
宜文字蕃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
欲羈屬之諸將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
帳諭其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以東久

之龍珂率屬十二萬口內附所謂包順者也。詔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頒置市易司，頗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帝從其言，改著作佐郎，仍命韶提舉經略使李師中言：「韶乃欲指占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亡。王安石主韶議為罷師中，以竇舜卿代。且遣李若愚按實。若愚至，問田所在，韶不能對。舜卿檢索，僅得地一頃。既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為罷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師中舜卿皆坐謫，而韶為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後帥鄆。

達上韶盜貸市易錢，安石以為不足校徙，逵涇源帝志復河隴，築古渭為通遠軍。以韶知軍事。五年七月，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蒙羅角抹耳水巴等族。初，羌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詔曰：「賊不舍險，未鬪，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為吾有。乃徑趣抹刊山，壓敵軍，壓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鬪師小却。韶躬披甲，胄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會瞎征度洮為之援，餘黨復集。韶戒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瞎征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為鎮。洮軍進。

右正言集賢殿脩撰復擊走瞎征降其部落二萬更名鎮洮爲熙州以熙河洮岷通遠爲一路詔以龍圖閣待制知熙州六年三月取河州遷樞密直學士降羌叛詔回軍擊之瞎征以其間據河州詔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陘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瞎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詔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連拔宕岷二州疊洮羌酋若以城附軍行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七年入朝又加資政殿學士賜第崇仁坊還至興平間

景思立敗於踏白城賊圍河州日夜馳至熙熙方城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詔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瞎征知援絕拔柵去初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河帝爲之肝食數下詔戒詔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詔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出踏白後焚八千帳瞎征窮蹙丐降俘以獻拜詔觀文殿學士

禮部侍郎資政觀文學士非嘗執政而除者皆自詔始官其兄弟及兩子前後賜絹八千匹未幾召爲樞密副使熙河雖名一路而實無租入軍食皆仰給他道轉運判官馬城撫官吏細故韶欲罷城王安石右城韶始沮於是與安石異數以母老乞歸帝語安石勉留之安南之役韶言決里廣源之建臣以爲貪虛名而忘實禍執政乃疑臣爲刺譏方舉事之初臣力爭極論欲寬民力而省財用但同列莫肯聽至以熙河事折臣臣本意不費朝廷而可以至伊吾廬甘初不欲令熙河作路河岷作州也今與衆異論儻不求

退必致不容韶本鑿空開邊驟躋政地乃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帝由是不悅以故罷職知洪州又坐謝表怨慢落職知鄂州元豐二年還其職復知洪州四年病疽卒年五十二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襄敏韶起孤生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卧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交呼聲震山谷侍者徃徃股栗而韶鼻息自如在鄂宴客出家姬奏樂客張績醉挽一姬不前將擁之姬泣以告韶徐曰本出汝曹娛客而令失歡如此命酌大盃罰之談笑如故人亦服其量韶交親多楚人依韶求仕

乃分屬諸將或殺降羌老弱予以首爲功級詔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病狂狀旣病疽洞見五臟蓋亦多殺徵云子十人厚家最顯厚字處道少從父兵間暢習羌事官累通直郎元祐棄河湟厚上疏陳不可且詣政事堂言之不聽紹聖中用薦者換禮賓副使幹當熙河公事會羌酋瞎征隴拶爭國河州守將王瞻與厚同獻議復故地元符元年六月師出塞七月下邈川降瞎征九月次青唐隴拶出迎遂定湟鄯詔賜隴拶姓名曰趙懷德進厚東上閣門副使知湟州旣而他種叛合兵來攻厚不能支朝廷度二州不可守乃

以畀懷德而貶厚右內府率再貶賀州別駕崇寧初蔡京復開邊還厚前秩於是羌人多羅巴奉懷德之弟溪賒羅撒謀復國懷德畏偏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羌扇結命厚安撫洮西遣內客省使童貫偕往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出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厚進擊破殺之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俱遁遂拔湟州以功進威州團練使熙河經略安撫三年四月厚帥大軍次于湟命永年將左軍循宗水而北別將張誠

將右軍出宋谷而南自將中軍趨綏遠期會宗哥川
羌遣使臨宗水倚北山谿賒羅撒張黃屋建大旆乘
高檣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游騎登山攻其背
親帥強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從東南
來揚沙翳羌目不得視遠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
俘三千餘人羅撒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
酋開鄯州降厚計羅撒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
以爲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撒留一宿去貫始
悔之厚將太軍趣廓州酋落施軍令結以衆降遂入廓
州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明年羅撒復入寇
永年戰死羌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厚坐逗遛
降鄯州防禦使已而趙懷德約降未決厚以書諭之
懷德卽納款還厚舊官入朝提舉醴泉觀卒贈寧遠
軍節度使謚曰莊敏

宋守輔道好學工詞章登第至校書郎忽若有所觀
遂感心疾唯好延道流談丹砂神仙事得鄭州書生託
左道自言天神可祈而下下則聲容與人接因習行
其術纔能什七八須兩人共爲乃驗外間謹傳浸淫
徹禁庭徽宗方崇道教侍晨林靈素自度技不如願
與之游拒弗許戶部尚書劉昺宋外兄也久以爭進

絕還往神降宋家使因昷以達宋言其故神曰第往
與之言汝某年月日在蔡京後堂談某事有之否昷
警駭汗洽不能對蓋所言皆陰中傷人者乃言之帝
卽召宋風儀旣高又善談論應對合上指帝大喜約
某日卽內殿致天神靈素求與共事又弗許或謂靈
素但勿令鄭書生偕宋當立敗卽白帝曰宋父兄昔
在西邊密與夏人謀反國遲至尊候神且圖不軌帝
疑焉及是日宋與書生至東華門靈素戒闔卒獨聽
宋入帝齋潔敬待越三夕無所聞乃下宋大理獄成
棄帝昷竄瓊州

薛向字帥正以祖顏任太廟齋郎爲丞書主簿權京
兆戶曹有商胡齋銀二篋出樞密使王德用書云以
與其弟向適監稅疑之曰烏有大臣寄家問而諉胡
人者鞠之果妄爲邠州司法參軍夏人叛秦中治城
侍御史陳洎行邊向詣洎陳三版言今板築暴興吏
持斧四出伐木無問井閭丘隴民不敢訴必不得已
宜且葺邊城函關秦東塞今西鄉設守是爲棄關內
乎三司貸龍門富人錢以百年全盛之天下一方有
警卽稱貸於民非義也洎上其說悉從之邠守貪沓
欲因事爲邪拜治子城立表於市以撤屋冀得賂免

向力爭罷之監在京權貨務連歲羨緡錢當遷秩移
與其兄三司判官董沔議改河北便糴行鈔法向曰
如此則都內之錢不繼茶鹽香象將益不售矣有司
主沔議旣而邊糴滯不行沔坐黜以向知鄜州大水
冒城郭沉室廬死者相枕郡卒戍延安詣主將求歸
視弗得皆亡奔至則家人無存者聚謀爲盜民大恐
向遣吏曉之曰冒法以赴急人之常情而不聽若輩
歸此武將不知變之過也亟往收溺尺貫汝擅還之
罪衆入庭下泣謝一境乃安又論河北糴法之弊以
爲度支歲費錢緡五百萬所得半直其贏皆入賈販

家今當有以權之遇穀貴則官糴於澶魏載以給邊
新陳未交則散糴價以救民乏軍食有餘則坐倉收
之此策一行穀將不可勝食矣朝廷是向計始置便
糴司於大名以向爲提點刑獄兼其事武疆有盜殺
人而逸尉捕平民抑使承向覆其冤脫六囚於死入
爲開封度支判官權陝西轉運副使制置解鹽鹽足
支十年而歲調畦夫數千向奏損其數兼提舉買馬
監牧沙苑養馬歲得駒三百而費錢四十萬占田千
頃向請斥閒田予民收租入以市之乃置塲於原渭
以羨鹽之直市馬於是馬一歲至萬匹昭陵復土計

用錢糧五十萬貫石三司不能供億將移陝西緣邊入鹽中于永安縣向陳五不可以爲失信商旅遂舉所闕之數以獻嘗夜至靈寶縣先驅入驛與客崔令孫爭舍令孫正病卧驚而死罷知汝州甫數月復以爲陝西轉運副使進爲使厚陵役費其助如永昭時凡將漕八年所入鹽馬芻粟數累萬民不益賦其課爲最夏將嵬名山以綏州來歸青澗城主种諤將往迎詔向與議諤不俟命亟率所部出塞遂城之廷議劾諤擅興將致法向言諤今者之舉蓋亡身以徇國有如不稱臣請坐之諤旣貶向亦罷知絳州再貶信

州移潞州張靖使陝西還陳向制置鹽馬之失詔向詣闕與辯靖辭窮卽罪之神宗知向材以爲江浙荆淮發運使綱舟歷歲久篙工利於盜貨嘗假風水沉溺以滅迹向募客舟分載以相督察官舟有定數多爲主者冒占悉奪昇屬州諸運皆詣本曹受遣以地有美惡利有重輕爲立等式用所漕物爲誅賞遷天章閣待制環慶有疆事帝以向習知地形召請中書舊制發運使上計毋得出入唯止都門達章奏至是弛其禁熙寧四年權三司使明堂禮成有司誤遷向右諫議大夫詔罰吏而向官不奪河洮用兵縣官費

不可計向未嘗乏供給及解嚴上疏乞戒將帥裁溢
員汰冗卒省浮費節橫賦手勅褒納進龍圖閣直學
士遼人求代北地北邊擇牧加樞密直學士給事中
知定州高陽關募兵敵陰遣人應選向諜知之主者
覺縱使亡去向遣邏捕取之械送瀛州戮於市北使
久留都亭數出不遜語而雲應點兵涿易治道僉謂
必渝盟向日彼欲疆議速成故多張虛勢以撼我使
者懼不知其請故肆嫚言以徼倖取成兵來不除道
其亦無能爲也已後皆如向言遷工部侍郎向控辭
賜詔弗允故事前兩府辭官乃降詔兩省得詔自向

始元豐元年召同知樞密院向幹局絕人尤善商財
計筭無遺策用心至到然甚者不能無病民所上課
間失實時方尚功利王安石從中主之御史數有言
不聽也向以是益得展奮其材業至於論兵帝所通
暢明決遂由文俗吏得大用及在政地同列質以西
北事則養威持重未嘗啓其端非常所以屬望意會
詔民畜馬向既奉令旋知民不便議欲改為於是舒
亶論向反覆無大臣體斥知潁州又改隨州卒年六
十六元祐中錄其言謚曰恭敏子紹彭有翰墨名中
子嗣昌

嗣昌亦以吏材奮崇寧中歷熙河轉運判官梓州陝西轉運副使直龍圖閣集賢殿脩撰入為左司郎中擢徽猷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知渭州改慶州監公使庫皇寘坐獄嗣昌奏請之遂以監臨自盜責安化軍節度副使安置郢州起知相州復待制知太原府論築涇原三倉勞加顯謨閣直學士又以撫納西羌功進延康宣和殿學士拜禮部刑部尚書坐啓擬反覆罷提舉崇福宮久之遷延康殿學士知延安府賜第京師當遷官焉田授其子昶京秩嗣昌前後因事六七貶多以欺罔獲罪至是言者併論之降為待制

卒先是徽宗有意圖北方遣譚稹御命訪諸帥韓粹彥洪中孚皆力云不可嗣昌乃潤飾謀詞以開邊隙及論事帝前語至興師或感激流涕造亂之咎人皆歸責焉

章燾字質夫建州浦城人祖頰為侍御史忤章獻后肯黜官仁宗欲用之而卒燾以叔得象蔭為孟州司戶參軍應舉入京聞父對獄于魏棄不就試馳往直其寃還試禮部第一擢知陳留縣歷提舉陝西常平京東轉運判官提點湖北刑獄成都路轉運使入為考功吏部右司員外郎元祐初以直龍圖閣知慶州

時朝廷戢兵戒邊吏勿妄動且捐葭蘆安疆等四砦予夏使歸其永樂之人夏得砦益驕案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據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遂乘便出討以致其師夏果入圍環州案先用間知之遣驍將折可適伏兵洪德城夏師過之伏兵識其母梁氏旗幟鼓譟而出斬獲其衆又預毒於牛圈豬水夏人馬飲者多死召權戶部侍郎明年除知同州紹聖初知應天府加集賢殿學士撰知州州徙江淮發運使哲宗訪以邊事對合書命知渭州

至卽上言城胡蘆河川據形勝以徧夏乃以三月及熙河秦鳳環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堡壁數十所自示其怯或以案怯請曰此夏必爭之地夏方營石門峽去我三十里能奪而有之乎案又陽謝之陰具板築守戰之備帥四路師出胡蘆河川築二城于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二旬有二日成賜名平夏城靈平砦方興役時夏以其衆來乘案迎擊敗之旣而環慶鄜延河東熙河皆相繼築城進拓其境夏人聘視不敢動夏主遂奉其母合將數十萬兵圍平夏疾攻十餘日建高車臨城填塹而進不能克一夕遁去夏

統軍鬼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逋皆勇悍善戰案
謀其弛備遣折可適郭成輕騎夜襲直入其帳執之
盡俘其家虜馘三千餘牛羊十萬夏主震駭哲宗爲
御紫宸殿受賀累擢案樞密直學士龍圖閣端明殿
學士進階大中大夫案在涇原四年凡創州一城砦
九薦拔偏裨不間廝役至於夏降人折可適李忠傑
朱智用咸受其馭夏自平夏之敗不復能軍屢請命
乞和哲宗亦爲之寢兵案立邊功爲西方最時章惇
用事案與惇同宗其得與事頗爲世所疑徽宗立請
老徙知河南入見留拜同知樞密院事俾其子緯爲

開封推官以便養踰年力謝事罷授資政殿學士中
太一宮使未幾卒徽宗悼之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謚
曰莊簡賻恤甚厚案七子緯綜綜綰緘緘緯綜最
知名緯繇推官爲戶部員外郎提點淮南東路刑獄
權知揚州兼提舉香鹽事時方鑄崇寧大錢令下市
區畫閉人特錢買物至日盱皇皇無肯售緯飾市易
務致百貨以小錢收之且檄倉吏糶米以大錢予之
盡十日止民心遂安未幾新鈔法行舊鈔盡費一時
商賈束手或自殺緯得訴者所持舊鈔爲錢以千計
者三十萬上疏言鈔法誤民請如約以示大信上怒

羅能緯降兩官綜第進士歷陝西轉運判官入為戶部
員外郎中書侍郎劉達之妻綜姊也達漸復元祐之
政綜多贊之蔡京欲擠達且其基綜不附已使其黨攻
之出綜湖州論者不已差主管西京崇福宮綜歷通
判常州緝知丹徒縣緹簽判西安州緝簽判蘇州案
孫菱承奉卽蓋監蘇州稅俱列仕顯及京復相遂興
制獄傾章氏緹居蘇州或得私鑄錢數巨墾京風言
者誣緹與州人郁寶所鑄詔遣李孝壽張茂直沈疇
蕭服更往鞫之連繫數百人累月卒無實獄多死者
京大怒別遣孫傑鞫之傳致如章緹刺面配沙門島

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籍入其家竄緹台州
綜秀州緝温州緝睦州緝永州是處州蓋均州官司
降罷除名者十餘人時論寃之孫傑擢龍圖閣直學
士知蘇州張商英入相始辯而微移緹常州綜復朝
奉卽通判秀州頃之緹改授內殿崇班綜秘書省校
書卽遷倉部員外卽出提點兩浙刑獄以龍圖閣直
學士知越州譚稹宣撫燕山請綜為叅謀加右文殿
脩撰金人破蔚州背歸山後議稹以錯置乖方罷綜
落職送吏部會赦恩上書告老復龍圖閣直學士致
仕卒

論曰神宗奮英特之資秉財力之富銳然欲復河湟平靈夏而蔡挺王韶章察輩起諸生未衣壞衣樹勳戎馬間世孰無材顧上所趣尚磨厲矣如耳觀挺之治兵韶之策敵棄之制勝亦一時良將薛向雖無三子等而董漕邊饑不乏仰給持重樞府不啓事端又其善也若厚之降隴拶瞻征取涅鄆鄭州功足繼韶而嗣昌造孽北伐迺恃於向可勝誅邪雖然佳兵好謀道家所戒卒之宋以左道殺縱以鑄錢償此非其驗也

列傳卷第八十七

列傳卷第八十八

宋史三百二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程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右丞相襲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管院等奉

勅

常秩

鄧綰

子洵武

李定

舒亶

蹇周輔

子序辰

徐鐸

王廣淵

弟臨

王陶

王子韶

何正臣

陳繹

常秩字夷甫潁州汝陰人舉進士不中屏居里巷以經術著稱嘉祐中賜束帛為潁州教授除國子直講又以為大理評事治平中授忠武軍節度推官知長葛縣皆不受神宗即位三使往聘辭熙寧三年詔郡

以禮敦遣毋聽秩辭明年始詣闕帝曰先朝累命何爲不起對曰先帝亮臣之愚故得安閭巷今陛下嚴詔趣迫是以不敢不來非有所決擇去就也帝悅徐問之今何道免民於凍餒對曰法制不立庶民食侯食服侯服此今日大患也臣才不適用願得辭歸帝曰旣來安得不少留異日不能用卿乃當去耳即拜右正言直集賢院管幹國子監俄兼直舍人院遷天章閣侍講同修起居注仍使供諫職復乞歸改判太常寺七年進寶文閣待制兼侍讀命其子立校書崇文院九年病不能朝提舉中大一宮判西京留司御

史臺還穎十年卒年五十九贈右諫議大夫秩平居爲學求自得王回里中名士也每見秩與語輒歛然自以爲不及歐陽修胡宿呂公著王陶沈遘王安石皆稱薦之翕然名重一時初秩隱居旣不肯仕世以爲必退者也後安石爲相更法天下沸騰以爲不便秩在閭閻見所下令獨以爲是一召遂起在朝廷任諫爭爲侍從低首抑氣無所建明聞望日損爲時譏笑秩長於春秋至斥孫復所學爲不近人情著講解數十篇自謂聖人之道皆在於是及安石廢春秋遂盡諱其學立始命爲天平軍推官秩死使門人趙冲

狀其行云自秩與安石去位天下官吏陰變其法民受塗炭上下循默敗端內萌莫覺其禍孰知其必敗紹聖中蔡卞薦立為秘書省正字請王府說書侍講請用為崇政殿說書得召對又請以為諫官卞方與章惇比曾布欲傾之乘間為哲宗言立兩兩人因暴其行狀事以為詆毀先帝帝亟下史院取觀言其不遜以責惇卞惇卞懼請貶立乃黜監永州酒稅

鄧綰字文約成都雙流人舉進士為禮部第一稍遷職方員外郎熙寧三年冬通判寧州時王安石得君專政條上時政數十事以為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

事更化又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誠不世之良法願勿移於浮議而堅行之其辭蓋媚王安石又貽以書頌極其佞諛安石薦於神宗驛召對方慶州有夏寇綰敷陳甚悉帝問安石及呂惠卿以不識對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宰相陳升之馮京以綰練邊事屬安石致齋復使知寧州綰聞之不樂誦言急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曰不失為館職得無為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

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
笑且罵縮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尋同知諫院
獻所著洪範建極錫福論帝曰洪範天人自然之大
法朕方欲舉而措諸天下矯革衆敝卿當聖淫朋比
德之人規以助朕縮頓首曰敢不力行所學以奉聖
訓明年遷侍御史知雜事判司農寺時常平水利免
役保甲之政皆出司農故安石藉縮以威衆縮請先
行免役於府界次及諸道利州路歲用錢九萬六千
緡而轉運使李瑜率三十萬縮言均役本以裕民今
乃務聚歛積寬餘宜加重黜富弼在毫不散青苗錢

縮請付吏究治樂縣民訴助役詔詢其便否兩行之
縮與曾布輒上還堂帖中丞楊繪言未聞司農得繳
奏者不報凡品公者謝景溫所置推直官主簿悉罷
去之而引蔡確唐垵為御史五年春擢御史中丞國
朝故事未有臺雜為中丞者帝特命之又加龍圖閣
待制建言頃時御史罷免猶除省府職司蓋厥初選
用既審則議論雖不合人材亦不可遺願籍前後諫
官御史得罪者姓名以次甄錄使於進退間與凡僚
稍異則人思竭盡矣遼人來理邊地屯兵境上聲言
將用師於是兩河戒嚴且令河北脩城守之且縮曰

非徒無益且大擾費帝從其言而止又言遼妄為地
訟意在窺我去冬聚兵累月遂巡自罷其情偽可見
今當禦之以堅強則不渝二國之平平則彼不我疑
而我得以遠慮苟先之以畏屈彼或將力爭則大為
中國之耻帝覽疏嘉之安石去位綰頗附呂惠卿及
安石復相綰欲彌前迹乃發惠卿置田華亭事出知
陳州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其姦出知湖州初惠卿
弟和卿劄手實法綰曰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
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奸之憂人懷隱匿之慮
無所措手足矣商賈通殖貨財交易有無不過服食

器用米粟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
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
不犯徒使鬪訟者趨賞報怨以相告訐畏怯者守死
忍困而已詔罷其法遷翰林學士仍為中丞緒慮安
石去失勢乃上言宜錄安石子及壻仍賜第京師帝
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
傷國體當黜又薦彭汝礪為御史安石不悅遽自劾
失舉帝謂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
守斥知虢州踰歲為集賢院學士知河陽元豐中以
待制知荆南陳陝徙永興軍改青州奏言歲大稔斗

粟五七錢帝知其佞令提舉官酌市價以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鄧州元祐初徙揚州言者論其姦改滁州未去鄧而卒年五十九子洵仁洵武洵仁大觀中爲尚書右丞

洵武字子常第進士爲汝陽簿紹聖中哲宗召對爲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國史院編脩官撰神宗史議論專右蔡卞詆誣宣仁后尤切史禍之作其力居多遷起居舍人徽宗初改秘書少監旣而用蔡京薦復史職御史陳次升陳師錫言洵武父綰在熙寧時以曲媚王安石神宗數其邪僻姦回今置洵武太史豈能

公心直筆發揚神考之盛德而不掩其父之惡乎且其人材凡近學問荒謬不足以污此選不聽遷起居郎時韓忠彥曾布爲相洵武因對言陛下乃先帝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爲相更先帝之法是忠彥能繼父志陛下爲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京出居外鎮帝未有意復用也洵武爲帝言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別爲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爲一重左序助

紹述者執政中惟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
范致虛王能甫錢適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
百執事成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
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
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所見異臣安敢豫
議明日改付溫益欣然奉行請籍異論者於是決
意相京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脩撰哲宗
實錄遷吏部侍郎洵武疏言神宗稽古建官既正省
臺寺監之職而以寄祿階易空名矣今在選七階自
兩使判官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爲河東

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司錄叅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
瀛州軍事推官知大名府元城縣充濮州教授者般
亂紛錯莫甚於此謂宜造爲新名因而制祿詔悉更
之遷刑部尚書又請初出官人兼用刑法試俾知爲
吏之方崇寧二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中書侍郎妖
人張懷素獄興其黨有與洵武連昏者坐出知隨州
提舉明道宮復端明殿學士知亳州河南府召爲中
大一宮使連進觀文殿學士爲大名尹政和中夏祭
入侍祠以佑神觀使兼侍讀留脩國史改保大軍節
度使未幾知樞密院五谿蠻擾邊即做陝西弓箭手

制募邊民習知溪洞險易者置所司教以戰陣勸以耕牧得勝兵幾萬人以鎮撫之遷特進拜少保封莘國公恩典如宰相宣和元年薨年六十五贈太傅謚曰文簡鄧氏自綰以來世濟其姦而洵武阿二蔡尤力京之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起焉

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少受學於王安石登進士第爲定遠尉秀州判官熙寧二年孫覺薦之召至京師謁諫官李常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何如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据實以言不知京

非人也

師乃不許世石大喜謂曰君且得見盍爲上道之立薦對神宗問青苗事其對如曩言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此遂拜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封還制書皆罷去御史陳薦疏定項爲涇縣主簿聞庶母仇氏死匿不爲服詔下江東淮浙轉運使問狀奏云定嘗以父年老求歸侍養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辯言實不知爲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待養解官曾公亮謂定當追行服安石力主之改爲崇政殿說書御史林旦薛昌朝言不宜以不

孝之人。居勸講之地。併論安石章六七上。安石又白罷兩人。定亦不自安。斬解職。以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八年加集賢殿修撰。知明州。元豐初召拜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進知制誥。為御史中丞。劾蘇軾湖州謝上表。摘其語以為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逮赴臺獄。窮治當會赦。論不已。竄之黃州。方定自鞫。軾獄勢不可回。一日於崇政殿門外語同列曰。蘇軾乃奇才也。俱不敢對。請復六案糾察之職。并諸路監司皆得鉤考。從之。彗出東方。求直言。太史謂有兵變。

帝命宦者視衛士飲食。定言一飯不足。市恩適起小人之心。乃止。或議廢明堂祀。帝以訪定。定曰。三歲一郊。或明堂。祖宗以來未之有。改誰為此言。願治其妄。帝曰。聽卿言足矣。遷翰林學士。坐論府界養馬事失實。罷知河陽。留守南京。召為戶部侍郎。折口宗立。以龍圖閣學士知青州。移江寧府。言者爭暴其前過。又謫居滁州。元祐二年卒。定於宗族有恩。心分財。振贍家無餘貲。得任子先及兄息死之日。諸子皆布衣。徒以附王安石驟得美官。又陷蘇軾於罪。是以公論惡之。而不孝之名遂著。

曲學

嘉靖丁巳年

卷八

七

監生盧承祚刊

舒亶字信道明州慈溪人試禮部第一調臨海尉民使酒罍逐後母至亶前命執之不服即自起斬之投劾去王安石當國聞而異之御史張商英亦稱其材用為審官院主簿使熙河括田有績遷奉禮郎鄭俠既貶復被逮亶承命往捕遇諸陳搜俠篋得所錄名臣諫草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竄俠嶺南馮京王安國諸人皆得罪擢亶太子中允提舉兩浙常平元豐初權監察御史裏行太學官受賂事聞亶奉詔驗治凡辭語微及者輒株連考竟以多為功加集賢校理同李定劾蘇軾作為歌詩譏訕時

事亶又言王誥輩公為朋比如盛僑周邠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略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覺其言為過但貶軾誥而光等罰金未幾同脩起居注改知諫院張商英為中書檢正遺亶手帖示以子壻所為文亶具以白云商英為宰屬而干請言路坐責監江陵稅始亶以商英薦得用及是反陷之進知雜御史判司農寺超拜給事中權直學士院踰月為御史中丞舉劾多私氣焰熏灼見者側目獨憚王安禮亶在翰林受厨錢越法三省以聞事下大理初亶言尚書省凡奏

鈔法當置籍錄其事目今違法不錄既案奏乃謾以
發放歷為錄日之籍置以為大臣欺罔而尚書省取
臺中受事籍驗之亦無錄目置遽雜他文書送省於
是執政復發其欺大理鞠厨錢事謂置為誤法官吳
處厚駁之御史楊畏言置所受文籍具在無不承之
理帝曰置自盜為贓情輕而法重詐為錄目情重而
法輕身為執法而詐妄若是安可置也命追兩秩勒
停置比歲起獄好以疑似排抵士大夫雖坐微罪廢
斥然遠近稱快十余年始復通直即崇寧初知南康
軍辰溪蠻叛蔡京使知荆南以開邊功由直龍圖閣

進待制明年卒贈直學士

蹇周輔字瞻翁成都雙流人少與范鎮何邲為布衣
交年未冠試大廷不第鎮邲既貴達周輔始特奏名
再舉進士知宜賓石門二縣通判安肅軍為御史臺
推直官善於訊鞠鉤索微隱皆用智得情嘗有詔獄
事連掖庭掌寶侍史它司累月不能決乃命周輔度
不可追逮奏請以要辭示主者詰服之時以為知體
及治李逢獄竟臺臣雜治無異辭神宗稱其能擢開
封府推官出為淮南轉運副使盜廖恩聚黨閩中多
害兵吏改使福建護諸將以討之恩遂降元豐初循

唐制歸百司獄於大理寺選爲少卿遷三司度支副使先是湖南例食淮鹽周輔始請運廣鹽數百萬石分鬻郴全道州又以淮鹽增配潭衡諸郡湘中民愁困法旣行遂領於度支以集賢殿脩撰爲河北都轉運使進寶文閣待制召爲戶部侍郎知開封府事多不決授中書舍人不拜改刑部侍郎元祐初言者暴其立江西福建鹽法掎克欺誣負公擾民罷知利州徙廬州卒年六十六周輔彊學善屬文神宗嘗命作荅高麗書屢稱善爲吏深文刻覈故老而獲戾子序辰

案

序辰字授之登第後數年以泗州推官主管江西常平周輔方便閩上言父子並祇命遠方家無所託斬改一近地乃易京西旋提舉江西常平繼父行鹽法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右司諫哲宗立改司封員外郎周輔得罪以序辰成其惡降僉書廬州判官起知楚州提點江東刑獄紹聖中遷左司員外郎進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譏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然蹤跡深秘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蓋已不可究質其章

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輯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爲一帙置之一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鐸編類由是縉紳之禍無一得脫者遷禮部尚書與安惇看詳訴理事以奉使遼國無狀黜知黃州閱四月除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徽宗立中書言序辰類元祐章牘傳致語言指爲謗訕詔與惇並除名勒停放歸田里蔡京爲相復拜禮部刑部侍郎爲翰林學士進承旨有言其在先帝遇密中以音樂自娛者黜知汝州二年徙蘇州坐縱部民盜鑄錢謫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

又坐守蘇時以天寧節同其父忌日輒於前一日設宴及節日不張樂移永州會赦復官中奉大夫遂卒序辰亦有文善傳會深文刻覈似其父云

徐鐸字振文興化莆田人熙寧進士第一簽書鎮東軍判官紹聖末以給事中直學士院蹇序辰建議編類元祐諸臣章牘事狀詔鐸同主之凡一時施行文書據拾附著纖悉不遺遷禮部侍郎鐸雖云封駁而是時凡給事中不肯書讀者輒命代行之真院獲舉人挾書開封尹蔣之奇將以徒定罪鐸爭不可之奇爲從輕比旣上省章惇怒罰府吏舉人竟坐削鐸不

復敢有言衆傳以爲笑後議除御史中丞或撫此事以爲無所執持乃止徽宗立以龍圖閣待制知青州御史中丞豐稷論鐸編類事狀率視章惇好惡爲輕重存沒名臣橫罹斥序辰旣放歸田里鐸之罪不在其下詔落職知湖州崇寧中拜禮部尚書方議廟制鐸請增爲九室議者疑已祧之主不可復祔鐸言唐之獻祖中宗代宗與本朝之僖祖皆嘗祧而復今宜存宣祖於當祧復翼祖於已祧禮無不稱從之進吏部尚書卒

論曰學士不爲已而俯仰隨時如摯臯居井上求其立朝不撓不可得已常秩在嘉祐治平時三辭羔鴈之聘若能隱居以求其志者及王安石用事一召卽至容容歷年曾無一嘉謨而竊顯位至定之黨附直之凶德宜爲世所指名綰及周輔二家父子並同惡相濟而序辰與鐸編類事狀流毒元祐名臣忠義之士爲之一空馴致靖康之禍可勝嘆哉

王廣淵字才叔大名成安人慶曆中上曾祖明家集詔官其後廣淵推與弟廣廉而以進士爲大理法直官編排中書文字裁定祖宗御書十卷仁宗嘉之以知舒州留不行英宗居藩邸廣淵因見昵獻所爲文

及卽位除直集賢院諫官司馬光言漢衛綰不從太子飲故景帝待之厚周張美私以公錢給世宗故世宗薄之廣淵交結奔競世無與比當仁宗之世私自託於陛下豈忠臣哉今當治其罪而更賞之何以厲人臣之節帝不聽用爲羣牧三司戶部判官從容謂曰朕於洪範得高明沉潛之義剛內以自強柔外以應物人君之體無出於是卿爲朕書之於欽明殿屏以備觀省非特開元無逸圖也加直龍圖閣帝有疾中外憂疑不能寢食帝自爲詔諭之曰朕疾少間矣廣淵宣言於衆神宗立言者劾其漏洩禁中語出知

齊州改京東轉運使得於內省傳達章奏曾公亮王安石持不可乃止廣淵以方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錢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召至京師御史中丞呂公著撫其舊惡還故官程顥李常又論其抑配掎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故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故顥與常言不行徒使河東擢寶文閣待制知慶州宣撫使興師入夏境

檄慶會兵方授甲卒長吳達以衆亂廣淵亟召五營兵禦之達率二千人斬關出廣淵遣部將姚兕林廣追擊降其衆柔遠二都戍卒欲應賊不果廣淵陽勞之使還戍潛遣兵間道邀襲盡戮之猶以盜發所部削兩秩二年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廣淵小有才而善附會所辟置類非其人帝謂執政曰廣淵奏辟將佐非貴游子弟卽胥史輩至於濮宮書吏亦預選蓋其人與時君卿善一路官吏不少置而不取乃用此輩豈不誤朝廷事已下詔切責卿等宜貽書申戒之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元豐初詔以其被遇先

帝之故弟臨自皇城使擢爲兵部郎中直昭文館子得君賜進士出身

臨字大觀亦起進士簽書雄州判官嘉祐初契丹泛使至朝論疑所應臨言契丹方饑困何能爲然春秋許與之義不可以不謹彼嘗求馴象可拒而不拒嘗求樂章可與而不與兩失之矣今橫使之來或謂其求聖像聖像果可與哉朝廷善其議治平中詔求武略用近臣薦自屯田員外郎換崇儀使知順安軍改河北沿邊安撫都監上備禦數十策大略皆自治而已契丹刺兩輸人爲義軍來歸者數萬或請遣還

臨曰彼歸我而遣之必為亂不如因而撫之詔從其請自是來者益多契丹悔失計進安撫副使歷知涇鄜州廣信安肅軍召對還文階知齊州滄州荆南人為戶部副使以寶文閣待制知廣州府河中卒
王陶字樂道京兆萬年人第進士至太常丞而丁父憂陶以登朝在郊祀後恩不及親乞還所遷官丐追贈詔特聽之仍俟服闋除太子中允嘉祐初為監察御史裏行衛卒入延福宮為盜有司引跡決恩降其罪陶曰禁省之嚴不應用外間會降為比於是流諸海島主者皆論罰中貴人導煉丹者入禁廷陶言漢

唐方士名為化黃金益年壽以惑人主者後皆就戮請出之陳升之為樞密副使論其不當升之去陶亦知衛州改蔡州明年復以右正言召陶言臣與四人同補郡今獨兩人召請并還唐介呂誨等英宗知宗正寺踰年不就職陶上疏曰自至和中聖躬違豫之後天下顛顛無所寄命交章抗疏請早擇宗室親賢以建儲嗣危言切語動天感人夫為是議者豈皆懷不忠孝為姦利附託之人哉發於至誠念宗廟社稷無窮大計而已陛下順民欲而安人心故親發德音銳為此舉中外搖搖之心一旦定矣厥後浸潤稽緩

豈免憂疑流言或云事由嬪御宦侍姑息之語聖意因而惑焉婦人近幸詎識遠圖臣恐海內民庶謂陛下始者順天意民心命之今者聽左右姑息之言而疑之使遠近姦邪得以窺間伺隙可不惜哉因請對仁宗曰今當別與一名目既而韓琦決策遂立爲皇子英宗卽位加直史館脩起居注皇子位伴讀淮陽潁王府翊善知制誥進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名爲太子詹事神宗立遷樞密直學士拜御史中丞郭逵以簽書樞密宣撫陝西詔令還都陶言韓琦置逵二府至用太祖故事出師刼制人主琦必有姦言惑亂

聖聽願罷逵爲渭州帝曰逵先帝所用今無罪黜之是章先帝用人之失也不可陶既不得逞遂以琦不押文德常朝班奏劾之陶始受知於琦驟加獎拔帝初臨御頗不悅執政之專陶料必易置大臣欲自規重位故視琦如仇力攻之琦閉門待罪帝徙陶爲翰林學士旋出知陳州入權三司使呂公著言其反覆不可近又以侍讀學士知蔡州歷河南府許汝陳三州以東宮舊臣加觀文殿學士帝終薄其爲人不復用元豐三年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諡曰文恪陶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

大雪念陶奉母寒餒荷一鋪剗雪行二十里訪之陶
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烟愚亟出解所衣錦裘質錢買
酒肉薪炭與附火飲食又捐數百千爲之娶陶既貴
尹洛愚老而喪明自衛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念舊
哀已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已愚大失望歸而病
死聞者益薄陶之爲人

王子韶字聖美太原人中進士第以年未冠守選復
游太學久之乃得調王安石引入條例司擢監察御
史裏行出按明州苗振獄安石惡祖無擇子韶迎其
意發無擇在杭州時事自京師逮對而以振獄付張

載無擇遂廢中丞呂公著等論新法一臺盡罷子韶
出知上元縣遷湖南轉運判官御史張商英劾其不
葬父母貶知高郵縣由司農丞提舉兩浙常平入對
神宗與論字學習爲資善堂修定說文官官制行爲
禮部員外郎以入省後期改庫部元祐中歷吏部郎
中衛尉少卿遷太常諫官劉安世言熙寧初士大夫
有十鑽之目子韶爲衙內鑽指其要人子弟如
刀鑽之利又陷祖無擇於深文縉紳所共鄙薄宣宜
汚禮樂之地改衛尉卿安世復言七寺正卿班少常
上因彈擊而獲超遷是啓僥倖也乃出知滄州入爲

十鑽

秘書少監迎伴遼使御下苛刻軍吏因被酒刃傷子
韶及其子又出知濟州建言乞追復先烈以貽後法
復以太常少卿召進秘書監拜集賢殿修撰知明州
卒崇寧二年子相祿元祐中所上疏稟聞于朝詔贈
顯謨閣待制

何正臣字君表臨江新淦人九歲舉童子賜出身復
中進士第元豐中用蔡確薦爲御史裏行遂與李定
舒亶論蘇軾得五品服領三班院會正御史專六察
正臣言幸得備言路以激濁揚清爲職不宜兼治它
曹神宗善之爲悉罷御史兼局而正臣解三班加直

集賢院擢侍御史知雜事韓存寶討瀘夷無功命治
其獄被以逗撓罪誅之還除寶文閣待制知審官東
院尚書省建爲吏部侍郎踰年嫚於奉職銓擬多牴
牾事聞以制法不善爲解王安禮曰法未善有司所
當請豈得歸罪於法乃出知潭州時詔州縣聽民以
家貲易鹽吏或推行失指正臣條上其害謂無益於
民亦不足以佐國用遂寢之民以爲便後歷刑部侍
郎知宣州卒

陳繹字和叔開封人中進士第爲館閣校勘集賢校
理判定前漢書居母喪詔卽家讎校英宗臨政淵嘿

釋獻五箴曰主斷明微廣陵省變稽古同判刑部獄
訟有情法相忤者讞之或言刑曹唯知正是不當
有所輕重釋曰持法者貴審允心知失刑惡得坐視
由是多所平反帝稱其文學以爲實錄檢討官神宗
立爲陝西轉運副使入直舍人院修起居注知制誥
拜翰林學士以待講學士知鄧州釋不能肅閨門子
與婦一夕俱殞於卒伍之手傲然無慚色召知通進
銀臺司帝語輔臣曰釋論事不避權貴命權開封府
時獄有小疑輒從中覆至釋特聽便宜處決久之還
翰林仍領府治司農吏盜庫錢獄未竟中書檢正張

諤判寺事懼失察以帖詰稽留釋遣吏示以成積言
者論其徇宰屬縱有罪出知滁州知祀恩復知制誥
言者再論之得秘書監集賢院學士元豐初知廣州
庫有檀香佛像釋以木易之事覺有司當爲官物有
判利帝曰是以事佛麗重典矣時釋已加龍圖閣待
制知江寧府乃貶建昌軍奪其職後復大中大夫以
卒年六十八釋爲政務摧豪黨而行與貌違暮年繆
爲敦朴之狀好事者目爲熱熟顏回

論曰王廣淵在仁宗時因近昵獻文於英宗潛邸固
已有竊取功名之心蓋爲臣之不忠者雖列侍從焉

足道哉王陶始為韓琦所知在御史時頗能譏切時政及為中丞則承望風旨攻琦如仇讎欲自取重位其志姜愚布衣之義又不足責矣王子韶之陷祖無撰何正臣之論蘇軾皆小人之盜名陳繹希合用事固無足道然於獄事多所平反惜乎閨門不肅廉耻並喪雖明曉史事亦何取焉

列傳卷八十八終

列傳卷第八十九

宋史三百二十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任顥

李參

郭申錫

傅求

張景憲

竇卞

張瓌

孫瑜

許遵

盧士宗

錢象先

韓璠

杜純弟

杜常

謝麟

王宗望

王吉甫

任顥字誠之青州壽光人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至衛尉丞上其文乃賜第擢鹽鐵判官陝西鑄康定大

銅錢額曰壞五為一以一當十恐犯者衆卒如其言
夏人納款遣使要請十一事甚者欲去臣稱男額押
伴一切曉以義辭折而去又再遣使來欲自買賣且
通青鹽增歲賜詔許置權場其議多額所發出為京
西轉運使奏計京師元昊為下所殺遣楊守素來告
哀守素乃始為元昊謀不稱臣納賜節者也仁宗記
嘗屈其使者復使押伴額問守素其主所以死不能
對訖去不敢肆改知鳳翔府帝語輔臣額宜備朝廷
委任留判三司憑由司為諒祚冊禮使采撫西夏風
物山川道里出入攻取之要為治戎精要三篇上之

進直史館遷河東轉運使帝嘗以禁帑金帛賜河北
亦欲與河東額辭曰受委制財用而先有求不敢
為使者每行部必擇僚佐之賢者一人與俱凡事必
與議未嘗以胥吏自隨人安其政入為鹽鐵副使擢
天章閣待制儂賊犯嶺外以知潭州宣撫司以宣毅
卒有攻檄補軍校額察其色動曰必有異志執按之
具服為賊內應蒐其家得所記潭事甚悉梟首以徇
詔書褒激賜白金五百兩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
坐在潭日賤市死商珠降為待制時四路以邊警聞
渭獨無所上朝廷疑斥候不密額力言無他虞帝使

覘之信乃還學士徙徐州以太子賓客致仕積官戶部侍郎卒年七十八

李叅字清臣鄆州須城人以蔭知鹽山縣歲饑諭富室出粟平其直予民不能糴者給以糶糶所活數萬通判定州都部署夏守恩貪濫不法轉運使使叅按之得其事守恩謫死知荆門軍荆門歲以夏伐竹并稅簿輸荆南造舟積日久多蠹惡不可用牙校破產不償責叅請久伐竹度其費以給餘募商人與爲市遂除其害歷知興元府淮南京西陝西轉運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叅審訂其關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造

貸以錢俟穀熟還之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羨粮熙寧青苗法蓋萌於此矣朝廷患邊費益廣叅建議輦錢邊郡以平估糴權罷入中法比其去省權貨錢千萬計名爲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爲河北都轉運使與安撫使郭申錫相視決河議不協又與真定呂溱相惡二人皆得罪叅移使河東知荆南嘉祐七年名爲三司使叅知政事孫抃曰叅爲主計外臺將承風刻剝天下天下之民困矣乃改群牧使詔王安石石王陶置局經度國計叅言官各有職臣若不任事當從廢黜不然乞罷此局從之治平初加集賢院學

士知瀛洲賜黃金百兩帥臣有賜自參始再遷樞密直學士知秦州蕃酋藥家族作亂討平之得良田五百頃以募弓箭手居鎮閱歲未嘗以邊事聞英宗遣使問故對曰將在邊期於無事而已不敢妄以寇貽主憂以疾解邊任判西京御史臺起知曹濮二州神宗久知其才書姓名於殿柱以知永興軍不行卒年七十四參無學術然剛果嚴深喜發擿姦伏不假貸事至卽決雖簿書纖悉不遺時稱漑吏

郭申錫字延之魏人自言唐代公元振之後第進士爲晉陵尉民訴弟爲人所殺申錫察其色懼而哭不哀曰吾得賊矣非汝乎執而訊之果然久之知博州州兵出戍有欲脅衆爲亂者申錫戮一人黥二人乃定奏至仁宗曰小官臨事如此豈易得卽爲御史臺推直官數上疏論事大臣不便鞠獄慶州京東盜執濮州通判井淵遷知州事未閱月悉擒凶黨斬以徇名爲侍御史遂知雜事張貴妃追冊起園陵張堯佐爲使相陳執中嬖妾殺婢余靖引胡恢有醜行高若訥引范祥啓邊釁申錫皆奏劾之屢詆權倖無所避帝謂之曰近世士大夫方未達時好指陳時事及被進用則不然是資言以進耳卿勿爲也謀稱契丹遣

泛使命體量安撫河北還爲鹽鐵副使相視決河坐
訟李參失實黜知濠州帝明榜朝堂稱其欺誣以儆
在位旋加直史館知江寧府再副鹽鐵進天章閣待
制知鄧州河中种諤取綏州申錫曰邊患將自此始
及諒祚死請捐前故聽其子襲爵旦言曰二虜賴歲
幣甚厚渝平豈其所利必有以致之但得重將守邊
不要功生事則善矣著邊鄙守禦策以給事中致仕
卒年七十七

傅求字命之考城人進士甲科通判泗州淮水溢毀
城朝廷遣中使護築絕淮取土道遠度用兵六十萬

求相汴堤旁有高埠夷之得土載以回舟省工費殆
半徙大名府府守呂夷簡委以事夷簡入相薦其才
擢知宿州提點江西益州刑獄爲梓州路轉運使夷
獠寇合江鈐轄司會兵掩擊求馳往按所以狀乃縣
吏冒取播州田獠故恐而叛卽黥吏置嶺南夷人聞
之散去益州文彥博上其狀進秩徙陝西關中行當
十鐵錢盜鑄不可計求請變法時州縣已散二百八
十萬緡亟下令更爲當三民出不意蕩產失業多自
經死然盜鑄遂止自康定用兵移稅輸邊民力大困
求令輸本州而轉錢以供邊糴民受其惠而兵食亦

足召爲戶部副使隴右蕃西蘭羶獻古渭州地秦州
范祥納之請繕城屯兵又括熟戶田諸羌斬之相率
叛夏人欲得渭地久移文來索後帥張昇以祥貪利
生事請棄之詔求往視求以爲城已訖役且已得而
棄非所以強國威乃召諭羌衆反其田報夏人以渭
非其有不應索正其封疆而還兵遂解進天章閣待
制陝西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環之定
邊砦蕃官蘇恩以小過疑懼而逃將佐議致討涇原
旣出師境上求謂恩非素攜一者乘以兵必起邊患
但遣裨將從十數卒扣其帳開以福恩感泣還砦

如初入判太常寺權發遣開封府遷樞密直學士知
定州復以龍圖閣學士權開封求本有吏能幹局至
是春秋浸高且病曠三司大將錢吉密殺妹爲隣所
告求不能決反坐告者又斷獄數差失御史言其不
勝任出知兗州卒年七十一

張景憲字正國河南人以父師德任淮南轉運副使
山陽令鄭昉賊累巨萬親戚多要人景憲首案治流
之嶺外貪吏望風引去徙京西東轉運使王逵居鄆
專持吏短長求請賄謝如所欲景憲上其惡編置宿
州熙寧初爲戶部副使韓絳築撫寧羅兀兩城帝命

景憲往視始受詔卽言城不可守固不待到而後知也未幾撫寧陷至延安又言羅兀邈然孤城鑿井無水將何以守臣在道所見師勞民困之狀非一願罷徒勞之役廢無用之城嚴飭邊將爲守計令邊郡召生羌與之金帛官爵恐黥羌多詐緩急或爲內應宜亟止之陝西轉運司議欲限半歲令民悉納錢於官而易以交子景憲言此法可行於蜀耳若施之陝西民將無以爲命其後卒不行加集賢殿脩撰爲河東都轉運使議者欲分河東爲兩路景憲言本道地肥澆糶雜州縣貧富亦異正宜有無相通分之不便議

遂寢改知瀛州上言比歲多不登民積逋欠今方小稔而官督使併償道路流言其禍乃甚於凶歲願以寬假帝從之仍下其事元豐初年知河陽時方討西南蠻景憲入辭因言小醜跳梁殆邊吏擾之耳且其巢穴險阻若動兵遠征萬一餽餉不繼則我師坐困矣帝曰卿言是也然朝廷有不得已者明年徙同州以大中大夫卒年七十七景憲在仁宗朝爲部使者時吏治尚寬獨多舉刺及熙寧以來吏治峻急景憲反濟以寬方新法之行不劾一人居官不畏強禦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自負所守於人少許可母卒一

多鬚髮盡白世以此稱之

實卞字彥法曹州寃句人進士第二通判汝州秦悼王葬汝宗室來祔者衆役兵五千郡守林維以汝與其鄉近因使輦薪芻鐵石致其家衆恚憤謀殺維會日暮門閉不果遂挾大校叛卞啓關招諭之曰汝曹特醉酒狂呼爾母恐衆小定乃密推首惡羈之請於朝詔維致仕悉配徙亂者加集賢校理知太常院知絳州開封府推官方禁銷金為衣皇城卒捕得之屬卞治以中禁為言奏曰真宗行此制自掖廷始今不止以法無以示天下且非祖宗立法意英宗曰然文

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謂是也從其請出知深州熙寧初河決滹沱水及郡城地大震流民自恩冀來踵相接卞發常平粟食之吏白擅發且獲罪卞曰俟請而得報民死矣吾寧以一身活數萬人尋以請詔許之外間訛言水大至卞下令敢言者斬一日復報大水且至吏請閉門卞不可旣而果妄時發六州卒築武彊陳卒惰主者笞之不服卞曰廂兵犯將校法不至重然興役聚工不可拘以常法命斬之以聞有詔嘉獎還為戶部判官同脩起居注進天章閣待制判昭文館將作監始卞官汝時與殿直

王永年者相接頗厚及在京師永年求監金曜門庫
下爲禱提舉楊繪繪薦爲之永年置酒于家延繪卞
至出其妻侑飲且時致薄餉永年以事繫獄死御史
發其私卞坐奪職提舉靈仙觀卒年四十五

張瓌字唐公洎之孫也舉進士以婦父王欽若嫌召
試學士院賜第除秘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謚錢惟
演曰文墨其子搃登聞鼓上訴仁宗便問狀瓌條奏
甚切朝廷不能奪乃賜謚曰思溫成廟祠享如神御
請殺其禮判吏部南曹爲開封府推官知洪州營校
督役苛急其徒三百人將以夜殺之求不獲持甫譟

于門請易校瓌召問論遠明日推治黜十人不爲易
校積怨當遷十年不會課文彥博爲言特遷之徙兩
浙轉運使加直史館知穎州揚州即拜淮南轉運使
三司下諸道責羨財淮南獨上金九錢三司使怒移
文譙切瓌以賦數民負對入俯起居注知制誥草故
相劉沆贈官制頌言其附會取顯位沆子瑾帥子弟
婦女長往詣闕哭訴瓌挾私怨且醜詆其人執政
以褒贈乃恩典瓌不當爲貶沆出知黃州然瑾亦竟不
敢請文謚還判流內銓英宗時論第在先朝乞養定
儲副者進左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劉瑾又訟其

判銓曰調其子不應法復出潁州歷應天府河南河陽請為太平州環平生薦士後雖不如所舉未嘗以全自首致再生削階當官遇事輒言觸忤勢要至屢黜終不悔卒年七十

孫瑜字叔禮博平人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曾昌朝薦為崇文檢討同知禮院開封府判官使契丹通西討捷書至館伴要入賀啖以享餉瑜辭以奉使有指不肯賀如秋陽校理兩浙轉運使入辭仁宗訪其家世謂曰州孫奭子耶奭大儒也父以道輔朕因而賜金紫先是鄆縣倉吏以斗斛大小為姦瑜奏均其制

黜吏之亡狀者民大喜有言其變新器非便下遷知曹州尋有言瑜所作量法均一誠便者乃還其元資徙知蔡州毀吳元濟像以其祠事裴度大水緣城隙入瑜使囊沙數千杆其衝城得弗壞更相充濰單四州累官工部侍郎卒年七十九始奭之亡朝廷錄其子孫時瑜之子為諸孫長者曰吾忍因父喪而官吾子乎以兄之孤上之瑜天資整敏齊家以嚴稱善與人交一受知終身不易所善者有過或教使自言曰已知之而復擠之吾不為也

論曰宋至神宗承平百餘年風行政成士皆守官稱

職雖上之化亦下之氣習使然也當時仕於朝廷出守方岳持節一道專對四方者各有其人其政蹟多可紀自顓至瑜是已顓能折夏人屈元昊使者參擊貪除害乃心邊事申錫除凶黨詆權倖求黥黥吏禁盜鑄下以身活人瓌不貢羨財景憲因母死而髮白孫瑜不忍以父喪而得官此其行尤昭昭者歟許遵字仲塗泗州人第進士又中明法擢大理寺詳斷官知長興縣水災民多流徙遵募民出米振濟竟以無患益興水利口甚博邑人便利立石紀之爲審刑院詳議官知宿州登州遵累典刑獄強敏明怒

及爲登州執政許以判大理遵欲立竒以自鬻會婦人阿云獄起初云許嫁未行嫌壻陋伺其寢田舍懷刀斫之十餘創不能殺斷其一指吏求盜弗得疑云所爲執而詰之欲加訊掠乃吐實遵按云納采之日母服未除應以凡人論讞于朝有司當爲謀殺已傷遵駁言云被問即承應爲按問審刑大理當絞刑非是事下刑部以遵爲妄詔以贖論未幾果判大理耻用議法坐劾復言刑部定議非直云合免所因之罪今棄敕不用但引斷例一切按而殺之塞其自守之跡殆非罪疑惟輕之義詔司馬光王安石議光以爲

不可安石主導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錢覲皆言導
所爭矣法意自是廷論紛然安石既執政悉罪異已
者遂從導議雖累問不承者亦得為按問或兩人同
為盜劫吏先問左則按問在左先問右則按問在右
獄之生死在問之先後而非盜之情天下益厭其說
熙寧間出知壽州再判大理寺請知潤州又請提舉
崇福宮尋致仕累官中散大夫年八十一

盧士宗字公彥濰州昌樂人舉五經歷審刑院詳議
編敕刪定官提點江西刑獄侍講楊安國以經術薦
之仁宗御延和殿詔講官悉升殿聽其講易明日復

命講泰卦又詔經筵官及僕射賈昌朝聽之授天章
閣侍講賜三品服加直龍圖閣天章閣待制判流內
銓李參郭申錫有決河訟詔士宗劾之士宗言兩人
皆為時用有罪當驗問不宜遽鞠於是但黜申錫為
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審刑院通進銀臺司仁宗神
主祔廟禮院請以太祖太宗為一世而增一室以備
天子事七世之禮詔兩制與禮官考議孫抃等欲如
之士宗以為在禮太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昭穆親
盡即毀示有終也自漢以來天子受命之初太祖尚
在三昭三穆之次祀四世或六世其以上之主屬雖

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帝之世瘞太上廟主於國魏明帝遷虞士主於園邑晉武惠祔廟遷征西豫州府君大抵過六世則遷其主蓋太祖已正東向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為七世矣唐高祖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太宗祔廟則遷洪農府君高宗祔廟又遷宣宗皆前世成法惟明皇九廟祀八世於事為不經今大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於典禮為合不當添展一室詔扑等再議卒後八世之說議者咎之出知青州又辭詢宗曰學士忠純之操朕所素知豈當又處外命再對及見論知人安民之要勸帝守祖宗法御

史言其罕通吏事且衰病改沂州熙寧初以禮部侍郎致事卒年七十一士宗以儒者長刑名之學而主於仁恕故在刑部審刑前後十數年

錢象先字資元蘇州人進士高第呂夷簡薦為國子監直講歷權大理少卿度支判官河北江東轉運使召兼天章閣侍講詳定一路敕成當進勳爵仁宗以象先母老欲慰之獨賜紫章服進待制知審刑院加龍圖閣直學士出知蔡州象先長於經術侍邇英十餘年有所顧問必依經以對反復諷諭遂及當世之務帝禮遇甚渥故事講讀官分日送進象先已得蔡

帝猶諭之曰大夫行有日矣宜講徹一編於是同列
罷進者浹日徙知河南府陳州復兼侍講知審刑院
象先旁通法家說故屢爲判官條令多所裁定嘗以
爲犯敕者重犯令者輕請移敕文入令者甚衆又議
告捕法以爲罪有可去有可捕苟皆許捕則姦人將
倚法以害善良因削去許捕百餘事其持心平恕類
此復知許潁陳三州以吏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一
韓壽字君玉衛州汲人登進士第知定州安喜縣爲
政彊力能使吏不賄守韓琦稱其才爲開封司錄嘉
祐寬恤諸道分遣使者壽曰京師諸夏本顧獨不蒙

惠乎乃具徭役利害上之詔司馬光陳洙詳定條式
遂革大姓漁并之弊提點利州路河北刑獄以開封
府判官迎契丹使使問南朝不聞打圍何也壽曰我
后仁及昆蟲非時不爲耳熙寧初爲梓州路轉運使
朝廷命諸道議更役法壽首建併綱減役之制綱以
數計者百二十有八衙前以人計者二百八十有三
省役人五百又請裁定諸州衙簿於是王安石言壽
所言皆久爲公私病監司背公養譽莫之或恤而獨
能體上意宜加賞乃下褒詔且賜帛二百入爲鹽鐵
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知澶州坐失舉降太常少卿河

決晝夜扞禦神宗念其勞復故官大中大夫判將作
監轉正議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七孺吏事絕人閱按
牘終身不忘澶州民懷思之他日郡守或欲有所為
民必曰此已經韓大中矣以故輒止

杜純字孝錫濮州甄城人少有成人之操伯父沒官
南海上其孤弱極不能還純白父請往如期而喪至
以蔭為泉州司法參軍泉有蕃舶之饒雜貨山積時
官於州者私與為市價十不償一惟知州關詠與純
無私買人亦莫知後事敗獄治多相牽擊獨兩人無
與詠猶以不察免且檄參對純憤懣陳書使者為訟

冤詠得不坐熙寧初以河西令上書言政王安石異
之引實條例司數與論事薦于朝充審刑詳議官或
議復肉刑先以刑代死刑之輕者純言今盜抵死歲
不減五十以死懼民民常不畏而况於刑乎人知不
死犯者益衆是為名輕而實重也事遂寢秦帥郭逵
與其屬王韶成訟純受詔推鞠得韶罪安石主韶變
其獄免純官韓絳為相以檢詳三司會計安石再來
乃請益池州酒久之為大理正上言朝廷非不惡告
訐而有覘事者以擿抉隱微蓋京師聚萬姓易以宿
奸於計當然非擾人也比來或徒隸觝望或民相怨

仇或意冒告賞但泛云某有罪某知狀官不識所逮之囚囚不省見逮之故若許有司先計其實而坐爲欺者以誣告當無不竟矣隰州商尹竒買溫泉鑿有羨數云官潤之寺欲械訊河東純曰竒情止爾若傳致其罪恐自是民無復敢貨鑿則數百萬之儲皆爲土石請姑沒其羨而釋其人曹州民王坦避水患以車載貨入京征商者以爲匿稅寺議黥坦純復爭之卿楊汲奏爲立異又廢于家元祐元年范純仁韓維王存孫永交薦之除河北轉運判官初更役書司馬光稱其論議詳盡予之書曰足下在彼朝廷無河北

憂純因建言河防舊隸轉運今乃願屬都水外丞計其決溢之變前日不加多今日不加少然出財之司則常憂費而緩不急用財之官則寧過計而無不及不如使之歸一後如其言召爲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擢侍御史言者詆其不由科第改右司郎中尋知相州徙徐州陝西轉運使還拜鴻臚光祿卿權兵部侍郎謝病以集賢院學士提舉崇福宮改脩樞密年六十四弟絃

絃字君章起進士爲永年令歲荒民將他徙君論父老曰今不能使汝必無行若留能使汝無飢皆喜聽

命乃官給印券使糶貸於大家約歲豐為督償於是
咸得食無徙者明年稔償不愆素神宗聞其材用為
大理評新官檢詳樞密刑房脩武經要略以職事對
帝即日語宰相嘉其論奏明白未果用紘每議獄必
傳經誦民間有女幼許嫁未行而養於婿氏婿氏殺
以誣人吏當如昏法紘曰禮婦三月而廟見未廟見
而死則歸葬于家亦未成婦也律定昏而夫犯論同
凡人養婦雖非禮律然未成婦則一也議乃定又論
天下囚應死吏懦不行法輒以疑讞夫殺人而以疑
讞足縱民為殺之道也請治妄讞者不從擢刑部郎

中元祐初為夏國母祭酋使時夏人方備貢入其國
禮猶倨逆者至衣毛裘終下人坐蒙以黥且不跪受
詔紘責之曰天王弔禮其厚今不可以加禮夏人畏
懼加敬他日夏使至請歸復侵疆紘逆之至館使欲
入見有所陳紘止之答語頗不遜紘曰國主設有請
必具表中此大事也朝廷肯以使人口語為可否乎
隨語連扯之乃不敢言遷右司郎中大理卿以直秘
閣知齊鄧二州復為大理卿權刑部侍郎加集賢殿
脩撰為江淮發運使知鄆州獄繫囚三百人紘至之
旬日處決立盡又以刑部召未至遷之鄆嘗有揭檄

柱

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為變州民皆震俄而草場白晝
火蓋所揭一事也民又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絃笑曰
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中被無
能為也居無何獲盜乃奸民為妖如所揣遂按誅之
徙知應天府卒年六十二絃事兄純禮甚備在鄆州
聞訃泣曰兄教我成立今亡不得臨死不瞑矣適詣
關迎其柩於都門哀動行踞悉以奉錢給寡嫂推其
子恩官其子若孫一人宦京師時里人馬隨調選病
卧逆旅絃載與歸醫視之隨竟死為治喪第中或以
為嫌下自恤其風義蓋天性云

杜常字正甫衛州人昭憲皇后族孫也折節學問無
戚里氣習嘗跨驢讀書驢嗜草失道不之覺觸桑木
而墮額為之傷中進士第調河陽司法參軍事富弼
禮重之積遷河東轉運判官提點河北刑獄歷兵部
左司郎中太常少卿太僕太府卿戶工刑吏部侍郎
出知梓州青鄆徐州成德軍崇寧中至工部尚書以
龍圖閣學士知河陽軍苦旱及境而雨大河決直州
西上埽勢危甚常親護役徙處埽上埽潰水溢及常
坐而止於是役人盡力河流遂退郡賴以安卒年七
十九

謝麟字應之建州甌寧人登第調會昌令民被酒夜
與仇鬪既歸而所親殺之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所
親利其財一訊得實再調石首令縣苦江水爲患隄
不可禦麟疊石障之自是人得安堵號謝公隄通判
辰州章惇使湖湘拓沅州薦麟爲守由太常博士改
西上閣門副使徭賊犯辰溪麟且捕且招一方以寧
詔使經制宜州獫狁降其種落四千八百人納思廣洞
民千四百室得鎧甲二萬褒賜甚渥加果州刺史知
荆南涇邠二州元祐初復以朝議大夫直秘閣知潭
州加直龍圖閣歷徙江寧鳳翔府渭桂二州融江有

夷警將吏議致討麟以計平之戍兵從北來不能水
土麟部土人使極南而北兵止屯近郡賴以全者甚
衆卒於官

王宗望字礪叟光州固始人以蔭累擢夔州路轉運
副使哲宗卽位行赦賞軍萬州彌旬不給庖卒朱明
因衆怒白晝入府宅傷守臣左右驚散他兵籍籍謀
兆亂宗望聞變自夔疾驅至先命給賞然後斬明以
徇且竄視守傷而不救者乃自劾朝廷嘉之歷倉部
郎中司農少卿江淮發運使楚州沿淮至漣州風濤
險舟多溺議者謂開支氏渠引水入運河歲久不決

宗望始成之為公私利代吳安持為都水使者自大
河有東北流之異紛爭十年水官無所適從宗望謂
回河有創立金隄七十里索縉錢百萬詔從之石正
言張商英論其誕謾而宗望奏已有成績遂增秩三
等加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擢工部侍郎以集賢
殿脩撰知鄆州卒年七十七元符中治其導河東流
事以為附會元祐追所得恩典云

王吉甫字邦憲同州人舉明經練習法律試斷刑入
等為大理評事累遷丞正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舒
亶以官燭引至第執政欲坐以自盜吉甫謂不可執

政怒移獄他所吉甫亦就辨亶乃用飲食論罪不以
燭也南郊起幔城役卒急於畢事董役者責之曰此
殆類白露屋耳卒訴之吏當非所宜言論死吉甫謂
非呪詛不應死遂求對神宗怒曰得非為白露屋事
來邪吉甫從容敷陳不少懼帝為震怒其久得釋蘇
軾南遷所過郡守有延館之者走馬使上聞詔鞠之
吉甫議當答宰相章惇不悅吉甫曰法如是難以增
加成罪卒從答太倉火議誅守者十餘人亦爭之皆
得不死其持論寬平大抵類此請知齊州梓州梓在
東川為壯藩戶口最盛轉運使欲增折配以取羨餘

言甫謂其僚曰民力竭矣一增之後不可復減吾寧
貽使者怒忍爲國歎怨爲民甚禍哉竟却之歷提點
梓州路京畿刑獄開封少尹知同邢漢三州以中大
夫卒年七十吉甫老於爲吏廉介不阿但一於用法
士恨其少緣飾云

論曰宋取士兼習律令故儒者以經術潤飾吏事舉
能其官遵惠政及民而緩登州婦獄君子謂之失刑
士宗象先皆執經勸講其爲刑官論法平恕宜哉壽
吏事絕人民懷其德純以微官能著清節紘議獄必
傳經誼風義藹然常坐護危掃麟定徃僚宗望弭萬
州之變皆靖至難之事於談笑間吉甫一於用法而
廉介不阿有足稱云

列傳卷第八十九

列傳卷第九十

宋史三百三十一

開禧置司馬替國錄軍國臺事而書長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長

黎

孫長卿 周沆 李中師 羅拯

馬仲甫 王居卿 孫構 張詵

蘇棻 馬從先 沈遵 弟遜 從弟括

李大臨 呂夏卿 祖無擇 程師孟

張問 陳舜俞 劉蒙附 樂景 苗時中 韓贄

楚建中 張頡 虞革 子秉

孫長卿字次公揚州人以外祖朱異任為秘書省校

書郎天禧中巽守雍命隨所取浮圖像入見仁宗方
權聽天下事嘉其年少敏占對欲留侍東宮辭以母
疾詔遷官知楚州糧料院郡倉積米五十萬陳腐不
可食主吏皆懼法毋敢輕去長卿為酌新舊均溲之
吏罪得免通判河南府秋大雨軍營壞或言某象將
叛洛中謹然長卿馳諭之曰天雨敗屋廬未敢言汝
輩豈有欲叛意得無有乘此動吾軍者邪推言恚一
人誅之留宿其所衆遂定詔汰三陵奉先卒汰者群
譟府下長卿矯制使還而具言不可汰之故朝廷為
止知和州民訴人殺弟長卿察所言無理問其貲曰

上等也家幾人曰惟此弟爾曰然則汝殺弟也鞫之
服郡人神明之提點益州路刑獄歷開封鹽鐵判官
江東淮南河北轉運使江浙荆淮發運使歲漕米至
八百萬或疑其多長卿曰吾非欲事羨贏以備饑歲
爾議者謂楚水多風波請開盱眙河自淮趨高郵長
卿言地阻山回繞役大難就事下都水調工數百萬
卒以不可成罷之時又將弛茶禁而收其征召長卿
議長卿曰本祖宗權茶蓋將備二邊之糴且不出都
內錢公私以為便今之所行不足助邊糴什一國用
耗矣乃條所不便十五事不從改陝西都轉運使踰

年知慶州。州據險高，患無水，蓋嘗疏引澗谷，汲城中。未幾復絕，長卿鑿百井，皆及泉。泥陽有羅川，馬嶺上構危棧，下臨不測之淵，過者惴恐。長卿訪得唐故道，闢爲通塗，加集賢院學士。河東都轉運使拜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熙寧元年，河北地大震，城郭倉廩皆隕。長卿盡力繕補，神宗知其能，轉兵部侍郎，留再任。明年卒，年六十六。長卿無文學，而長於政事，爲能臣，性潔廉，不以一毫取諸人。定州當得園利八十萬，悉歸之公。旣沒，詔中使護其喪歸葬。

周沆字子真，青州益都人。第進士，知渤海縣。歲滿，縣人請留旣報可，而以親老求監州。稅通判鳳翔，初置轉運判官，沆使江西求葬親，改知沂州。歷開封府推官，湖南蠻唐盤二族寇，暴殺居民，官軍數不利。以沆爲轉運使，沆言蠻驟勝，方驕未易鬪，力宜湏秋。冬進兵，且其地險氣毒，人驍悍，善用鉞盾，比軍不能確請。選邕宜融三州卒三千人，習知山川枝藝者，徑擣其巢，布餘兵絡山足，出則獵取之，俟其勢窮力屈，乃可順撫。朝廷用其策，二族皆降。加直史館，知潭州。他道兵來戍者，率兩期乃代，多死瘴癘。沆請以期爲斷，戍人便之。徙河東轉運使，民盜鑄鐵錢，法不能禁，沆高

分史及傳卷九十一
三
估錢價鑄者以無利自息入爲度支副使儂智高亂
定仁宗命安撫廣西諭之曰嶺外地惡非賊所至處
毋庸行對曰君命仁也然遠民懼塗炭當布宣天子
德澤遂往遍行郡邑民避寇棄業吏用常法滿半歲
則聽人革佃沆曰是豈與凶年詭征役者同科素申
其期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改河北李仲昌
建六塔河之議以爲費省而功倍詔沆行視沆言近
計塞商胡本度五百八十萬工用薪芻千六百萬今
纔用功一萬薪芻二百萬均一河也而功力不相侔
如是蓋仲昌先爲小計以來興役爾况所規新渠視

河廣不能五之一安能容受此役若成河必汎溢齊
博濱棣之民其魚矣旣而從初議河塞復决如沆言
又徙河東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召知通州
進銀臺司判太常寺英宗旣卽位契丹賀乾元節使
至沆館客欲取書樞前使者以非典故不可沆折之
曰昔貴國有喪吾使至柳河卽反今聽於几筵達命
恩禮厚矣尚何云使者立授書朝廷未知契丹主年
沆乘間雜他語以問得其實使者悔之曰今復應兄
弟南朝矣進樞密直學士知成德軍俗方棄親事佛
沆閱按斥數千人還其家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六

十九

李中師字君錫開封人舉進士陳執中薦爲集賢校理提點開封府界境多盜中師立賞格督吏分捕盜得之進秩辭不受乃擢度支判官爲淮南轉運使兩浙饑移淮粟振贍僚屬議勿與中師曰朝廷視民淮浙等爾卒與之徙河東入爲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知澶州河南府名權三司使龍圖閣直學士復爲河南前此多大臣居守委事掾幕吏習弛緩中師一以嚴整齊之號爲治辦然用法刻深煩碎無大體唯厚結中人初神宗嘗對宰相稱其治

狀富弼曰陛下何從知之帝默然中師銜弼沮己及再至弼已老乃籍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等又希司農旨多取餘視他處爲重洛人怨之朝廷以中師率先推行名爲群牧使乞廢河南北監牧省國費而養馬於民不報後竟行其說民不堪命權發遣開封府卒年六十一有女嫁陳執中子世儒坐失事誅死羅拯字道濟祥符人第進士歷官知榮州州介兩江間每江漲輒犯城郭拯作東西二隄除其患選知秀州爲江西轉運判官提點福建刑獄泉州興化軍水壞廬舍拯請勿征海運竹木經一年民居皆復其舊

遷轉運使邵武之光澤不榷酒以課賦民號黃麴錢
拯均之他三邑人以為便改江淮發運副使江淮故
無積倉漕船繫岸下俟糴入乃得行蓋官吏以淮南
不受陳粟為逃遣計拯始請凡米至而不可上供者
以廩軍又貯浙西米于潤倉以時運自是漕增而費
省轉為使拯使閩時泉商黃謹往高麗館之禮賓省
其王云自天聖後職貢絕欲命使與謹俱來至是拯
以聞神宗許之遂遣金悌入貢高麗復通中國自茲
始加天章閣待制居職七年徙知永興軍青穎秦三
州卒年六十五拯性和柔不與人校曲直為發運使

時與副皮公弼不協公弼徙他道御史劾其使官錢
拯力為辦理錢公輔為諫官嘗論拯短而公輔姻黨
多在拯部內往往薦進之或譏以德報怨拯曰同僚
不協所見異也諫官所言職也又何怨乎時論服其
長者

馬仲甫字子山廬江人太子少保亮之子也舉進士
知登封縣輟轍道險危遂備民鑿平為坦塗人便其
行為刻石頌美通判趙州知台州為度支判官內侍
楊永德言漕舟淮汴間惟水遞鋪為便詔仲甫偕往
訂可否還言其害十餘條議遂格出為夔路轉運使

歲饑盜粟者當論死仲甫請罪減一等詔須奏裁復
言饑羸拘囚比得報死矣請決而後奏徙使淮南真
揚諸州地狹出米少官糴之多價常踊登濱江米狼
戾而農無所售仲甫請移糴以紓其患兩益於民從
之遂繇戶部判官為發運使自淮陰徑泗上浮長進
風波覆舟歲罹其患仲甫建議鑿洪澤渠六十里漕
者便之拜天章閣待制知瀟州秦州古渭介青唐之
南夏人在其北中通一徑小警則踞絕仲甫得筆粟
城故址自雞川若築堡北抵南谷環數百里為內地
詔賜名其谷堡故時羌人入城貿易皆僦即仲甫設
觀卒

館處之陽示禮厚實閑之也熙寧初守亳許揚三州
糾察在京刑獄知通進銀臺司復為揚州提舉崇禧
王居卿字壽明登州蓬萊人以進士至知齊州提舉
夔路京東刑獄鹽鐵判官建言商賈轉百貨市塞上
者聽以家貲抵於官為給長券至賣所併輸征稅直
公私便之出知揚州改京東轉運使青州河貫城中
苦泛溢為病居卿即城立飛梁上設樓櫓下建門以
時閉啓人誦其智徙河北路河決曹村居卿立軟橫
二埽以遏怒流而不與水爭朝廷賞其功建以為都

水法名拜戶部副使提舉市易擢天章閣待制河北
都轉運使知秦州太原府卒年六十二居鄉俗吏特
以言利至從官

孫構字紹先博平人中進士第爲廣濟軍判官歲入
圭田粟六百石構止受百石餘以畀學官久之知黎
州夷年墨數擾邊用間殺之蜀帥呂公弼上其事擢
知真州凶歲得盜令各指黨伍悉寘諸法境內爲清
遷度支判官夔州部夷梁承秀李光吉王充導生僚
入寇轉運判官張詵請誅之選構爲使倍道之官至
則遣涪州豪杜安募千人往襲自督官軍及黔中兵

擊其後斬承秀入討二族火其居餘衆保黑崖嶺黔
兵從間道夜譟而進光吉墜崖死充自縛降以其地
建南平軍錄功加直昭文館徙湖北轉運使章惇興
南北江蠻事構諭降懿洽二州納歸附州十四初渡
辰溪舟毀而溺得援者僅免神宗憫之賜帛三百北
江酋彭師晏常持向背構知向水酋彭儒武與有隙
檄使攻之師晏降得其下溪州地五溪皆平進集賢
殿脩撰賜三品服交趾入寇拜右諫議大夫知桂州
聲言將倚角擣其巢穴寇聞引去以疾提舉崇福宮
換太中大夫卒年六十四構喜功名勇於建立西南

邊事自此始云

張詵字樞言建州浦城人第進士通判越州民患苦
衙前役詵科別人戶籍其當役者以差人錢爲雇人
充皆以爲便知襄邑縣擢夔路轉運判官錄辟土之
功加直集賢院改陝西轉運副使召對帝曰朕未識
卿每閱章奏獨卿與蔡挺有所論請使人了然尋當
以帥事相屬及入辭賜服金紫明年直龍圖閣知秦
州前此將吏貪功多從羌地獵射因起邊患詵至申
令毋得犯得一人斬諸境上群羌感悅遷天章閣待
制知熙州董氊遣鬼章逼岷州詵往討董氊迎戰破

之于錯鑿城斬首萬級元豐初加龍圖閣直學士知
成都府徙杭州將行復命權經略熙河事趣使倍道
行時倉卒治戎有司計產調夫戶至累有民多流亡
詵中途許其狀乞赦劔外招撫之不報會靈武師罷
乃赴杭道過京師帝訪以西事對曰彼勢雖弱而我
師未銳邊備未飭願以歲用圖功累官正議大夫卒
年七十二詵性孝友廉於財平生不殖田業旣建拓
瀘夷地彼進用後雖有善言可紀終不追清議云
蘇築字公德汝州滎陽人擢第調兗州觀察推官受
知於宰相爲大理詳斷官民有毋改嫁而死旣葬

甄盜其極歸捕法當死案曰子取毋附父豈與發冢取財等請而生之遷審刑院詳議御史臺推直官知單州提點梓州益州路刑獄利路轉運使文州歲市羗馬羗轉買蜀貨得駟上下物價肆為姦漁案議置折博務平貨直以易馬宿弊頓絕入判大理寺為湖北淮南成都路轉運使擢侍御史知雜事判刑部使契丹還及半道聞英宗晏駕契丹置宴仍用樂案請送者曰兩朝兄弟國家君臣之義吾與君等一也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遂為之徹樂進度支副使以集賢殿脩撰知鳳翔還糾察在京刑獄又出知潭州廣州

累轉給事中知河南府無留訟入知審刑院卒案長於刑名故屢為法官數以讞議受詔獎焉

馬從先字子野祥符人少盡力於學父當任子推以與其弟由進士累官太常少卿知宿州宿在淮汴間素難治從先取囊博者重坐者厚賞以求盜禁屠牛鑄錢嚴甚大水發廩振流亡全活數十萬代還知壽州以老辭英宗諭遣之曰聞卿治行籍甚壽尤重於宿姑為朕往既至治如曩時由太子賓客轉工部侍郎致仕從先性整嚴雖盛夏不袒跣晚學佛預言其終時年七十六而卒

論曰長卿性務廉潔以能臣稱中師用法刻深以治辨稱雖均爲材吏而優劣自見拯及仲甫俱能爲國興利除害構始開西南邊訖遂拓瀘夷彼進用雖有他善而不能追清議至於沆決河議綏遠民折鄰使歷有可稱述者其最優歟

沈邁字文通錢塘人以蔭爲郊社齋郎舉進士廷唱第一大。臣謂已官者不得先多士乃以邁爲第二通判江寧府歸奏本治論仁宗曰近獻文者率以詩賦豈若此十篇之書爲可用也除集賢校理頃之修起居注遂知制誥以父扶坐事免求知越州徙杭州爲

人踈雋博達明於吏治令行禁止民或貧不能葬給以公錢嫁孤女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子者奪歸其父母善遇僚案皆甘樂傾盡爲之耳目刺間巷長短纖悉必知事來立斷禁捕西湖魚鼈故人居湖上蟹夜入其籬間適有客會宿相與食之旦詣府邁迎語曰昨夜食蟹美乎客笑而謝之小民有犯法情稍不善者不問法輕重輒刺爲兵姦猾屏息提點刑獄鞫真卿將按其狀邁爲稍弛而刺者復爲民嘉祐遺詔至爲次於外不飲酒食肉者二十七日名知開封府遷龍圖閣直學士治如在杭州蚤作視事逮午而畢出

與親舊還往從容燕笑沛然有餘暇士大夫交稱其能拜翰林學士判流內銓丁母憂英宗閱其去賚黃金百兩仍命扶喪歸蘇州既葬廬墓下服未竟而卒年四十世吝惜之弟遼從弟括

遼字叡達幼挺拔不群長而好學尚友傲睨一世讀左氏班固書小摹倣之輒近似迺鉏植縱捨自成一家趣操高爽縹縹然有物外意絕不喜進取用兄任監壽州酒稅吳充使三司薦監內藏庫熙寧初分審官建西院以爲主簿時方重此官出則奉使持節遼故受知於王安石安石嘗與詩有風流謝安石瀟灑

陶淵明之稱至是當國更張法令遼與之議論寔咈意日益見踈於是坐與其長不相能罷去久之以太常寺奉禮郎監杭州軍資庫轉運使使攝華亭縣他使者適有夙憾思中以文法因縣民忿爭相牽告辭語連及遂文致其罪下獄引服奪官流永州遭父憂不得釋更赦始徙池州留連江湖間累年益偃蹇傲世既至池得九華秋浦間翫其林泉喜曰使我自擇不過爾耳即築室於齊山之上名曰雲巢好事者多徃游遼追悔平生不自貴重悉謝棄少習杜門隱几雖筆硯亦埃塵竟日間作爲文章雄奇峭麗尤長於

沈
歌詩曾鞏蘇軾黃庭堅皆與唱酬相往來然竟不復起元豐末卒年五十四

括字存中以父任爲沭陽主簿縣依沭水乃職方氏所書浸曰沂沭者故跡漫爲汙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爲百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頃擢進士第編校昭文書籍爲館閣校勘刪定三司條例故事三歲郊丘之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壇下張幔距城數里爲園囿植采木刻鳥獸綿絡其間將享之夕法駕臨觀御端門陳仗衛以閱嚴警游幸登賞類非齋祠所宜乘輿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

十輩括考禮沿革爲書曰南郊式卽詔今點檢事務執新式從事所省萬計神宗稱善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日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器大抵漫不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招衛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大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枝科爲五後皆施用加史館檢討淮南饑遣括察訪發常平錢粟疏溝瀆治廢田以救水患遷集賢校理察訪兩浙農田水利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相挺爲憂又市易司患蜀鹽之不禁欲盡實私井而輦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省

括侍帝側帝顧曰卿知籍車乎曰知之帝曰何如對曰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蜀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患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領之明日二事俱寢擢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自中允至是纔三月爲河北西路察

訪使先是銀冶轉運司置官收其利括言近寶則國貧其勢必然而人衆則囊橐姦僞何以檢頤朝廷歲遺契丹銀數千萬以其非北方所有故重而利之昔日銀城縣銀坊城皆沒於彼使其知鑿山之利則中國之幣益輕何賴歲餉鄰釁將自茲始矣時賦近畿戶出馬備邊民以爲病括言此地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疆弩也今舍我之長枝強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唯以挽疆定最而未必能貫革謂宜以射遠入堅爲法如是者三十一事詔皆可之遼肅禧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

帝遣括往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帝以次日開天章閣召對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賜括白金千兩使行至契丹庭契丹相楊益戒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益戒有所問則顧吏舉以答他日復問亦如之益戒無以應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大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

易迂直風俗之純龐人情之向背爲使契丹圖抄上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嘗白事丞相府吳充問曰自免役令下民之詆訾者今未衰也是果於民何如括曰以爲不便者特士大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爾無足恤也獨微戶本無力役而亦使出錢則爲可念若悉弛之使一無所預則善矣充然其說表行之蔡確論括首鼠垂刺陰害司農法以集賢院學士知宣州明年復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又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群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驩

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徵札超乘者千餘
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地府以副總管种諤西討援
銀宥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
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
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敕書而矯制賜緡
錢數萬以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察
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蕃漢將
士自皇城使以降許承制捕授諤師次五原值大雪
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二萬人皆潰
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餞可東歸師得奔者數千

七

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爲何人曰在後即
諭令各歸步及暮至者八百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
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不
能對斬以徇經數日帝使內侍劉惟簡來詰叛者具
以對大將景思誼曲珍拔復人磨崖設蓋浮圖戒括
議築石堡以臨西夏而給事中徐禧來禧欲先城永
樂詔禧護諸將往築令括移府並塞以濟軍用已而
禧敗沒括以夏人襲綏德先往救之不能援永樂坐
謫均州團練副使元祐初徙秀州繼以光祿少卿分
司右澗八年卒年六十五括博學善文於天文方志

律曆音釋醫藥卜筮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又紀平日與賓客言者為筆談多載朝廷故實者舊出處傳於世

李大臨字才元成都華陽人登進士第為絳州推官杜衍安撫河東薦為國子監直講睦親宅講書文彥博薦為秘閣校理考試舉人誤收失聲韻者責蓋涪州稅未幾還故職仁宗嘗遣使賜館閣官御書至大臨家大臨貧無皂隸方自秣馬使者還奏帝曰真廉士也以親老請知廣安軍徙邠州還為群牧判官開封府推官神宗雅知其名權倫起居注進知制誥糾

察在京刑獄言青苗法有害無益王安石怒會李定除御史宋敏求蘇頌相繼封還詞命次至大臨大臨亦還之帝批去歲詔書臺官不拘官職奏舉後未審更制也頌大臨合言故事臺官必以員外郎博士近制但不限此非謂選人亦許之也定以初等職官超朝籍躡憲臺國朝未有倖門一開名器有限安得人滿其意哉復詔諭數四頌大臨故爭不已乃以累格詔命皆歸班大臨以工部郎中出知汝州辰溪貢丹砂道葉縣其二篋化為雙雉關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為盜械送於府大臨識其異訊得實釋耕者徙

知梓州加集賢殿修撰復天章閣待制甫七十致仕
七年而卒大臨清整有守論議識大體固爭李定後
名益重世并宋敏求蘇頌稱爲熙寧三舍人云

呂夏卿字縉叔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爲江寧尉編修
唐書成直秘閣同知禮院仁宗選任大臣求治道夏
卿陳時務五事且言天下之勢不能常安當於未然
之前救其弊事至而圖之恐不及已朝廷頗采其策
英宗世歷史館檢討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帝嘗訪以
政對曰兩朝不惜金帛以和二邊脫民鋒鏑之禍古
未有也願勿失前好出知潁州得奇疾身體日縮卒

時纔如小兒年五十二夏卿學長於史貫穿唐事博
采傳記雜說數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譜學創爲世系
諸表於新唐書最有功云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歷知南康軍海州
提點淮南廣東刑獄廣南轉運使入直集賢院時封
孔子後爲文宣公無擇言前代所封曰宗聖曰奉聖
曰崇聖曰恭聖曰褒聖唐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
遂以祖謚而加後嗣非禮也於是下近臣議改爲衍
聖公出知袁州自慶曆詔天下立學十年間其敝徒
文具無命詔之實無擇首建學官置生徒郡國弦誦

之風由此始盛同脩起居注知制誥加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進學士知鄭杭二州神宗立知通進銀臺司初詞臣作誥命許受潤筆物王安石與無擇同知制誥安石辭一家所饋不獲義不欲取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爲公費安石聞而惡之熙寧初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事連無擇子韶小人也請遣內侍自京師逮赴秀州獄蘇頌言無擇列侍從不當與故吏對曲直御史張戩亦救之皆不聽及獄成無貪狀但得其貸官錢接部民坐及乘船過制

而已遂謫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猶爲帝言陛下遣一御史出卽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爲未有爲之而無效者尋復光祿卿秘書監集賢院學士主管西京御史臺移知信陽軍卒無擇爲人好義篤於師友少從孫明復學經術又從穆脩爲文章兩人死力求其遺文彙次之傳於世以言語政事爲時名卿用小累鍛鍊放棄訖不復振士論惜之

論曰沈遘以文學致身而長於治才沈括博物洽聞貫乎幽深措諸政事又極開敏呂夏卿號稱史才尤精譜謀之學宋之縉紳士各精其能學不苟且故能

然也李大臨官居繳駁克舉其職祖無擇治郡所至能脩校官是皆班班可紀者然大臨以論李定絀無擇以忤安石廢棄終身卽是亦足以知二人之賢矣程師孟字公闢吳人進士甲科累知南康軍楚州提點夔路刑獄歲及數犯渝州邊使者治所在萬州相去遠有警率決日乃至師孟奏徙于渝夔部無常平粟建請置倉道凶歲振民不足卽矯發他儲不俟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餓者盡死矣竟發之徙河東路晉地多上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黃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

萬八千頃哀其事爲水利圖經頒之州縣爲度支判官知洪州積石爲江隄浚章溝揭北牖以節水升降後無水患判三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使蕭惟輔曰白溝之地當兩屬今南朝植柳數里而以北人漁界河爲罪豈理也哉師孟曰兩朝當守誓約涿郡有案牘可覆視君舍文書騰口說遽欲生事耶惟輔愧謝出爲江西轉運使盜發袁州州吏爲耳目久不獲師孟械吏數輩送獄盜卽成擒加直昭文館知福州築子城建學舍治行最東南徙廣州州城爲儂寇所毀他日有警民駭竄方伯相踵至皆言土疏惡不可築

師孟在廣六年作西城及交趾陷邕管聞廣守備固不敢東時師孟已召還朝廷念前功以爲給事中集賢殿脩撰判都水監賀契丹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介東向師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自日昃爭至暮從者失色師孟辭氣益厲叱僮者易之於是更與迎者東西向明日涿人餞于郊疾馳過不顧涿人移雄州以爲言坐罷歸班復起知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祿大夫卒年七十八師孟累領劇鎮爲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發隱擿伏如神得豪惡不逞跌宕者必痛懲艾之至勦絕

乃已所部肅然洪福廣越爲生立祠

張問字昌言襄陽人也進士起家通判大名府群牧地在魏歲久冒入於民有司按舊籍括之地數易主券不明吏苟趣辦持詔書奪人田至毀室廬發丘墓問至則曰是豈朝廷意耶其上以聞仁宗諭大臣曰吏用心悉如問何患赤子之不安也立罷之權提點河北刑獄大河決議築小吳問言曹村小吳南比相直而曹村當水衝賴小吳隄薄木溢北出故南隄無患若築小吳則左彊而右傷南岸且決水並京畿爲害獨可於孫陳兩埽間起隄以備之耳詔付水官議

久不決小吳卒潰徙江東淮南轉運使加直集賢院
戶部判官復爲河北轉運使所部地震河再決議者
欲調京東民三十萬自澶築隄抵乾寧問言隄未能
爲益災傷之餘力役勞民非計也神宗從之問十年
不奏考課詔特遷其官入爲度支副使并集賢殿脩
撰河東轉運使坐誤軍須貶知光化軍未幾復使河
北諸葛公權之亂郡縣株蔓連逮至數百千人問上
疏申理止誅首惡熙寧未知滄州自新法行問獨不
阿時好歲饑爲帝言民苟免常平助役之苦反以得
流亡爲幸語切直驚人元豐定官制王安禮薦問可

任六曹侍郎帝以其好異論不用歷知河陽潞州元
祐初爲秘書監給事中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五
問處已廉潔嘗仕鄜延幕府與种世衡善父喪世衡
遺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歸未至而世衡卒其子古
用父治命亦不納田蕪穢者三十年後汝守請以給
學朝廷命反諸种氏熙寧時有陳舜俞樂京劉蒙亦
以後法廢黜

陳

舜俞字令舉湖州烏程人博學強記舉進士又舉制
科第一熙寧三年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詔俟代
還試館職舜俞辭曰爵祿名器砥礪多士宜示以至

神鳥可要期如付劑契繳中書帖上之青苗法行舜
俞不奉令上疏自劾曰民間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
倍約價緡錢而穀粟布縷魚鹽薪藪耰鉏釜錡之屬
得雜取之朝廷募民貸取有司約中熟爲價而必償
緡錢欲如私家雜償他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賣田
宅質妻孥有識耆老戒其鄉黨子弟未嘗不以貫貸
爲苦祖宗著令以才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爲理
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今誘之以便利督之以
威刑方之舊法異矣詔謂振民乏絕而抑兼并然使
十戶爲甲浮浪無根者毋得給俵則乏絕者已不蒙

其惠此法終行愈爲兼并地爾何以言之天下之利
常平非能人人計口受餉但權穀價貴賤之柄使積
貯者不得深藏以邀利爾今散爲青苗唯恐不盡萬
一饑饉荐至必有乘時貴糶者未知將何法以制之
官制旣放錢取息富室藏錘坐待鄰里逋欠之時田
宅妻孥隨欲而得是豈不爲兼并利哉雖分爲夏秋
二科而秋放之月與夏歛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歛
之期等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爲納使吾民終身以及
世世每歲兩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爲一賦以蔽海
內非王道之舉也奏上責監南康軍鹽酒稅五年而

卒舜俞始嘗棄官歸居秀之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已而復出遂貶死蘇軾爲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至一斥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云

樂

京荆南人爲布衣時鄉里稱其行義事母至孝妻張氏家絕挾女弟自隨京未嘗見其面妻死京寢食于外爲嫁之嘉祐初詔訪遺逸以薦聞得校書郎爲湖陽赤水二縣令神宗求言京上疏以畏天保民爲請知長葛縣助役法行京曰提舉常平官言不便使之

劉

條析又不報且不肯治縣事自別丐去提舉官劾之詔奪著作佐郎經十年乃復官監黃州酒稅以承議郎致仕元祐初召赴闕不至終於家

蒙字子明渤海人耻爲詞賦不肯舉進士習茂才異等又不欲自售都轉運使劉庠舉遺逸召試第一知湖陽縣常平使者召會諸縣令議免役法蒙爲不便不肯與議退而條上其害即投劾去亦奪官歸鄉教授養親講學從游甚衆元豐二年卒纔年四十門人朋友誄其行號曰正思先生元祐初賜其家帛五十匹

苗時中字子居其先自壺關徙宿州以蔭主寧陵簿
邑有古河久堙請開導以溉田爲利甚博人謂之苗
公河調潞州司法參軍郡守欲入一囚於死執不可
守怒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法不可奪守悟而聽
之熙寧中以司農丞使梓州路密薦能吏十人後皆
進用人卒莫之知交人犯邊擢廣西轉運副使師討
交人罪次富良江久不進時中曰師無進討意賊必
從間道來乘我不備冀萬一之勝勢窮然後降耳密
備之旣而果從上流來戰敗始納款徙梓州轉運副
使韓存寶討蠻乞弟逗遛不行時中曰師老矣將士

暴露非計之善者存寶不聽卒坐誅林廣代存寶乞
弟旣降復逸去將士相視失色及暮刁斗不鳴時中
問廣廣曰旣失賊故縱兵追之不暇恤爾時中曰天
子以十萬衆相付豈以一死爲勇耶今入異境變且
不測廣悟亟止追者整軍以進會得詔班師軍行時
中以糧道遠創爲摺運法食以不乏遷兩階爲發運
副使河東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知桂州進寶文閣待
制至戶部侍郎卒

韓贄字獻臣齊州長山人登進士第至殿中侍御史
坐微累黜監江州稅道除知睦州復爲侍御史荆湖

災出持節安撫湘中自馬氏擅國計丁輸米身死產
竭不得免贄奏除之改知諫院進天章閣待制宰相
梁適以私容姦狄青起卒伍位樞密內侍王守忠遷
官不次皆舉劾無所諱出知滄瀛二州遷龍圖閣直
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商胡而北議者欲復之役
將興贄言北流旣安定驟更之未必能成功不若開
魏金隄使分注故道支爲兩河或可紓水患詔遣使
相視如其策才役三千人幾月而畢入判都水監權
開封府政簡而治知河南府建永厚陵費省而不擾
神宗稱之遷知審刑院糾察在京刑獄知徐州以吏
部侍郎致仕贄性行淑均平居自奉至約推所得祿
賜買田贍族黨賴以活者殆百數退休十五年謝絕
人事讀書賦詩以自娛年八十五卒

楚建中字正叔洛陽人第進士知滎河縣民苦鹽稅
不平建中約由多寡以爲輕重主管鄜延經略機宜
文字夏人來正土疆徃莅其事衆暴至兩騎傳矢引
滿向之建中披腹使射曰吾不憚死騎即去衆服其
量元昊歸欵建中白府請築安定黑水八堡以控東
道夏人果來聞有備不敢入累遷提點京東刑獄監
鐵判官昭陵建命裁定調度省數十萬計歷交路淮

南京西轉運使進度支副使神宗用事西鄙以建中嘗爲邊臣所薦召欲用之言不合旨出知滄州久之爲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知慶州江寧成德軍以正議大夫致仕元祐初文彥博薦爲戶部侍郎不拜卒年八十一

張頡字仲舉其先金陵人徙鼎州桃源第進士調江陵推官歲旱饑朝廷遣使安撫頡條獻十事活數萬人知益陽縣縣接梅山溪峒多蠻獠出沒頡按禁地約束召猛人耕墾上其事不報累遷開封府判官提點江西刑獄廣東轉運使熙寧中章惇取南江地建

沅懿等州克梅山與楊光偕爲敵頡居憂於鼎移書朝貴言南江殺戮過甚無辜者十八九浮屍蔽江民不食魚者數月惇疾其說欲分功啖之乃言曰頡昔令益陽首建梅山之議今日成功權輿於頡詔賜絹三百匹尋擢江淮制置發運副使改知荆南復徙廣西轉運使時建廣源爲順州將城之頡謂無益朝廷從其議坐粹罵叅軍沈竦罷歸未幾以直集賢院知齊滄二州進直龍圖閣知桂州入覲帝首言卿鄉者論順州不可守信然時有獻言者謂海南黎人陳被蓋五洞酋領異時盛強且爲中國患今請出兵自効

宜有以撫納之命。頡處其事，頡使一介往呼之，出補以牙校喜而去。詔問何賞之薄，對曰：「荒徼蠻蜚，無他覲得是足矣。」尋罷兵海外，訖無事。久之，轉運使馬默劾其經理宜州蠻事失宜，罷職知均州。哲宗立，還故職，知鳳翔、廣州，召爲戶部侍郎。頡所歷以嚴致理而深文狡獪，右司諫蘇轍論其九罪，執政以頡雖無德而才可用，不報。踰年，以寶文閣待制出爲河北都轉運使，徙知瀛州、湖北、溪、峒。朝廷託頡素望，復徙知荆南，至都門暴卒。

盧革，字仲辛，湖州德清人。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

所爲詩，嗟異之。秋貢士，密戒主司勿遺。革聞語，人曰：「以私得薦，吾恥之。」去弗就。後二年，遂首選，至登第。年才十六，慶曆中，知龔州。蠻入寇，桂管騷動，革經畫軍須先事而集，移書安撫使杜杞，請治諸郡城及易長吏之不才者。又言嶺外小郡合四五不當中州一大縣，無城池甲兵之備，將爲賊困，宜度遠近并省之。後儂智高來，九郡相繼不守，皆如革慮。知婺、泉二州，提點廣東刑獄，福建、湖南轉運使，復請外。神宗謂宰相曰：「革廉退，如是宜與嘉郡，遂爲宣州。」以光祿卿致仕。用子秉恩，轉通議大夫，退居于吳。十五年，秉爲發

運使得請歲一歸覲後帥渭乞解官終養帝數賜詔慰勉時以為榮卒年八十二

盧

秉字仲甫未冠有雋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爾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堂賞味其言曰吾子必為佳器中進士甲科調吉州推官青州掌書記知開封府倉曹參軍浮湛州縣二十年人無知者王安石得其壁間詩識其靜退方置條例司預選中奉使淮浙治鹽法與薛向究索利病出本錢業鬻海之民戒不得私鬻還奏遂為定制檢正吏

房公事提點兩浙淮東刑獄顯提舉鹽事持法苛嚴

追有連保罪及妻孥一歲中犯者以千萬數進制置

發運副使東南饑詔損上供米價以糴秉言價雖賤

貧者終艱得錢請但償糴本而以其餘振贍是歲上

計神宗問曰聞滁和民捕蝗充食有諸對曰有之民

饑甚殍死相枕籍帝惻然曰前此獨趙抃為朕言之

耳先是發運使多獻餘羨以希恩寵秉言職在董督

六路財賦以時上之安得羨今稱羨者率正數也請

自是罷獻獨以七十萬緡償三司逋加集賢殿脩撰

知渭州五路大出西討唯涇原有功進寶文閣待制

夏境胡盧川距塞二百里恃險遠不設備秉遣將姚麟彭孫襲擊之俘斬萬計遷龍圖閣直學士夏酋仁多嵬丁舉國入寇犯熙河定西城秉治兵瓦亭分兩將駐靜邊砦指夏人來路曰吾遲明坐待捷報矣及明果至見宋師驚曰天降也縱擊之皆奔潰或言嵬丁已死有識其衣服者諸將請以聞秉曰幕府上功患不實吾敢以疑似成欺乎他日物色之嵬丁果死詔褒賜服馬金幣且使上所獲器甲秉守邊久表父革年老乞歸移知湖州行三驛復詔還渭慰藉優渥革聞亦以義止其議已而革疾亟乃得歸元祐中知

荆南劉安世論其行鹽法虐民降待制提舉洞霄宮卒

論曰宋室之人才亦盛矣青苗法始行滿朝耆壽故臣法家拂士引古今通誼盡力爭之而不能止往往多自引去及數年之後憲令既成天下亦莫如之何已而出守遠郡尚能懇懇爲民有言舜俞京蒙俱以區區一縣令力抗部使者視棄其官如弊屣類非畏威懷祿者能之師孟活饑羸興水利植姦誅惡所歷可稱逮使契丹正坐席禮毅然不少屈時中止林廣縱兵追蠻深達兵家之變贊居諫省舉劾無所避允

有直臣之風。建中雅量，卻敵辭嚴，氣正尤為奇偉。雖有才而深文，狡獪豈其天性。然革始終，庶退秉不。免於阿狗時，好行鹽法以虐民。父子之習相遠哉。

先列傳卷九十一 三百五十二 包

列傳卷第九十一

宋史三百三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樞密副使、監國軍器監、知書省、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修

滕元發

李師中

陸誥

子師閔

趙高

孫路

游師雄

穆衍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為名。而字達道。東陽人。將生之夕，母夢虎行月中，墮其室。性豪雋，慷慨不拘小節。九歲能賦詩。范仲淹見而奇之，舉進士廷試第三。用聲韻不中程，罷。再舉，復第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孫沔守杭，見而異之，曰：「奇才也。」

後當為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略召試為集賢校理
開封府推官鹽鐵戶部判官同脩起居注英宗書其
姓名藏禁中未及用神宗即位召問治亂之道對曰
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
也神宗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辟之
草木網繆和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
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神宗以為名言太息
久之進知制誥知諫院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
班為跋扈神宗以問元發元發曰宰相固有罪然以
為跋扈則臣以為欺天陷人矣拜御史中丞神諤擅

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夏
人誘殺將官楊定元發上疏極言諒祚已納款不當
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為內憂又中書樞密制
邊事多不合中書嘗戰功而樞密降約束樞密詰備
堡而中書降褒詔元發言戰守大事也而異同如是
願敕二府必同而後下宰相以其子判鼓院諫官謂
不可神宗口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元發曰人有
訴宰相使其子達之可乎神宗悟為罷之京師郡國
地震元發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知秦州
神宗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館伴契丹使楊興公

開懷與之語興公感動將去泣之而別河北地大震
命元發為安撫使時城舍多圯吏民懼壓皆幄寢爰
舍元發獨處屋下曰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瘞死
食饑除田租脩隄障察會殘督盜賊北道遂安除翰
林學士知開封府民王穎有金為隣婦所隱閱數尹
不獲直穎憤而致偃扶杖訴于庭元發一問得實反
其金穎提杖仰謝失偃所在夏國主秉常被篡元發
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
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為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
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立一賢

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
也神宗竒其策然不果用元發在神宗前論事如家
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神宗知其誠蓋事無巨
細人無親疎輒皆問之元發隨事解答不少嫌隱王
安石方立新法天下詢詢然元發有言神宗信之也
因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鄆州徙定州初入郡言
新法之害且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既為郡乃親
見之歲旱求言又疏奏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
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三年以來所行有不便者悉罷
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皆不聽歷青州應天府齊

鄧二州會婦黨李逢為逆或因以擠之黜為池州未
行改安州流落且十歲猶以前過貶居筠州或以為
復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
何憂哉遂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
何罪毀言日聞神宗覽之惻然即以為湖州哲宗登
位徙蘇揚二州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學生食
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元發曰學無食而
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絕其訟時淮南
京東饑元發慮流民且至將蒸為癘疫先度城外廢
營地召論富室使出力為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

井竈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萬徙真定又徙
太原元發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帥河東十二
將其八以備西邊分半番休元發至之八月邊遽來
告請八將皆防秋元發曰夏若併兵犯我雖八將不
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平遣更休防將懼扣閣門爭
之元發指其頸曰吾已舍此矣頭可斬兵不可出是
歲塞上無風塵警詔以四砦賜夏人葭蘆在河東元
發請先畫境而後棄且曰取城易棄城難命部將訾
虎領兵護邊夏不敢近夏既得砦又欲以綏德城為
說畫境出二十里外元發曰是一舉而失百里必不

可九上章爭之以老力求淮南乃為龍圖閣學士復知揚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章敏
李思中字誠之楚丘人年十五上封事言時政父締為涇原都監夏人十餘萬犯鎮戎締帥兵出戰而帥司所遣別將郭志高逗遛不進諸將以衆寡不敵不敢復出締坐責降師中詣宰相辯父無罪時呂夷簡為相詰問不屈夷簡怒以為非布衣所宜言對曰師中所言父事也由是知無舉進士鄜延龐籍辟知洛川縣民有罪妨其農時者必遣歸令農隙自詣吏令

當下者榜于民或召父老諭之租稅皆先期而集民負官茶直十萬緡追繫甚衆師中為脫桎梏語之曰公錢無不償之理寬與汝期可乎皆感泣聽命乃令鄉置一匱籍其名許日輸所負一錢以上輒投之書簿而去比終歲逋者盡足官移諸郡粟於邊已而反之盛冬大雪勞且費至賤售予無并家師中令過縣願輸者聽躬坐庾門執契以湏數日得萬斛使下其法於他縣嘗出鄉亭見戎人雜耕皆兵與時入中國人藉其力往往結為婚姻久而不歸師中言若輩不可雜處言之經略使并索旁郡者徙諸絕塞龐籍為

樞密副使薦其才召對轉太子中允知敷政縣權主管經略司文字夏人以歲賜緩移邊曰願勿逾歲暮詔吏報許師中更牒曰如故事樞密院劾為擅改制書師中曰所改者郡牒耳非制也朝廷是之薄其過提點廣西刑獄桂州靈渠故通漕歲久石窒舟滯師中即焚石鑿而通之邕管有馬軍五百馬不能夏多死師中謂地皆險阻無所事騎奏罷之士人補攝官銓授無法權在吏悉記其名使待除于家初邕州蕭注宜州張師正謀啓邊釁注欲以所管蠻峒酋豪往討交趾云不用朝廷兵食詔下經略使蕭固轉運使

宋咸二人為注所餌合詞稱便而師中至詔以注奏付之師中邀注來難之曰君以酋豪伐交趾能保必勝乎曰不能師中曰既不能保必勝脫有敗衄奈何注知不可遂罷議會蠻徭申紹泰入追亡者害巡檢宋士堯注又張皇為駭奏仁宗為之肝食師中言無足憂因劾注邀功生事掎斂失衆心卒致將率敗覆按法當斬於是注責泰州安置并按固咸皆坐貶師中攝帥事交趾耀兵於邊聲言將入寇師中方宴客飲酒自若草六榜揭境上披以其情得不敢動即日貢方物紹泰懼委巢穴遁去儂智高子宗旦保火峒

衆無所屬前將規討以幸賞遂固守師中檄諭禍福立率其族以地降邊人化其德多畫象立祠以事稱為桂州李大夫不敢名還知濟交二州濟水堙塞久師中訪故道自交城西南啓鑿之功未半而去遷直史館知鳳翔府種諤取綏州師中言西夏方入貢叛狀未明恐彼得以藉口徒啓其釁端也鄜延路覘知西夏駐兵綏銀州檄諸路當牽制師中疏論牽制之害時諸將皆請行師中曰不出兵罪獨在帥非諸將憂也旣而此舉卒罷熙寧初拜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西人入寇以帥中知秦州詔賜以班超傳師

中亦以持重總大體自處前此多屯重兵於境寇至則戰嬰其銳鋒而內無以遏其入帥中簡善守者列塞上而使善戰者中居令諸城曰即寇至堅壁固守須其去出戰士尾襲之約束旣熟常以取勝王韶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脅武勝軍撫納洮河諸部下帥中議遂言今脩築必廣發兵大張聲勢及令蕃部納土招弓箭手悉西蕃及洮河武勝軍部族生疑今不若先招撫青唐武勝及洮河諸族則西蕃族必乞脩城砦因其所欲量發兵築城堡以示斷絕夏人鈔略之患部人必歸心唐於西域每得地則建為州其

後皆陷失以清水為界大抵根本之計未實腹心之患未除而勤遠略貪上地者未有不如此者詔師中罷帥事詔又請置市場募人耕緣邊曠土師中奏阻其謀王安石方主韶坐以奏報反覆罪削職知舒州徙洪登齊復待制知瀛州又乞召司馬光蘇軾等置左右師中言時政得失又自稱薦曰天生微臣蓋為聖世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呂惠卿敷其語以為罔上遂貶和州團練副使安置還右司郎中卒年六十六師中始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叅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鄞縣王安石者

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其志尚甚高每進見多陳天人之際君臣大節請以進賢退不肖為宰相考課法在官不貴威罰務以信服人至明而恕去之日民擁道遮泣馬不得行杜衍范仲淹富弼皆薦其有王佐才然好為大言以故不容于時而屢黜氣未嘗少衰

陸誥字介夫餘杭人進士起家簽書北京判官貝州亂給事不貳興賊平又條治其獄無濫者加集賢校理通判秦州范祥城古渭誥主餽餉具言非中國所恃而勞師屯戍且生事既而諸羌果怒爭塞下大擾

經二歲乃定判太常禮院吏部南曹提點開封縣鎮
咸平龍騎軍皆故群盜牢廩不時得毆泣給官還營
不自安大校柴元煽使亂詔詵往視許元以不死命
取始禍者自贖衆皆帖然提點陝西刑獄時鑄錢法
壞議者欲變大錢當一詵言民間素重小銅錢而賤
大鐵錢他日以一當三猶輕之今減令均直大錢必
廢請以一當二則公私所損亡幾而商賈可以通行
無盜鑄者計其直無贏將必自止從之徙湖南北轉
運使直集英院進集賢殿脩撰知桂州奏言邕去桂
十八驛異時經略使未嘗行飭武備臣願得一往使

群蠻知有大將號令因以聲震南交詔可自儂瑤定
後交人浸驕守帥常姑息詵至部其使者黎順宗東
偃蹇如故態詵紕其禮名問折諭導以所當爲儻伏
而去詵遂至邕州集左右江四十五峒首詣麾下閱
簡工丁五萬補置將吏更鑄印給之軍聲益張交人
滋益恭遣使入貢名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命張田
代之英宗戒以毋得改詵法道除知延州趣入覲帝
勞之曰卿在嶺外施設無不當者鄙延最富敵要今
將何先對曰邊事難以喻度未審陛下欲安靜邪將
威之也帝曰大抵邊陲當安靜昨王素爲朕言惟朝

廷與帥臣意如此。至如諸將無不貪功生事者。卿謂何如。詵曰。素言是也。諒祚寇慶州。以敗還。聲言益發。人騎且出。媿辭復攻。圍大順城。詵謂由積習致然。不稍加折。諫則國威不立。乃留止。請時服使者。及歲賜而移。宥州問故。帝喜曰。固知詵能辦此。諒祚聞之大沮。盤旋不敢入。乃報言。邊吏擅興兵。今誅之矣。朝廷遣何次公持詔書諭告。詵以為未可。明年又乞留賜冬服。及大行。遺留二使。而自以帥牒告之。故諒祚始因詵謝罪。共貢職。銀州監軍鬼名山與其國隙。扣青澗城。士種諤求內附。諤以狀聞。遂欲因取河南地。詵

曰。數萬之衆。納土容可受矣。但以衆是情。偽才可知。且安所置之。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狀。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詵。向言。名山誠能據橫山。以扞敵。我以刺史世封之。便自為守。故為中國之利。今無益我。而輕啓西疊。非計也。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而穆之陰受向指。詭言必可成。神宗意詵不協力。徙知秦鳳。諤遂發兵取綏州。詵欲理諤不稟。節制之狀未及。而徙詵。馳見帝。請棄綏州。而上諤罪。帝愈不懌。罷知晉州。既諤抵罪。向穆之皆坐貶。以詵知真定。改龍圖閣學士。知成都。青苗法出。詵言蜀岷

力耕火種民常不足今省稅科折已重其民輕侈不
爲儲積脫歲儉不能償逋通陷之死地願罷四路使
者詔獨置成都府一路熙寧三年卒年五十九子師
閔

陸

師閔以父任爲官熙寧末李稷提舉成都路茶場辟
幹當公事不三年提舉本路常平遂居稷職在蜀茶
額三十萬稷旣增而五之師閔又衍爲百萬稷死師
閔訟其前功乞賜之土田詔賜稷十頃進師閔都大
提舉成都永興路權茶位視轉運使又兼買馬監牧
事權震灼建請無不遂志所行職事他司莫預聞茶

禍旣被於秦蜀又欲延荆楚兩河神宗不許元祐初
用御史中丞劉摯言遣黃廉入蜀訪察右司諫蘇轍
論其六害謂李稷引師閔其事增額置場以金銀貨
拘民間物折博賤取而貴出之其害過於市易自法
始行至今四變利益深民益困立法之虐未有甚於
此者廉奏至如轍所陳乃貶師閔主管東嶽廟久之
起知蘄州會復置常平官李清臣在中書即以師閔
使河北尋加直秘閣復頌秦蜀茶事於是一切如初
又使掾屬詣闕奏券馬事安壽韓忠彥議頗異獨曾
布以爲然曰但行之一年而以較綱馬利害即可見

矣師閔遂請令蕃漢商人願持馬受券者於蜀秦兩路印驗價給之而請直於太僕若此券盛行則買馬場可罷既用其策明年太僕會網馬之籍死者至什二而券馬所損纔百分一詔獎之賜以金帛改陝西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知秦州諸道方進築被爵賞師閔在秦無所事怏怏不釋曾布議使督本部兵赴熙河共攻師閔承命踴躍集兵四萬以待而章惇陰諷熙帥鍾傳先出塞敕師閔聽傳節制築淺井又築亂羅皆不成而還傳更檄會兵于鎮耳關未至復卻秦鳳之師再出再返勞且弊言者乞加責不聽旋進

寶文閣待制召爲戶部侍郎未及拜坐秦州詐增首虜事落職知鄆未幾還之歷河南永興軍延安府卒趙高字公才邛州依政人第進士爲汾州司法叅軍郭逵宣撫陝西辟掌機宜文字种諤擅納綏州降人數萬朝廷以其生事議誅諤反故地歸降人以解仇釋兵高上疏曰諤無名與舉死有餘責若將改而還之彼能聽順而亡絕約之心乎不若諭以彼衆餓莩投死中國邊臣雖擅納實無所利特以往年俘我蘇立景詢輩爾可遣詢等來與降人交歸各遵紀律而疆場寧矣如其蔽而不遣則我留橫山之衆未爲失

也又徙達帥廊延爲達移書執政請存綏州以張兵勢先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砦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若棄綏不守則無以安新附之衆援种世衡招蕃兵部敵屯青澗城故事朝廷從之活降人數萬爲東路捍蔽熙寧初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旣而以李崇貴韓道喜來獻且請和朝廷欲官其任事之酋鐫歲賜以爲俸給因使納塞門安遠二砦而還綏州尚言綏實形勢之地宜增廣邊障乃無窮之利若得綏以觀其變計之得也神宗召問狀對曰綏之存亡皆不免用兵降二萬人入吾肝脾豐隙已深不可

可亡備神宗然之除集賢校理夏人犯環慶後復來賀正高請邊吏離其心腹因以招橫山之衆此不戰而屈人兵也遷提點陝西刑獄韓絳宣撫陝西河東兵西討高爲絳言大兵過山界皆砂磧之善水草又亡險隘可以控扼今切危之若乘兵威招誘山界人戶處之生地當先經畫山界控扼之地然後招降不爾勞師遠攻未見其利絳欲取橫山納种諤之策遂城囉兀以高權宣撫判官諤趣河東兵會銀川規以後期斬將高白絳令諤自往中路迎東兵諤懼違節制乃不敢逞加直龍圖閣知延州夏人屢欲款塞每

以虛聲搖邊詔問方略高審計形勢為破敵之策以獻遣裨將曲珍李真以兵千人分巡東西路夏人方以四萬衆自間道欲取綏道遇珍皇駭亟戰真繼至夏衆敗走夏自矢綏意未能已高揣知其情奏言夏使請和必欲畫綏界願聽本路經略司分畫歲賜則俟通和之日復焉明年遂用高策以綏為綏德城初鄜延地皆荒瘠占田者不出租賦倚為藩蔽寶元用兵後凋耗殆盡其曠土為諸酋所有高因招問曰往時汝族戶若干今皆安在對大兵之後死亡流散其所存止此高曰其他存乎酋無以對高曰聽汝自募

丁家使占田充兵若何吾所得者人爾田則吾不問也諸酋皆感服歸募悉補亡籍又檢括境內公私閒田得七千五百餘頃募騎兵萬七千高以異時蕃兵提空簿漫不可攷因議涅其手屬歲饑高令蕃兵願刺手者貸常平穀一斛於是人人願刺因訓練以時精銳過於正兵神宗聞而嘉之擢天章閣待制交趾叛詔為安南行營經略招討使總九將軍討之以中官李憲為貳高與議不合請罷憲神宗問可代者高以郭達老邊事願為裨贊於是以達為宣撫使高副之達至輒與高異高欲乘兵形未動先撫輯兩江峒

丁擇壯勇啖以利使招徠携貳隳其腹心然後以大兵繼之達不聽高又欲使人齎敕榜入賊中招納又不聽遂令燕達先破廣源復還永平高以為廣源間道距交州十二驛趣利掩擊出其不意川途並進三踞致討勢必分潰固爭不能得賊乘緩遂據江列戰艦數百艘官軍不能濟高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其艦被擊皆廢徐以罷卒致賊設伏擊之斬首數千級馘其渠酋遂皆降達忤於玩寇乃移疾先達既坐貶高亦以不即平賊降為直龍圖閣知桂州後復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時西師大舉五路並進

以高為河東轉運使領降卒赴邠延餉種諤軍諤抵罪高又坐餽輓不給黜知相州既而鐫職知淮陽軍居數月盡復故職知慶州羌唃各昌詭稱送幣將入寇高知蕃主白信可使信適以罪係獄破械出之告以其故約期日使往果縛取以歸明年夏人欲襲取新壘大治攻城高具上撓夏計及夏侵蘭州高遣曲珍將兵直抵鹽齋俘馘千驅孳畜五千其酋拽厥嵬名宿兵於賀蘭原時出攻邊高遣將李照甫蕃官歸仁各將兵三千左右分擊耿端彥兵四千趨賀蘭原戒端彥曰賀蘭險要過嶺則砂磧也使敵入平夏無

繇破之又選三蕃官各輕兵五百取間道出敵砦後
邀其歸路端彥與戰賀羅平敵敗果趨平夏千兵伏
候敵駭潰斬馘甚衆生擒鬼名斬首領六獲戰馬七
百牛羊老幼三萬餘遷龍圖閣直學士復帥延安元
祐初梁乙埋數擾邊高知夏將入侵檄西路將劉安
李儀曰夏即犯塞門汝往以輕兵搆其腹心後果來
犯安等襲洪州俘斬其衆夏遂入貢既而以重兵壓
境諸將亟請益戍兵為備高徐諭之曰第謹斥堠整
戈甲無為寇先戍兵不可益也因遣人詰夏夏兵遂
去遷樞密直學士乙埋終不悛使間以善意問乙埋

何苦與漢為仇必欲寇第數來恐汝所得不能償所
亡洪州是也能改之吾善遇汝遺之戰袍錦綵自是
乙埋不復窺塞高乃縱問國中殺而殺之五年拜端
明殿學士遷大中大夫夏遣使以地界為請朝廷許
還葭蘆米脂浮屠安疆四砦以高領分畫之議夏既
得四砦猶未有恭順意未幾復犯涇原會高卒年六
十五贈右光祿大夫紹聖四年以高與元祐棄地議
係其名于黨籍

孫路字正甫開封人進士及第元豐中為司農丞第
潤甫薦為御史召對其言不合新政神宗語輔臣以

為不可用下選主簿踞鞅不釋求通判河州徙蘭州夏人入寇論扞禦功進五階除陝西轉運判官元祐初為吏部禮部員外郎侍講徐王府司馬光將棄河湟邢恕謂光曰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孫路在彼四年其行止足信可問也光亟召問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辟土百八十里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指以予敵一道危矣光幡然曰賴以訪君不然幾誤國事議遂止遷右司郎中以直龍圖閣知慶州章惇柄國復議取棄地時諸道相視未進路聲言脩

舊壘載器甲樓鹵頓大順城下夜半趨安疆遲明據之六日而城完加寶文閣待制遂築興平橫山進龍圖閣直學士徙知熙州涇原城西安詔出師牽制其勢路即將眾臨會州遂建取青唐之策大將王愍王瞻擣邈川瞻先至下之愍與爭功路右愍屬以兵瞻有請輒弗應瞻訴諸朝召拜路兵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成都未行坐他事削職知興國軍徽宗立歷太原河南永興軍河中府卒

游師雄字景叔京兆武功人學於張載第進士為儀州司戶參軍遷德順軍判官鄜延將劉瑄與主帥議

戰守策欲自延安入安定黑水師雄以地薄賊境懼有伏請由他道既而謀者言夏伏精騎於黑水傍瑄謝曰微君言吾不返矣趙高帥延安辟爲屬時夏人擾邊戍兵在別堡龍安以北諸城兵力咸弱高患之師雄請發義勇以守多聚石城上待其至夏人知有備不敢入但襲荒堆三泉而還歲饑行諸壘振貸計口賦糧人無殍亡連石瑩甲深溝繕城邊備益固元祐初爲宗正寺主簿執政將棄四砦訪於師雄師雄曰此先帝所立以控制夏人者也若何棄之不惟示中國之怯將起敵人無厭之求儻瀘戎荆粵視以爲

請亦將與之乎萬一燕人遣一乘之使來求關南十縣爲之柰何不聽因著分疆錄遷軍器監丞吐蕃寇邊其酋鬼章青宜結衆間脅屬羌構夏人爲亂謀分據熙河朝廷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詔師雄行聽便宜從事既至謀知夏人聚兵天都山前鋒屯通遠境吐蕃將攻河州師雄欲先發以制之請於帥劉舜卿舜卿曰彼衆我寡柰何師雄曰在謀不在衆脫事不濟甘受首戮議三日乃定遂分兵爲二姚兕將而左种誼將而右兕破六逋宗城斬首千五百級攻講朱城斷黃河飛梁青唐十萬衆不得度誼破洮州擒鬼

章及大首領九人斬首千七百級捷書聞百僚表賀遣使告永隆陵將厚賞師雄言者猶以為邀功生事止遣一官為陝西轉運判官提點秦鳳路刑獄夏人侵涇原復入無河師雄言蘭州距賊一舍通遠不百里非有重山峻嶺之阻宜於定西通渭之間建安邊納迷結珠三柵及護耕七聖以固藩籬此無窮之利也詔付范育皆如初議入拜祠部員外郎加集賢校理為陝西轉運使內地移粟於邊民以輦儲為病師雄言往者邊土不耕仰給於內今積粟已多軍食自足宜令內地量轉輸致之直以免大費報可召詣闕

哲宗勞之曰洮州之後可謂雋功但恨賞太薄耳對曰皆上稟廟筭臣何力之有焉唯當時將士勲勞未錄此為欠也因陳其本末拜衛尉少卿哲宗數訪邊防利病師雄具慶曆以來邊臣施置之臧否朝廷謀議之得失及方今禦敵之要凡六十事名曰紹聖安邊策上之出知邠州改河中府進直龍圖閣知秦州未至詔攝熙州以夏人擾邊詔使者與熙帥秦帥共謀之使者銳於討擊師雄謂進築城壘以自蔽席卷之師未應深入也上章爭之不報既而使者知攻取之難卒用師雄策自復洮州之後干闥太食佛林邈

黎諸國皆懼悉遣使入貢朝廷令熙河限其二歲一
進師雄曰如此非所以來遠人也未幾還秦徙知陝
州卒年六十師雄慷慨豪邁有志事功議者以用不
盡其材為恨

穆衍字昌叔河內人徙河中第進士調華池令民牛
為仇家斲舌而不知何人訟于縣衍命殺之明日仇
以私殺告衍曰斲牛舌者乃汝耶訊之具服後知淳
化耀之屬縣衍從韓絳宣撫陝西遇慶卒潰亂衍念
毋在耀亟詣歸信宿走七驛比至慶卒嘗成華池知
衍名不敢近時諸郡捕賊兵糧糶無以給遂擅發常

此何足為
乃用此為
奪取即

平倉且懼得罪衍曰饑之不恤則吾兵將為慶卒矣
衍考課為一路最元豐中种諤西征參其軍事諤第
賞以死事為下衍曰此非所以勸忠也力爭之諤還
入塞詔往靈武援渭慶兩軍將行衍曰吾兵隋歸未
及解甲安能犯不測於千里外哉諤乃止同幕畏罪
陽謝衍曰師不再舉君之力也衍識其意曰全萬眾
之命以一身塞責衍無憾焉元祐初大臣議棄熙蘭
衍與孫路論疆事以為蘭棄則熙危熙棄則關中震
唐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言及京都今二百餘
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前

悔將無及矣議遂止改陝西轉運判官金部戶部員外郎熙河分畫未決詔衍視之還言質孤勝如據兩川夷田實彼我必爭之地自西關失利遂廢不守請界二壘之間城李諾平以控要害及他城堡皆起亭障以通涇原明年遂城李諾名曰定遠三遷左司郎中紹聖初以直秘閣為陝西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知慶州徙延安又徙秦州未行而卒年六十三敕河中官庀其葬後追錄不棄蘭州議官其一子

論曰自熙寧至於紹聖四方之事多矣夏人乍服乍叛其地或予或奪廟堂之上論靡有定相為短長元發師中輩七人一時謀謨蓋可考也元發論君子小人言簡而畫足動人主而神宗惑安石之言竟弗之悟師中豫識安石於郵令以為目肖王敦將亂天下蓋又先於呂誨矣詭能鎮撫西夏又能靖交趾之難誠有禦邊之才其子師閔為時寵利無足取者趙高徂於西陲之勝取敗南裔後獲寇名庶足自贖朝臣議盡河湟孫路以一言止之使司馬光自悔幾於誤國及取青唐下邈川可驗其能然右王愍而困王瞻非文符之器也師雄之禽鬼章復洮州以致諸國入貢於之諸將莫功獨為雋偉衍為政得民心既去

而亂兵不悉驚其母德之足以感人有如是夫

列傳卷第九十一

列傳卷第九十二

宋史三百三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事兼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楊佐

李允

從先

沈立

張揆

張燾

俞充

劉瑾

閻詢

葛宮

子思書

張田

榮諲

李載

姚渙

朱景

子光庭

李琮

朱壽隆

盧士宏

單煦

楊仲元

余良肱

潘夙

楊佐字公儀本唐靖恭諸楊後至佐家于宣及進士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九十二

一

監生陶濟正刊

第為陵州推官州有鹽井深五十丈皆石也底用栢木為榦上出井口垂縷而下方能及水歲久榦摧敗欲易之而陰氣騰上入者輒死惟天有雨則氣隨以下稍能施工晴則亟止佐教工人以木盤貯水穴竅灑之如雨滴然謂之雨盤如是累月井榦一新利復其舊累遷河陰發運判官榦當河渠司皇祐中汴水殺溢不常漕舟不能屬佐度地鑿瀆以通河流於是置都水監命佐以鹽鐵判官同判京城地勢南下夏秋則苦霖潦佐開永通河疏溝澮出野外自是水患息議治孟陽河議者謂不便佐言國初歲轉京

東粟數十萬今所致亡幾儻不濬復舊跡後將廢矣乃從其策出為江淮發運使孟陽之役調民七八千夷丘墓百數怨聲盈塞詔開封鞫治官吏獨捨佐不問糾察刑獄劉敞請加貶黜不聽召為鹽鐵副使拜天章閣待制復判都水知審官院權發遣開封府嘗使契丹虜饋以方物書獨稱名英宗升遐奉遺留物再往使卒于道年六十一詔護喪歸賻以黃金恤其家

李允字子西許州臨潁人登進士第由屯田員外郎為殿中侍御史按齊州叛卒獄成有欲夜篡囚者允

以便宜斬之人服其略張堯佐判河陽允言堯佐素無行能不宜以戚里故用改同知諫院狄青宣撫廣西入內都知任守忠為副允言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非計仁宗為罷守忠太常新樂成王拱辰以為十二鐘磬一以黃鐘為律與古異胡瑗及阮逸亦言聲不能諧詔近臣集議久而不決允言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詎容輕議願參新舊但取諧和近雅者合而用之進侍御史知雜事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轉運使制祿與郡守殊時有用彈劾奪節及老疾請郡者一切得仍奉稍允言非所以勸沮乃詔

悉依所居官格允在言職十年凡所論諫不自表襮故鮮傳世出知杭州帝書安民二字以寵徙越州加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南人謂自劉氏納土後獨允著清節還知河陽帝又寵以詩徙鄧州富人榜僕死係頸投井中而以縊為解允曰既赴井復自縊有是理乎必吏受賕教之爾訊之果然允歷守名郡為政簡嚴老益精明自鄧歸泊然無仕宦意對便殿力丐退英宗命無拜以為集賢院學士判西京御史臺積官尚書右丞轉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六謚曰莊從弟先

書
治傷死乃

先字淵宗起進士為虔州觀察推官攝吉州永新令
兩州俗尚訟先為辨枉直皆得其平知信州南安軍
撫楚州歷利梓江東淮南轉運使壽春民陳氏施僧
田其後貧弱往丐食僧所而僧逐之取僧園中筍遂
執以為盜先詰其由奪田之半以還之所至治官如
家人目以俚語在信為錯安頭謂其無貌而有材也
在楚為照天燭稱其明也楚有民迫於輸賦殺牛鬻
之里胥白于官先愍焉但令與校通判孫龍舒以為
徒刑毀其按明日龍舒來先引囚曰汝罪應杖以通
判貸汝矣遣之出積官至祕書監致仕兄父尚無恙

事之彌篤以子叙封得太中大夫閑居一紀卒年八
十三子庭玉年六十即棄官歸養人賢其家法云
沈立字立之歷陽人舉進士簽書益州判官提舉商
胡埽采撫大河事迹古今利病為書曰河防通議治
河者悉守為法遷兩浙轉運使蘇湖水民艱食縣戒
強豪民發粟以振立亟命還之而勸使自稱貸須歲
稔官為責償茶禁害民山場權場多在部內歲抵罪
者輒數萬而官僅得錢四萬立著茶法要覽乞行通
商法三司使張方平上其議後罷權法如所請立召
為戶部判官奉使契丹遣行冊禮欲令從其國服不

則見於門立折之曰往年北使講見儀未嘗令北使
易冠服况門見耶契丹愧而止遷京西北轉運使都
水方興六塔河召與議立請止脩五股等河及漳河
分殺水勢以省役從之加集賢脩撰知滄州進右諫
議大夫判都水監出為江淮發運使居職辨治加賜
金數詔嘉之知越州杭州審官西院江寧府初立在
蜀悉以公粟傳書積卷數萬神宗問所藏立上其目
及所著名山水記三百卷徙宣州提舉崇禧觀卒年
七十二

張揆字文裕齊州歷城人父蘊咸平初監淄州兵契

冊入寇游騎至淄青間州人將棄城蘊拔刀遮止於
門力治守備游騎為之引去郡守媿始謀掠為已功
及陷以罪蘊受而不校揆幼篤孝蘊病剖股肉以療
舉進士知益都縣當督賦租置里胥弗用而民皆以
時入石介獻息民論請以益都為天下法丁內艱時
隆寒徒跣舉柩叩首流血與兄揆廬墓左明道中京
東饑盜起以御史中丞范諷薦知萊州掖縣民訴旱
于州拒之揆自為奏聞詔除登萊稅通判永興軍為
集賢校理四遷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宦者閹
士良為鈐轄多撓帥權用危法中軍校揆直之而劾

士良英宗登極朝廷使來告士良辭疾居家宴客自若奏抵其罪入判太常司農寺累官戶部侍郎致仕熙寧七年卒年八十拔忠篤誠愨既老益康寧少從劉潛李冠游及其死率里人塋之置田贍其孥事揆如父理家必諮而行為鄉黨矜式

張燾字景元樞密直學士奎之子也舉進士通判軍州州卒謀亂期有日燾得告者徐詣營取首惡寘諸法知沂濰二州沂產布濰產絹而有司科賦相反燾始革之濰多圭田率計畝徵絹而蠲河役燾不肯踵例廢法還其役入損於舊五之四且命吏曰吾知守

已而已無妨後人汝勿著為式提點河北刑獄攝領澶州七日而商胡決燾拯溺拯飢所全活者十餘萬猶坐免數年復提點河東陝西京西刑獄為鹽鐵判官淮南轉運使江淮發運副使泗州水城且壞燾悉力營護詔寵其勞入為戶部副使京師賦趨於酒人有常籍毋問售不售或厯產以償燾請罷歲額嚴禁令隨所用麴多寡以售自是課增溢官脩睦親宅議取民居燾言芳林園有餘地宗室足自處無庸起民居從之孝嚴殿成請圖乾興以來文武大臣像於壁遷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蒲津浮橋壞鉄牛皆

沒水中燾以策列巨木於岸以爲衡絕石其秒挽出之橋復其初保安二土豪善騎射為邊人所憚故縱善馬誘使取之而彊以漢法燾按得其狀俱以隸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蜀人苦多盜燾嚴保伍使不得隱而申其捕限南蠻寇黎雅討走之罷磨刀崖戍卒改知瀛州母喪服闋故事起執政以詔近臣以堂帖神宗特命賜詔判太常寺知鄧許二州復判太常知通進銀臺司提舉崇福宮由給事中易通議大夫元年七十燾才智敏給常從范仲淹使河東至汾州民遮道數百趨訴仲淹以付燾方與密契局未

終處決已竟英宗時三司前奏事帝詰鑄錢本末皆不能對燾悉論無隱帝是之顧左右識其姓名後欲以爲觀察使守邊曰卿家世事也燾對曰臣叔父充有大才臣愚不可繼遂止

俞充字公達明州鄞人登進士第熙寧中爲都水丞提舉沿汴淤泥既田爲上腴者八萬頃檢正中書戶房加集賢校理淮南轉運副使遷成都路轉運使茂州羌寇邊充上十策禦戎神宗遣內侍王中正司經制建三堡復永康爲軍因詐殺羌衆以爲中正功與深相結至出妻拜之中正還闕舉充可任召判都水

監進直史館中書都檢正御史彭汝礪論其媚事中
正命遂寢河決曹村充往救護還陳河防十餘事槩
論水衡之政不修因循苟且浸以成習方曹村決時
兵之在役者僅十餘人有司自取敗事恐未可以罪
歲也加集賢殿修撰提舉市易歲登課百四十萬故
事當賜錢充曰奏課職也願自今罷賜詔聽之擢天
章閣待制知慶州慶陽兵驕小繩治輒肆悖充嚴約
東斬妄言者五人於軍門聞有病苦則巡撫勞餉死
不能舉者出私財以周其喪以故莫不畏威而懷惠
涇州田與夏境犬牙交錯每獲必遭掠多棄弗理充

檄所部復以時耕植募家族山夷叛舉戶亡入西者
且三百充遣將張守約耀兵塞上夏人亟反之充之
帥邊實王珪薦欲以過司馬光之入充亦知帝有用
兵意屢倡請西征後言夏酋秉常爲母梁所戕或云
雖存而囚不得與國政其母宣淫凶恣國人怨嗟寔
爲興師問罪之秋也秉常亡將有桀黠者起必爲吾
患今師出有名天亡其國度如破竹之易願得乘傳
入覲面陳攻討之略詔令掾屬入議未及行充暴卒
年四十九

劉瑾字元忠吉州人沆之子也第進士爲館閣被勘

沉亡得褒贈知制誥張環草詞語涉譏貶瑾泣涕不能食闔門衰絰邀宰相自言朝廷爲改書命黜還爲州瑾亦坐衰服入公門罷職沒喪不就官丐守墳墓王素爲請以伸孝子之志詔復職遷集校理通判睦州爲淮南轉運副使召修起居注加史館修撰河北轉運使拜天章閣待制知瀛州坐與世居通問徙明州未行改鎮廣州與樞密院論戍兵不合改虔州擢都監楊從先奉旨募兵不至擅遣其子懋糾諸縣巡檢兵集郡下瑾怒責之遽發悖謬語懋訴瑾於朝遂廢於家踰年復待制知江州歷福州秦州成德軍卒瑾素有操尚所泣以能稱然御下苛嚴少縱舍好面折人短以故多致訾怨

閻詢字議道鳳翔天興人少時以學問著聞擢進士第又中書判拔萃科累遷秘書丞爲監察御史裏行詔治王素獄坐有姻嫌不以聞降監河陽酒稅累遷爲鹽鐵判官使契丹詢頗諳北方疆理時契丹在靴淀迂者王惠導詢由松亭往詢曰此松亭路也胡不徑葱嶺而迂枉若是豈非夸大國地廣以相欺耶惠慚不能對加直龍圖閣知梓州徙河東轉運使言三路土兵疲老者聽其族以強壯者代從之進集賢殿

脩撰知河中府大河漲壞浮橋詢易爲長橋拜天章閣待制知廣州不卽赴罷職知商州神宗轉右諫議大夫改邠同二州提舉上清太平宮卒年七十九葛官字公雅江陰人舉進士授中正軍堂書記善屬文上太平雅頌十篇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進兩階又獻寶符閣頌爲楊億所稱知南充縣東川饑民艱食部使者檄守資昌兩州以惠政聞知南劔州土豪彭孫聚黨數百憑依山澤爲盜出害吏民不可捕官遣沙縣尉許抗諭降之並溪山多產銅銀吏挾姦罔利課歲不登官一變其法歲羨餘六百萬三司使聞

葛官

於朝論當賞官曰天地所產吾顧盜之又可爲功乎卒不言徙知滁秀二州秀介江湖間吏爲關涇潰上以征往來間有昏葬趨期者多不克官命悉毀之積官祕書監太子賓客治平中轉工部侍郎熙寧五年卒年八十一官性敦厚恤錄宗黨撫孤嫠賴以存者甚衆官弟密亦以進士爲光州推官豪民李新殺人嫁其罪於邑民葛華且用華之子爲證獄具密得其情出之法當賞密曰州使勿言仕至太常博士天性恬靖年五十忽上章致仕姻黨交止之笑曰俟罪疾老死不已而休官者安得有餘裕哉卽退居號草堂

逸老年八十四乃終平生爲詩慕李商隱有西崑高
致子書思踵登第調建德主簿時密已老欲迎以之
官密難之書思曰曾子不肯一日去親側豈以五斗
移素志哉遂投劾歸養十年餘近臣表其志行以爲
泗州教授弗就密不得已許以他日偕行始乞監新
市鎮居父喪哀毀骨立盛暑不釋苴麻終禫不忍去
冢舍累年乃出任歷封丘主簿連水時兄書元爲望
江令同隸淮南監司有捨兄而薦已者移書乞改薦
兄不許則封檄還之其篤行類皆若此仕至朝奉郎
亦告老父子歸休皆不待年卒年七十二特謚曰清

孝子勝仲孫立方皆以學業至侍從世爲儒家勝仲
自有傳

論曰佐立擅水衡之政爲時所稱允居官論諫無所
表襮先克承之揆之孝壽之智瑾之苛嚴詢之辭令
皆著一時自致顯官俞充制軍禁暴足爲能臣而希
時相之意倡請西征使其不死邊陲之禍其可既乎
葛氏自官以下簪纓相繼盛哉

張田字公載澶淵人登進士第知應天府司錄歐陽
修薦其才通判廣信軍夏竦楊懷敏建築增七郡塘
水詔通判集議田曰此非禦敵策也壞良田浸冢墓

民被其害不爲便因奏疏極論調監郢州稅久之通判冀州內侍張宗禮使經郡酣酒自恣守貳無敢白者田發其事詔配西陵洒掃攝度支判官裕享太廟又請自執政下差減賞費唐介論其虧損上恩出知新州俄提點湖南刑獄介與司馬光又狀其傾險改知湖州徙廬州治有善迹移桂州異時蠻使朝貢假道與方伯抗禮田獨坐堂上使引入拜於庭而犒賄加贈土豪劉紀廬豹素爲邊患訖田去不敢肆京師禁兵來戍不習風土往往病於瘴癘田以兵法訓峒丁而奏罷戍或告交趾李日尊兵九萬謀襲特磨道

請將請益兵田曰交趾兵不滿三萬必其國有故張虛聲以嚇我耳謀旣得實果其兄弟內相殘懼邊將乘之也宣州人魏利安負罪亡命西南龍蕃從其使人貢凡十反至是龍以烈來復從之田因其入謁詰責之梟其首欲并斬以烈叩頭流血請命田曰汝罪當死然事幸在新天子卽位赦前汝自從朝廷乞恩乃密請貸其死熙寧初加直龍圖閣知廣州廣舊無外郭民悉野處田始築東城環七里賦功五十萬兩旬而成初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迹知其僞召戒邏者曰今夕有白衣人出入林間者謹捕之如言而

獲城既就東南微陷往視之暴卒年五十四田爲人
伉直自喜好嫚罵氣陵其下故死無哀者然臨政以
清女弟聘馬軍帥王凱欲售珠犀于廣顧曰南海富
諸物但身爲市舶使不欲自汗爾作歛賢堂繪古昔
清刺史像日夕師拜之蘇軾嘗讀其書以侔古廉吏
榮譔字仲思濟州任城人父宗範知信州鉛山縣詔
罷縣募民采銅民散爲盜宗範請復如故真宗嘉異
擢提點江浙諸路銀銅坑冶歷官九年譔舉進士至
鹽鐵判官晉州產礬京城大豪歲輸錢五萬緡顧其
利謹請權于官自是數入四倍爲廣東轉運使廣有

板步古河路絕險林箐瘴毒譔開真陽峽至泚口古
徑作棧道七十間抵清遠趨廣州遂爲夷塗復入爲
開封府判官大康民事浮屠法相聚祈禳號白衣會
縣捕數十人送府尹賈黯疑有妖請殺其爲首者而
流其餘譔持不從各具議上之中書是譔議但流其
首而杖餘人加直史館知澶州改京東轉運使萊陽
產銀砂民有私採者事露安撫使欲論以劫盜譔曰
山澤之利人得有之所盜者豈民財耶貸免其甚衆又
使成都府路名爲戶部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知洪州
以疫故徙舒州未至而卒累官祕書監年六十五

李載字伯熙黎陽人少苦學隆暑讀書置足于水雖
得疾不舍去登進士第調冀州推官知大名冠氏縣
府守呂夷簡人相薦其材知齊州鈐轄趙瑜使酒殿
載乃肩戶避逸瑜得罪載坐不舉劾黜為信陽軍安
撫使錢明逸等為之申理改常州知祥符縣有巫以
井泉飲人云可愈疾趨者芻牛載杖巫埋其井歷知
虢州漣水軍載性篤孝侍母病不解帶至病亟不能
食載亦不食母知之為強食六為州一以寬厚稱以
光祿卿提舉仙源觀卒年七十四

姚渙字虛州世家長安隋開皇中有景徹者以討平

濫夷策功為普州刺史卒子孫遂家普州渙第進士
監益州交子務發姦隱萬緡主吏皆當死渙曰戮人
以干澤非吾志也義不殺姦而已請於使者願不受
賞於是全活者眾知峽州宜都民為盜所殘縣執囚
訊服以獄上渙移劾於他有司居亡何真盜獲大江
漲溢渙前戒民徙儲積遷高阜及城沒無溺者因相
地形築子城埽臺為木岸七十丈繚以長隄槌以薪
石厥後江漲不為害民德之徙知涪州賓化夷多犯
境渙施恩信拊納酋豪爭羅拜廷下訖渙去無警終
光祿卿年六十七

朱景字伯晦河南偃師人舉進士調榮澤簿西方用
兵詔侍從館閣舉縣令景預選知隴州汧源縣累遷
知汝州葉驛道遠隸囚為送者所虐多死俗傳為葉
家關景重禁以絕其患擢知壽州秩祿視提點刑獄
始至亟發廩振給以勸富者出積穀所活數萬城西
居民三千室建請築外郭環入之公私稱便再遷光
祿卿熙寧初病革自占遺表呼其子光庭操筆書之
其略云切聞河北水災地震陛下當減膳避殿齋居
加省召二府大臣朝夕諮訪闕失思所以弭咎凡數
百言無一語求恩卒年七十一詔加贈贈錄其子以

官

米

光庭字公揆十歲能屬文辭父蔭擢第調萬年主簿
數攝邑人以明鏡稱歷四縣令曾孝寬以才薦神宗
召見問欲再舉安南之師光庭對曰願陛下勿以人
類畜之蓋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何益於廣
土闢地也又問治何經對曰少從孫復學春秋又問
今中外有所聞乎對曰陛下更張法度臣下奉行或
非聖意故有便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受福
矣帝以其言為踈闊不用簽書河陽判官從呂大防
於長安幕府五路出師討西夏雍為都會事倚以辦

調發期會甚急光庭每執不從使者怒將加以乏興
罪光庭求免去大防爲之解哲宗即位司馬光薦爲
左正言首乞罷提舉常平官保甲青苗等法論蔡確
爲山陵使而乃先靈駕而行爲臣不恭又言章惇欺
罔肆辯韓縝挾邪冒寵言甚切宣仁后嘉其守正諭
令盡言毋有所畏避遷左司諫又論蘇軾試館職發
策云今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
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厲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
意流入於刻臣謂仁宗難名之盛德神考有爲之善
志而不當以媮刻爲議論望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

忠者未幾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相繼論列宣
仁后曰詳覽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
之非所以諷祖宗也遂止河北饑遣持節行視即發
廩振民而議者以耗先帝積年兵食之蓄改左司員
外郎遷太常少卿拜侍御史論蔡確怨謫之罪確貶
新州拜右諫議大夫給事中乞補外除集賢殿修撰
知亳州數月召還復爲給事中坐封還劉摯免相制
復落職守亳歲餘徙潞州加集賢院學士鄰境旱饑
流民入境者踵接光庭日爲食以食之常至暮自不
暇食遂感疾猶自力視事出禱雨拜不能興再宿而

卒年五十八紹聖中追貶柳州別駕元符初又停錮其諸子光庭始學於胡瑗瑗告以爲學之本在於忠信故終身行之徽宗立復其官

李琮字獻甫江寧人登進士第調寧國軍推官州庾積穀腐敗轉運使移州散於民俾至秋償新者守將行之琮曰穀不可食強與民責而償之將何以堪持不下守愧謝而止呂公著守開封薦知陽武縣役法初行琮處畫盡理旁近民相率搥登聞鼓願視以爲則徽宗召對擢利州路江東轉運判官行部至宣城按民田詭稱逃絕者九千戶他縣皆然言於朝命以

戶部判官使江浙選彊明吏立賞剔抉吏幸賞以多爲功琮亦因是希進民患苦之得緡錢百餘萬進度支判官頒職式於諸道淮南賦入甲它部以爲轉運副使徙梓州路元祐初言者論其括隱稅之害黜知吉州御史呂陶又言巴蜀科折已重琮復強民輸稅且無得以奇數併合人尤咨怨於是凡以括田受賞者悉奪之歷相洪潞三州潞有謀亂者爲書期日揭道上部使者聞之懼檄索姦甚亟琮置不問以是日置酒高會訖無他入爲太府卿遷戶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杭州永興軍河南瀛州卒年七十五琮長

於吏治而所至主於措克爲士論嗤鄙子回紹興初
參知政事

朱壽隆字仲山密州諸城人以蔭知九隴縣吏告民
一家七人以火死壽隆曰寧有盡室就焚無一脫者
殆必有姦逾月獲盜果殺其人而縱火也知宿州宿
多劇盜至白晝被甲剽攻郡縣不能制壽隆設方略
耳目捕斬千餘人擢提點廣西刑獄嶺外新經儂寇
修營城障貴州虐用其人不能聊生壽隆馳詣州械
守送獄奏黜之老稚婦女遭亂流轉不能自還者檄
所在資送其還舊制溪蠻侵暴羈縻州雖殺人無得

讐報壽隆請聽相償蠻始畏戢歷鹽鐵度支判官夔
路轉運使巴峽地隘民困於役免其不應法者千五
百人復爲鹽鐵判官京東轉運使賜三品服歲惡民
移壽隆諭大姓富室畜爲田僕舉貸立息官爲置籍
索之貧富交利以少府監知揚州卒年六十八壽隆
爲人和厚接談怡怡必當於理而不屈於權貴狄青
討賊欲殺裨將不用命者數人壽隆極論罪不當死
孫沔在坐曰儂賊害民萬計此何足惜壽隆曰王師
之來以除民害顧可效責爲暴邪青感其言而止
盧士宏字子高新鄭人以父任屢更州縣所至著清

名知信陽軍官捕為妖術者餘黨懼及群聚山谷間士宏請減其罪招之即相帥歸命徙知漢州校實民產使力後不濫人德之又知洋州先是圭田多虛籍士宏考校令隨實以輸自部使者而下皆十損七八文彥博包拯以庶能薦由三司開拆司擢夔州路轉運使遂知廣州或傳安南舟數百泊海中將為寇嶺徼驚搃士宏灼其非是日從賓客宴游為樂民賴以安受代還引疾丐便郡知鄭州未幾以光祿卿致仕卒年七十三凡衣衾棺槨之制皆有遺命戒諸子勿為銘誌

單煦字孟陽平原人舉進士知洛陽縣民以妖幻傳相教授煦迹捕戮三十餘人當得上賞不肯言轉知昌州時詔城蜀治煦以蜀地負山帶江一旦毀籬垣而興板築其費巨萬非民力所堪請但築子城轉運使即移諸郡如其議徙清平軍使有二盜殺人捕治不承煦縱使之食甲食之既乙不下咽執而訊之果殺人者為御史臺推直官江南人誣轉運使呂昌齡以賄中丞張昇訊而論之鞫未就敕煦往治煦不肯阿其長卒直昌齡乞外遷知濮合二州合居涪漢間夏秋患於淫潦煦築東堤以禦之赤水縣鹽井涸奏

蠲其賦累官光祿卿卒年七十七煦友愛兄熙嘗毆人至死未有知者煦曰家貧親老仰兄以養義當代之死即趨詣闕所以待捕已而死者甦驚問之煦以情告其人感歎遂輟訟

楊仲元字舜明管城人第進士調宛丘主簿民訴旱守拒之曰邑未嘗旱校吏導民而然仲元白之曰野無青草公日宴黃堂宜不能知但一出郊可見矣校吏非他寔仲元也竟免其稅知澤州沁水縣民持物來輸者視其價稍增之餘則下其估官有所湏不強賦民聽以所有與官為入度相當則止率常先辦河

外用兵督餉轉西界夕宿洪谷口仲元相其地乃寇所由徑路亟命去之民以困乏為辭不聽寇果夜出劫諸部沁水獨免後二十年其子過縣父老拜泣曰河西之役非公無今日矣初軍期尚緩而仲元督行良急至則芻糧有不集者皆可賤市後期者物數倍其價民始知其為利州買羊歛民差出錢帛滋蔓病民為甚仲元更其令戶纔費錢百又遣吏市羔於他所明年以供州不科一錢徙知鄆鄉縣宰相張士遜先坐隸境內將屬之召不往至則按籍均役之雖堂帖求免不為減歷知光虔號三州官光祿卿改中散

大夫戒諸子曰吾入官五十年未嘗以私怒犯人雖杖刑之微苟有兩比不敢與輕法以是爲報國耳卒年七十五

余良肱字康臣洪州分寧人第進士調荆南司理參軍屬縣捕得殺人者既自誣服良肱視驗屍與刃疑之曰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乎白府請自捕逮未幾更獲真殺人者民有失財物逾十萬逮平民數十人方暑榜掠號呼聞於外或有附吏耳語良肱陰知其爲盜亟捕詰之賊盡得改大理寺丞出知湘陰縣縣通米數千石歲責里胥代輸良肱論列之遂蠲其

籍通判杭州江湖善溢漂官民廬舍良肱壘石隄二十里障之潮不爲害時王陶爲屬官常以氣犯府帥吏或訴陶帥挾憾欲按之良肱不可曰使陶以罪去是以直不容也帥遂已後陶官于朝果以直聞知虔州士大夫死嶺外者聖車自虔出多弱子寡婦良肱悉力振護孤女無所依者出俸錢嫁之以母老得知南康軍丁毋憂服除爲三司使判官方關陝用兵朝議貸在京民錢良肱力爭之會大臣亦以爲言議遂格內府出腐幣售三司三司吏將受之良肱獨曰若賦諸軍軍且怨不則貸諸民民且病請付文思以奉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九十二

監生陶齊正刊

帷幄改知明州朝廷方治汴渠留提舉汴河司汴水
澱淤流且緩執政主挾河議良肱謂善治水者不與
水爭地方冬水涸宜自京左浚治以及畿右三年可
使水復行地中弗聽又議伐汴隄木以資狹河良肱
言自泗至京千餘里江淮漕卒接踵者行多病暍藉
蔭以休又其根盤錯與隄為固伐之不便屢爭不能
得迺請不與其事執政雖怒竟不為屈改太常少卿
知潤州遷光祿卿知宣州治為江東最請老提舉洪
州玉隆觀卒年八十一七子卞爽最知名卞字洪範
爽字荀龍皆以任子恩試校書郎爽博學多大略累

為唐州判官湖北安撫司勾當機宜文字討叛蠻有功
知沅州蠻殺沿邊巡檢卞設方略復平之加奉議
郎先是良肱為鼎州推官五溪蠻叛良肱運糧境上
周知其利害上書言此彈丸地不足煩朝廷費不如
棄與而就撫之當時是其議未果棄也及蠻叛斷渠
陽道振官軍不得進卞適使湖北帥唐義問即授卞
節制諸將陰選死士三千人夜銜枚繞出賊背伐山
開道漏未盡數刻入渠陽黎明整衆出賊大駭盡銳
來戰奮擊大破之鼓行度險賊七遇七敗斬首數千
級蠻遂降尋有詔廢渠陽軍為砦盡拔居人護出之

宋史列傳卷九十二
三十一
紹聖初治棄渠陽罪免歸徽宗即位復奉議郎管勾
王隆觀未幾復渠陽為靖州又論前事免終於家爽
尚氣自信不少貶以合世應元豐詔上便宜十五事
言過剴切元祐末爽復極言請太皇太后還政事章
惇憾爽不附已乃撻其言為謗訕以瀛州防禦推官
除名竄封州久之起知明州未行以言者罷監東嶽
廟崇寧中與卞俱入黨籍

潘夙字伯恭鄭王美從孫也天聖中上書論時政授
仁壽主簿久之知韶州擢江西轉運判官提點廣西
湖北刑獄邵州蠻叛湖南騷動遷轉運使專制蠻事

親督兵破其團峒九十徙知滑州改湖北轉運使知
桂州坐在湖北時匿名書誣判官韓繹謫監隨州酒
稅起知光化軍大臣以將帥才舉之易端州刺史并
遷徙鄜州召對訪交席事稱旨還司封郎中直昭文
館復知桂州交人敗於占城偽表稱賀以為大捷神
宗詔之曰智高之難方二十年中人之情無安忽事
直謂山僻蠻獠無可慮之理殊不思禍生於所忽唐
六詔為中國患此前事之師也卿本將家子寄要蕃
宜體朕意悉心經度夙遂上書陳交趾可取狀且將
廢兵未報而徙河北轉運使歷度支鹽鐵副使知河

中府章惇察訪荆湖討南北江蠻徭陳夙憂邊狀以
知潭州再遷光祿卿知荆南鄂州卒年七十
論曰士之官斯世有一善可稱致生民咸被其澤於
無窮者故州郡之寄為尤重張田免禁兵毒於漳瀉
士宏考主口出於實輸朱景父子譚載响漢士宏壽
隆輩皆有德在民仲元不以私怒加人良照明於折
獄夙以將家子而能留心邊務用當其材舉能其官
若琮也雖長於吏治而所至撝克君子奚取焉

列傳卷第九十二

